

引 言

“沈绣”是中国苏绣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清末，我国著名刺绣艺术大师沈寿受西方文化影响，创立了“仿真绣”艺术，丰富了我国传统刺绣工艺。张謇赞赏沈寿的创新精神，将其精美绝伦的刺绣艺术赞为“沈绣”，为她传艺创立了良好的条件，期望中国刺绣艺术更加繁荣昌盛。

本书记叙沈寿与张謇交往的历史，介绍沈寿在南通传教刺绣的经历以及为繁荣沈绣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颂扬了她发展刺绣艺术的献身精神。书中通过真实人物和具体事例，反映沈寿在工作上如何得到张謇的指导和帮助，生活上如何得到张謇的关心与爱护，他们又是如何相互协作共同将沈绣艺术繁荣起来并推向世界的。同时，对沈寿逝世后将珍贵的刺绣遗作捐献给南通博物苑、张氏后人继承先人遗志恢复女工传习所、佚散海外的沈寿作品又怎样归献祖国，也分别作了介绍。本书选用了一些历史图片，反映当年张謇创办南通女工传习所和发展沈绣艺术的真实历史，也歌颂了张謇与沈寿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



绣乡巧女

依长江，傍太湖，小桥流水人家。千年古城苏州，风物清嘉，钟灵毓秀，百工技艺，繁花似锦，一代苏绣艺术大师——沈寿就诞生在这里。

沈寿，初名云芝，后更名为“寿”，字雪君，晚号雪宦；清同治十三年（1874）农历八月十三日^[1]诞生在江苏省吴县。家在苏州阊门外的海宏坊，其绣斋名“天香阁”，故又有别号“天香阁主人”。父亲沈椿，又名柳桥，是个秀才，祖籍浙江嘉兴府吴兴县。沈椿精通书史，研习盐法，一度在浙江做过盐官，后举家迁居吴县。沈椿喜好文物，家中常有文人相聚；也曾收藏一些古代铜器、瓷器、玉器、石器和名人书画，在乔司空巷开了一家小古董店，由于商道不精，其经营的古董店收入有限，有时还以典当过日子。沈寿母亲宋氏，娘家

[1] 因本书引用材料主要来自《张謇全集》，该书相关年、月、日均使用我国传统的农历记时法则，故本书沿用这种记时方法。而本书同时也引用其他资料，大多数是运用公元记时方法。为区别这两种不同记时方法，后者便用阿拉伯文字表示。例如，民国四年（1915）三月初九，这是农历时间。1926年7月2日，这就是公元时间，因此，沈寿生日在清同治十三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就是公元1874年9月23日。

在木渎镇。那里是苏绣诞生的地方，“闺阁家家架秀绷，女子人人习针巧”。木渎的女子擅长绣艺，宋氏也是刺绣能手，生育三男二女，仅存沈寿和她的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鹤一（逸），又名沈立，绣艺出众，是沈寿刺绣的启蒙老师。哥哥沈右衡为人忠厚，青少年时曾在古董铺里当过学徒，鉴别文物的能力较强。

沈寿小时候因母亲忙于家务，姐姐在刺绣时就将她带在身边。她性格文静，幼时就喜欢玩绣，7岁就能为姐姐按色分线、劈丝穿针，还模仿着姐姐刺绣。8岁那年春天在木渎镇，外婆见她喜欢玩绣，就送给她一具小绣绷，夸奖她将来刺绣准有出息，从此沈寿学绣兴致更浓。沈立见妹妹聪明好学，也热心地认真施教，心灵手巧的沈寿绣技长进很快，稍长就能和姐姐同绷刺绣了。

我国刺绣以精美闻名于世界，各地风格相异，历代就有各种流派。到清代中期，逐渐形成苏、湘、蜀、粤四大名绣。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刺绣位于四大名绣之首，苏南一带最为普及，在明代已形成鲜明的艺术特色。正德初年，户部尚书王鏊在其主编的《姑苏志》中称：“精细雅洁，称苏州绣。”那时候，苏州农村有“户户养蚕，家家刺绣”的习俗。城中的妇女皆能刺绣，“刺绣工巧百出，它处效之者莫能及也”。至于沈寿家住阊门外，以往是苏绣最繁华的地区。那里绣户众多，经营苏绣的绣庄都集中在阊门皋桥附近的东中市、西中市、汤家巷一带。太平天国时期，江南战乱多年，苏州遭受严重破坏。“同治甲子（1864），郡城克复，吾帮之业绣者，日渐来归，乃蕃滋于金阊。”后来苏州绣市逐渐恢复，阊门一带又热闹起来。沈寿从小就居住在“绣市”环境之中，这里良好的刺绣氛围对这位聪明好学的小姑娘的成长自然有很大影响。她学绣天赋好，长进胜过常人，就在她学绣的那年，竟脱手绣成一对鹦鹉。



髦嬉嬉而弄针兮，鸚鵡成于八岁。
邻老惊而叹吁兮，爷娘慰其愤悱。

其时，父兄也对她教习文字，沈寿十一二岁就能写得一手娟秀小楷。平日能背诵一些诗词和民谣，更喜欢名人字画。这时的沈寿对那些简单的花花草草刺绣已不感兴趣，时常把家中父亲收藏的名人字画悄悄地翻出来观看，寻找适合自己刺绣的图画，尤其是欣赏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等人的作品，想把它们作为自己刺绣的蓝本。在刺绣过程中，她灵活用针用线，时有创新，对书画中的树木山石能按虚实明暗章法，用绣线将其线条或色块在绣地缣帛上表现出来。如《秋雨月上图》，就是按唐寅作品绣成的，该绣品所表现的景物惟妙惟肖，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就这样，沈寿的绣品从一般的实用刺绣，逐渐向欣赏艺术刺绣过渡，受到行家里手的赞誉。十五六岁时，她的绣品已在市场上畅销，购其绣品的人日益增多。有时，还有人愿意加价购买，这位绣乡巧女的名声渐渐在苏州城传扬开了。

年轻貌美的沈寿聪明伶俐又贤惠，而且刺绣巧手远近闻名，因而向沈家求婚的人很多，沈家也想物色一位合适的女婿。光绪十六年（1890），绍兴人余冰臣（名兆熊，又名冰人，晚年号觉）经过多年追求，终于和沈家订了亲。余家原先也是书香门第，因从商来到苏州，经营地产丝货生意。余冰臣父亲早逝，其母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就住在离沈家不远的地方。他英俊帅气，聪明好学，十分仰慕沈家的收藏。沈椿见其喜读书写作，擅长书画艺术，就让余冰臣到家中来欣赏古玩和文人书画。他窥见沈家小女儿沈寿文静貌美，刺绣手艺又好，就喜欢上了，遂央求母亲托邻居吴媪到沈家去做媒。开始沈椿不同意，认为余家这个孩子过于能言强辩，事事都要硬争个道理，与自己女儿不配。余冰臣知道了，心里

很不情愿，曾有出家和以死相拼的念头。此话传到沈家，心慈的宋氏劝丈夫，余家就这么一个儿子，万一因这门亲事不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对不起人家。沈椿提出要了解双方孩子的生辰八字是否相配，谁知余家事前作了修改，让男女八字“相合”。于是，沈椿只好答应余家的请求。为照应余家寡母，沈家就在自家院中造了两间小楼，光绪十九年（1893）初夏，将余冰臣招赘入室。余、沈两人婚后和睦，丈夫读书，妻子刺绣。因余冰臣长于书画，也热爱刺绣，一度竟半日废书伴随妻子研绣。两人新婚燕尔之时还往扬州瘦西湖去写生，途经如皋在沈寿表姐家住宿。在丈夫协助下，沈寿绣品题材渐渐融入新境界，常常选择那种文人雅士所喜爱的书

画作品题材，摆脱了日常家用物件和绣庄指定产品的刺绣内容。由此，沈寿的刺绣技艺也逐步上升，终于从民间一般绣女队伍中脱颖而出，步入了文人艺术的殿堂。那时候，沈寿刺绣勤奋，作品较多，“针夜分而犹勿停兮”，往往时过半夜仍在埋头刺绣。绣成的作品主要出售供治家之用，也有不少绣品给余冰臣在社会上交际，馈赠朋友或上层名流。

光绪二十五年（1899），余冰臣应聘到上海制造局潘道馆教书，



沈寿早年刺绣作品《南田翁笔意花鸟》，南京博物院藏



沈寿也一起随往。其间，她一边治理家务，一边勤奋刺绣。上海是露香园顾绣发源地，也是我国开埠较早的十里洋场，进出的洋人很多，一些西方国家的领事机构也驻在那里，还有不少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和医院，以及外国商人设立的商行、银行和工厂。许多西方文化思想也随之在那里传播开来。余冰臣思想开放，容易接受新思想的熏陶，聪明好学的沈寿也开了眼界，增长了不少新知识。那几年夫妻俩生活比较艰苦，使沈寿养成了坚毅的品格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练就了一手过硬的刺绣基本功，为后来创新成名奠定了基础。

慈禧赐字

青年时期的沈寿绣艺不凡，绣成的作品很早就名噪沪苏一带，在市面上成为抢手货。其丈夫余冰臣在社会上活动广泛，除与文化人、刺绣艺人交往密切外，也和上层名流有交际，故使妻子的绣名日益提升。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节后不久，在清政府农工商部中供职的单束笙忽然来访，他是余冰臣多年未见的一位朋友，好客的余冰臣热情地接待这位自远方来的客人，一番寒暄之后，两人就亲密地谈论起来。忽然单束笙在室内见到余冰臣妻子的绣绷，就顺便起身掀开盖布，一看，就对这件刺绣大加赞赏起来。他在赞美余冰臣妻子好手艺的同时，还向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慈禧太后很喜欢刺绣”，并建议趁太后明年七十寿辰之际，让沈寿向宫中献上一件贺寿刺绣作品，并满怀信心地说：“如此精美的刺绣献进宫去，一定能得到太后老佛爷的赏赐。”余冰臣一听这话，正中下怀。原来，他虽然前几年回浙江参加科考，而且还考中了举人，但至今仍没讨得一官半职。因家里不富，想捐个官又没有资本，只能出来教书混口饭吃。如向皇太后献上祝寿刺绣，岂不正是自己晋升当官的好机会吗？因此，一听其说立即来了精神，高兴得满口答应，



并央求对方在京中多多帮忙。单束笙知道此举若能成功，自己也会有一份功劳，就拍着胸脯表示全力相助。于是，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就如何操作才能讨得皇太后的欢悦，细细地商量了一番。

单束笙告辞回京后，余冰臣就立即着手准备献绣事宜。一算时间，离明年年底太后生日已不足两年，要完成祝寿刺绣时间已很紧迫，因为刺绣是个费时间的细活，上好的刺绣更是心急不得。同时，手头也没有适合庆贺慈禧太后生辰的作品，要找现成的上等祝寿绣屏刺绣稿也不容易。上海不是绣市，没有这方面的刺绣题材和绣稿，只有到苏州绣市中才能寻觅到。为此，他急忙赶回苏州，先到岳父家翻看老丈人收藏的名人字画，虽然也找到几件适合的题材，但能打动慈禧太后的作品，还一时找不到现成的，只得又亲自赶到著名画家颜元家中拜访，请求他赶紧创作一幅适合慈禧太后心意的刺绣画稿。老画家颜元擅长人物画，又是余冰臣多年的老朋友，也曾为他人画过不少祝寿绣稿，今见余冰臣这次是为慈禧太后祝寿专程来请自己创稿的，知道这事马虎不得，于是就放下其他事情精心创作，终于及时画成一幅以群仙祝寿为主题的绣屏画稿。余冰臣见该作品构图协调，画中八位祝寿神仙衣着各异，面带笑容形象生动，各人手中都持有献寿的珍贵礼物。画面上的人物动态自然活泼，所敷色彩也十分丰富，整件作品充满了喜气洋洋的吉祥气氛。这件画稿若绣成寿屏效果特佳，定能博得慈禧太后欢心。只是作品画面较大，刺绣工时较长，但为了能让慈禧太后高兴，也不管其工时多少了，于是满心欢喜谢过颜元，拿起绣稿回家，立即组织大家合力绣制，一定要赶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前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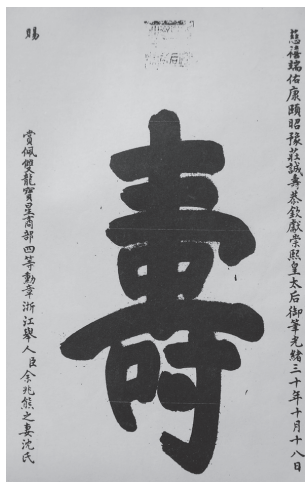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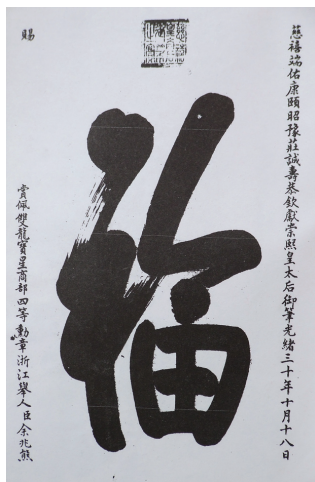
余冰臣虽是一介儒生，因常在社会上行走，所以素知京中官场风气。为了这次献绣祝寿能顺利取得成功，就计划着多刺绣几件作品，到京后好分送给朝中有关大臣，那

时才好开口请他们协助帮忙，因而刺绣任务就更重了。妻子再能干也只是一双手，根本来不及绣制，余冰臣就让她邀请几位刺绣水平高超又合得来的绣女前来相帮。一向乐于助人的沈寿，有一帮要好的刺绣伙伴，个个都是刺绣能手。很快，沈寿和她姐姐沈立、堂姐沈英以及徐志勤、蔡群秀、金静芬、朱心柏等几位女伴便组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刺绣班子，共同承担这批祝寿绣品的赶制任务。颜元创作的《八仙上寿图》因绣稿幅面较大，她们日夜换班加紧赶绣。第二年秋天，终于将这批作品如期绣完。余冰臣满怀希望地携着这批装裱好的进贡绣品，进京向慈禧太后献绣祝寿去了。

余冰臣知道这次进京事关自己一生仕途，因此他做的准备非常充分，针对不同的关键人物，分别准备了相应礼品，这其中就有《八仙上寿图》《无量寿佛图》《万年青图》《寿星见图》《万福来朝图》《松鹤图》《黑龙图》《仕女图》《青绿山水图》《三马图》《天锡纯嘏图》等十多件。余冰臣一到北京就将绣品先交给单束笙，由他转交给农工商部尚书（部长）载振，将祝寿绣屏等刺绣进呈到内宫先行陈列，以引起慈禧太后的兴致。一天，慈禧太后在观赏各地敬献祝寿的贡品时，见到苏州进贡来的刺绣《八仙上寿图》与众不同，立即眼神一亮，遂上前细看，见该绣品不但内容好、形式美，而且绣中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充满了喜庆祥和的热烈气氛，正合自己心意，十分高兴。原来慈禧太后先前曾从庐师山澄果寺得到的顾绣佛像册页，失落后再也找不到了，为此懊恼不已，正想再要一幅刺绣佛像，可就是没有一件是如意的。如今这件绣屏中八位神仙个个眉清目秀、动态形象、生动喜人。再靠近前去看绣品，其工艺确实精美无比，刺绣中的人物不但动作协调，衣着色彩丰富，而且容颜端庄，眼睛传神。于是连声夸奖苏州女子真有两下子，刺绣手艺竟如此



之好。细看绣中针法也极细腻平服，丝缕亮丽，寻了半天竟找不见一丝针迹，晕色也调和，确实是非同一般的高手绣成。慈禧太后喜得合不拢嘴，陪同的官员们见了也赞不绝口，个个称天下竟有这等女子，有如此之好的绣工。慈禧太后近来一直为天下诸事不顺而烦恼，多日没有笑脸，这天见了这几件合意的刺绣，感到十分舒心，就顺手拿起御笔，高高兴兴写了“福”、“寿”两个大字，分赐给献绣的余冰臣、沈寿夫妻。所赐“福”字上端盖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阳文方形宝印，右上首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钦献宗熙皇太后御笔，光绪三十年十月十八日。”左边上方有个“赐”字，下面也书一行楷书：“赏双龙宝星商部四等商勋章，浙江举人余兆熊。”另一张“寿”字书写的形式一样，只是左下方受赐人文字改为：“臣余兆熊之妻沈氏。”



清慈禧太后手书“福”、“寿”两字，分赐给余、沈夫妇。为纪念太后赐字，云芝更名为“寿”，从此沈寿的绣名传扬天下。

为纪念皇太后的赏赐，沈云芝改名为“沈寿”。自此以后，她在刺绣作品中均加盖“姓名常在御屏风”绣印一方。朝

中大臣见余、沈夫妻向慈禧太后七十寿辰献绣，博得了慈禧太后的欢心，也纷纷赋词作诗庆贺，其中农工商部尚书载振诗曰：

九如天宝颂无疆，寿寓宏开帝泽长。
万国衣冠王会启，御屏争祝姓名香。

妙构玲珑色灿金，天孙云锦度鸳针。
女红漫道寻常事，无限殷勤献曝心。

圣母康疆福寿多，奎章两字沐恩波。
尧衢大酺臣民悦，次第春风饮太和。

日月光华仰帝都，纪恩长此效嵩呼。
丹青绘上升平象，留家传作吉庆图。

不久，余、沈夫妻向慈禧太后献绣贺寿成功、得到赐字授勋的消息迅速传开，沈寿的绣名就在全中国传扬开来，当时的著名学者俞樾将她喻为“针神”。不久，得到刺绣的慈禧太后在高兴之余，又下了新的谕旨，命农工商部设立一个女子绣工科，令那个苏州女子来京教绣，让皇家贵族女子也跟她学习刺绣技艺。



京城教绣

清末，正是我国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时代，常受西方列强欺辱。国内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倡导教育救国，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我国教育制度。各地纷纷兴办男女学校，培养人才，让女子也和男子一样能够上学。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解决办学经费困难，提倡“废庙兴学”，一时在全国各地推广，兴办教育的高潮逐渐兴起。农工商部接到慈禧太后谕旨，立即筹建绣工科，实际上就是办一所女子职业技术学校。负责创办该校的是皇家贵族载振，时任清农工商部尚书。为了学习世界先进的女子职教经验，提高我国女校的教育水平，农工商部就让余冰臣偕同妻子沈寿先到日本去考察，学习日本女子工艺美术教育的先进经验，回国后好胜任绣工科的教育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增进绣工科名望。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中旬至第二年一月，余冰臣携妻子从上海东渡到日本，在南北各处参观女子工艺美术学校和刺绣工场，细心考察学校规模、刺绣教学方式、生产和工艺状况。通过考察，夫妻俩见识了不少新事物，增长了不少新知识。如见到日本美术绣运用西方铅笔画、油画作品作绣稿，绣面上的物体更具立体感。还有的

刺绣采用摄影作品作刺绣稿，绣面上的形体就更为逼真，色彩也更加丰富了。特别是那些作品运用了西方绘画的透视原理，能将千里以外的景物都一一绣入其中，人物、车马皆栩栩如生。当然日本刺绣也有不足之处，这对精于刺绣艺术的夫妻，也看到日本刺绣工艺在用针用线方面，都不如我国绣品精致讲究，故经不起仔细观看。

沈寿很珍惜这次去日本学习的机会，尽管时间紧凑，但她以刺绣行家的目光，深入仔细地进行考察，对日本绣的一些具体工艺技巧看得特别认真，如针法方面，学到了日本绣的“肉入针”、“虚针”等技法，回国以后巧加运用，丰富了我国刺绣工艺。从日本考察美术绣回国后，沈寿曾感慨地说：“日本美术绣千形万态。”可见，她也认识到中国刺绣尚有改进之处，决心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刺绣艺术上加以改革创新，用新的艺术成果达到“以绣自立于世”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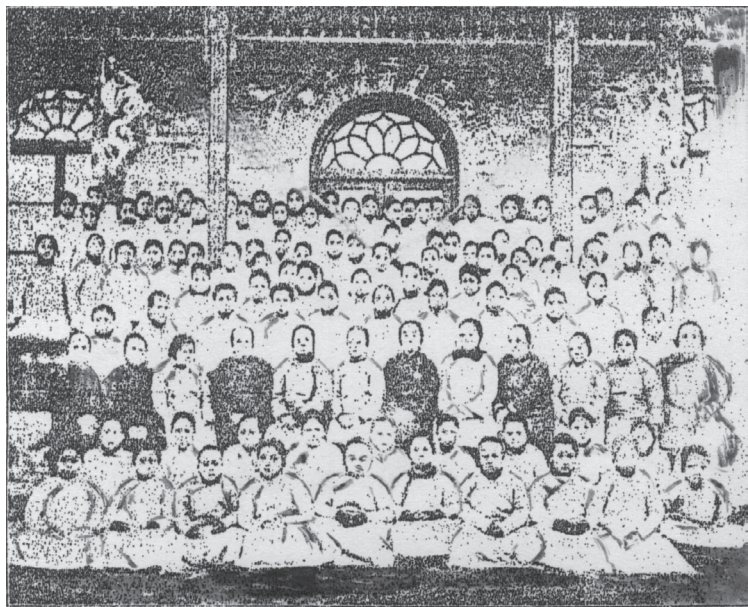
余冰臣在日本考察期间，还采购了一批必要的教学参考图书和绘画工具，回到苏州后就着手准备进京。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夏之际，余、沈夫妇奉农工商部之令至北京报到，余冰臣被任命为总办，沈寿为总教习。绣工科先设在磨盘园，后迁至丰盛胡同花园。为在京城及时开展刺绣教学工作，他们邀请了一批苏州籍的刺绣能手往北京上任，其中的骨干就是参与刺绣献绣作品的那几位，同去的还有画师周乔年、罗寿清、杨羨九等。绣工科是一所为皇家女子办的中等专科学校，其规模较大，由农工商部负责招生。学员主要来自皇宫贵族和政府高官家庭的女子，首期有80名，以后渐有扩展。教学以刺绣为主课，还设有国文、写字、图画、日语、唱歌等课程。

绣工科总办余冰臣以前曾任教多年，办学有经验。主要刺绣教师都来自苏州，她们虽然原先不是教师，但都有很好



的刺绣经验和技能，有些人还带过徒弟，个个有很高的工艺水平，有些人刺绣技术甚至不亚于沈寿，如沈立，以前还是妹妹刺绣的启蒙老师。吴县东渚人徐慧志刺绣功底很强，擅长花鸟刺绣，善用活毛套针法。到北京教绣时，决心勤于刺绣，故更名志勤。后来果然因刺绣教学管理工作出色，被选拔为副总教习，协助沈寿管理刺绣教学业务。刺绣教师蔡群秀，号女岐，擅绣动物，与沈立齐名，在绣工科一边教学，一边创作，绣成许多优秀作品，在南洋劝业会中因展品杰出，连获两个奖状、一个奖牌。她们个人获了奖，也为绣工科和总办夫妻争了光。

由于沈寿等人的共同努力，绣工科的生产和教学都取得了较好成果。她们除做好日常教学工作外，还在附设的



沈寿在清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创办的北京皇家绣工科任总教习，与师生在一起的合影

刺绣工场担任技术指导，组织绣工为清政府绣制礼品，供宫廷使用，有些还作为外交礼品赠送给外国政府和元首。那时，西方电影刚传入我国，由于绣工科成绩突出，受到农工商部大臣的重视，专门请人到刺绣工场拍摄纪录片，并对外宣传，扩大影响。期间，总教习沈寿还利用教学之余，刻苦研究中国传统刺绣技法如何与西方绘画艺术相结合，力图在刺绣技法上有所创新，经过三四年的努力，终于初见成效，成功地绣制了《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这是根据意大利王后照片刺绣而成的。原来，他们夫妻俩进京后，余冰臣就在京中四处活动，寻找各种社会关系，很快就结识了浙江湖州人吴公索。在吴氏出任我国驻意大利公使时，余冰臣就请其谋取意大利国王和王后像，不久就顺利得到吴公索传送回来的意大利国王、王后的两张半身照片。余冰臣亲自将王后像细心放大，画成铅笔稿，画师周乔年再精心地将其勾画到绣片上，沈寿就以照片和铅画素描稿为样本，结合自己看到过的西洋图画，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完工，送到江宁参加南洋劝业会。这个劝业会是我国学习西方国家第一次举办的大型博览会。为审查众多参展的刺绣作品，清政府还将沈寿任命为绣品审查官。

未料，沈寿此次参与江宁南洋劝业会，让她邂逅了一位影响自己后半辈子的人，此人就是南通状元张謇。



状元张謇

沈
身

沈绣艺术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其辉煌成就与富有改革思想的张謇的鼎力扶持是分不开的。

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翁，清咸丰三年（1853）五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常乐镇的一个农民家里。张家祖籍江南常熟，元末为避兵乱迁居江南通州农村。其家境不丰，祖父张朝彦是贫苦农民，因生活困难，被招赘到金沙镇上经商的吴家为婿，经他勤恳操持，家道才渐渐有所好转。其父张彭年，十分勤奋，耕作之余还兼做小本生意，置地20多亩，供孩子读书。张謇乳名长泰，为继承祖母吴氏的香火，幼年取号吴起元，长大后成为读书人，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乡邻就称他为“张四先生”。他天资聪颖，4岁在父亲指导下能读《千字文》，5岁入塾，读书用功。11岁那年，有人骑着白马从塾前经过。老师一见就顺口举此为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让学生答下联，张謇很快就对曰：“我踏金鳌海上来。”老师听了非常高兴，赞其长大后必有出息。张謇十三四岁就修完了四书五经，并能作八股文；15岁那年开始参加乡试，从此迈上了漫长而艰辛的科举之路。

然而，张謇的科举之路一开始并不顺利。同治七年（1868），张謇首次参加乡试，二月县试顺利通过，五月州试却在百名之外，为此遭到老师呵责：“譬若千人试，而额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张謇受到责备后，就以此为教训，书“九百九十九”贴在壁上时刻警示自己。自此天天发奋苦读。那年曾与叔兄徐沛之（辅清）相偕，借宿于通州城东延寿庵读书。这是一座城外的破残古庙，条件虽差，却也清静，除了寺人敲响的木鱼声外，再无他人来干扰。光绪初年，张謇回忆当年在此读书时的情境，曾写了两首律诗作纪念，其中有“饥鼠窥灯出，惊蚊坠枕边。更谋成一饱，已足愧平生”之句，可见这里环境之恶劣。但他坚持苦读的决心一直未变。十一月秋试，张謇以第26名生员资格荣登考榜，终于舒了一口气。然而，他考中秀才以后，全家却被卷入了一场“冒籍风波”之中。原来我国的科举制度有许多弊端，其中有不少规定就是歧视普通百姓的，如“冷籍不得入试”。所谓“冷籍”，清朝规定祖上三代没有做过官或中过秀才和举人的家族，不得参与科考。张家世代清贫，祖父等辈都是普通农民，没有多少文化，因此张家就属“冷籍”，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为了让孩子走上科举之路，将来求取功名能有一官半职，在老师的帮助下，张家以两百千钱相谢的代价，换取如皋东乡的张世德同意，让张謇冒充他侄儿，用“张育才”之名以如皋籍人氏参加乡试。想不到那位道貌岸然的张世德贪得无厌，见其考取生员有了秀才名号，就不断以此为藉口向他家敲诈，后来还串通官府竟将张謇关押起来，幸有友人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相助，才将张謇放了出来。一个不满20岁的文弱书生，经过关押恐吓，刚逃出虎口，举目无亲，又身无分文，只能冒着朔风冷雨向百里外的老家奔去。天黑了，孤身一人在泥泞的道路上摸索着回家，一路上又饥又冷又怕又恨，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此时，家中已负债累累。几



经周折，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经礼部批准才得以归籍，在南通直隶州复用张謇之名继续参加科考。这次冒籍风波无疑对他是个极大的打击，但张謇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沉沦，反而将挫折变为动力，重新振作精神，继续发奋读书。

张家原本不富，经受了这一次冒籍风波已几近破产，无力再供儿子读书。爱惜人才，曾帮助张謇回籍的通州知州孙云锦，此时奉调至江宁（今南京）发审局为官，见张家家境困难，又一次伸出援助之手，让张謇外出游幕谋生^[1]。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先在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后又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吴长庆虽是军伍中人，但爱惜人才，对张謇照应有加，特在其营帐后筑了几间草屋，供他在处理完有关事务后，有一处清静的地方读书。张謇也知道自己功底尚浅，就更加发奋学习，不敢有半点松懈。六朝古都江宁，素有东南文化中心之称，聚集了四方杰出人才，使他有接触到不少国学名师。张謇通过努力，先后结识了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惜阴书院山长薛慰农、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等大学问家，潜心向他们学习“治经读史和诗文之法”。经过几年刻苦学习，张謇学识长进很快。士人群体也逐渐承认和接纳了这位青年弟子，他们指导张謇选择读书纲目和学习古文的治学方法，有时还为他批改练习写作的文稿。以往的老师也对张謇抱着很大希望，时时对他激励指导。因此，张謇的学识渐为人重，终于步入了江南名士行列。

光绪六年（1880），中国海陆边境狼烟四起，日本在琉球群岛问题上对我国采取强硬的侵略政策，接着又插手朝鲜，直接威胁我国东北。驻在江宁的庆军奉调山东，张謇随军移往山东登州。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政变，日本军

[1] 清代，文人外出谋职，在地方大员的官府、军营等处从事参谋、书记等文职工作称为“游幕”。

队立即进逼仁川进行胁迫。朝鲜国王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救援，山东庆军奉命东征。张謇在赴朝东征中初露才干，协助吴长庆“理画前敌军事”，“手书口说，昼作夜继”，作《代吴长庆拟陈中日战局疏》《陈援护朝鲜事宜》《谕朝鲜檄》等文稿，并协助长官指挥作战，故统领吴长庆称他“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尊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庆军入朝一周就获大胜，平定了内乱，封堵了日本分割朝鲜的阴谋。回国后，张謇谢绝了李鸿章等大员的保荐，不愿入仕。为长期稳定朝鲜局势，他撰成《朝鲜善后六策》上呈政府，虽然未被当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采纳，但其才学和胆识已传遍京城。庆军回国后不久，首领吴长庆受排挤忧郁而终，张謇也结束十年游幕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张謇回乡那年已经32岁，他在外经过十年磨炼，虽不是衣锦还乡，却再也不是落魄士子了；因冒籍风波而欠的陈债，在游幕之际捎钱回家也已偿还一清，家中经济又渐宽裕。十年游幕中，张謇凭藉自己深厚的学识，也结识了不少中上层官绅。因此，通州府、海门县的官员和当地名流都来和他交往，他也有能力为家乡父老办成诸多实事，如提倡养蚕、建社仓赈灾、为通海花布减捐、筹办滨海渔团、为海门县府增拨贡学额等。还一度应招襄助开封知府孙云锦去开封治理黄河决水和赈灾。为了生计，他又先后外出主持过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和江宁文正书院，在那里教学著文，编辑志书，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这段时间也是张謇在科举道路上继续拼搏的重要时期。

从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一直没有放弃科考，尽管在这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跋涉得非常艰辛，历经国子监科考、顺天府乡试、多次礼部会试而不能如愿，但他仍坚持不懈。光绪十八年（1892）部考又落第，引起不少人同情，工部尚书、两朝帝师翁同龢等劝他留在京



城管理国子监南学，这也是一个名望很高的职务，但被张謇谢却，坚持要回到家乡去。此次会考不中，按惯例要四年后再考，适逢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加一次科考，俗称“恩科”试。其时，张謇因屡试不中，是否去考尚在踌躇，但在父亲严命之下，才匆匆赴京赶考。初试中六十名贡士，复试中第十名，殿试时终于状元及第，名冠天下。接着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传胪，授六品衔、翰林院修撰。这位农家弟子在布满荆棘的科举道路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和各种磨难，终于攀登到了顶点。

从普通农家走出来的新科状元张謇，对民间生活状况十分熟悉，同情那些穷苦百姓，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为此，他以后在南通创办的女子学校中就设立了女子手工传习所，希望那些女子能学到一些实用的女工技术，能在社会上自立自强。

江宁初识

高中状元后的张謇，不久因父亲病逝回家“丁忧”。此是封建时代的一项制度，当官的人父母去世，就要回家守孝三年，方能再离家去上任。然而，就在张謇回家守孝期间，日本向中国挑起甲午海战，腐朽不堪的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清王朝只得割地赔款求和。张謇为此对朝廷失去信心，决心辞职另求出路。回乡期间，他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托，创办纱厂，以抵御日商利用我国棉花资源在华办厂蚕食我国。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办成大生纱厂，从此走上实业救国的创新道路，这也是南通近代化的新起点。他在创办大生企业的同时，还参与“变法”和“东南互保”等一系列重大国事活动，因此也逐渐成为国内能左右重大政治局势的著名人物。

张謇见到沈寿是在宣统二年（1910），当时清政府正在江宁举办南洋劝业会。清末，因朝野都渴望国家强盛能与世界列强抗衡，这时具有开明思想的两江总督端方，顺应时代要求，发起举办这个大型博览会。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端方在出洋考察期间，曾参观法国米兰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回国后奏准也按欧美博览



会形式，举办一次全国产品展览会，因这种博览会有劝导民众创办实业之意，故时称“劝业会”。又因办展地点江宁府属中国南方地区，一些南洋爱国华侨也有产品前来参展，所以它的全称叫做“南洋劝业会”。四月二十八日劝业会开幕，十月二十八日结束，历时半年，地点就在江宁府城北（今南京市三牌楼、丁家桥一带），占地7 000余亩，周围长达7里，分设农业、医药、教育、工艺、武备、机械、美术、通运等馆，陈列展品100余万件，参观人数达30余万人次。这个劝业会是清政府接受了洋务派的激进思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企图通过改革振兴实业，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开展对外通商贸易，以达增强综合国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提高国际地位的目的。劝业会为官商合办，由清政府组织全国各地的名优产品前来参展。为了奖励先进、提携中国实业工艺，清政府正式任命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为审查总长，期望通过各种产品的展览和评比，相互竞争学习，提升我国产品的制造工艺水平。这种劝业会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召开，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各地工商人士都前来参观，会场气氛也非常热烈，还邀请了各国驻华使节和外国商团前来观摩。张謇因在通州创办了大生纱厂等一批企业，又在吕四创建通海垦牧公司取得成功，工商业绩显著，所以被清政府聘为农工商部头等顾问。这次南洋劝业会的成功举办，张謇参与了各项组织领导工作，还担任总审查官，具体主持所有参展产品的评审事宜。

我国刺绣历史悠久，全国各地都有精美的绣品出产。因朝廷要组织评选，各地刺绣能手竞相把自己的精美作品送到江宁，故展出的产品中，以刺绣最为丰富。评审这些特种工艺美术品，需要有刺绣艺术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时任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的沈寿，因前几年为祝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献绣而名扬海内，故被任命为绣品审查官。此时，她接到母

亲生病的讯息,和姐姐沈立南下赶回苏州伺候母亲。五月,母亲宋氏因病情加重不幸去世,沈寿办完母亲的丧事,就和丈夫一同赴江宁报到。

其间,张謇在劝业会的展厅京畿馆中,早已见到过农工商部绣工科选送的各种参展绣品,无论是山水字画,还是花鸟景物,一件件都绣得精美无双。尤其是总教习沈寿亲绣的《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更是精彩,绣中人物五官端正,面带笑容,俨如真人,肤色、服装纤毫毕现,身上的佩饰也形



在南洋劝业会期间展出的沈寿刺绣作品
《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

象自然。观者惊叹人间竟有如此神工女子,能绣出这样好的绣品,难怪大家将它赞为“绝绣”。当年杨夏曾在《南洋劝业会报告书》的“刺绣论”中介绍:“京畿馆之绣义国(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镜一具,真堪称绝绣。夫绝绣不于人工乎,无非遍观各馆之绣品,无有其右者耳。如彼绣之像,据云系三年之工程,假如不知实事求是之流,虽以三五年之工程,依然未能绣成如生也。彼绣之像,所以能俨如真人者,不仅绣法精细,不露针迹,以于一般实物上,亦颇有考究焉。否则,其衣裳之纹理及皮服之形式并面貌之神情,何能逼肖如生哉!”经过宣传,沈寿和她的绣品更加引人注目。总审查官



张謇也十分欣赏这件绣像，那时虽然还没和作者谋面，却已对她及其作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沈寿报到前，有个叫张伟如的人，给劝业会送来一件《昼锦堂记》大型绣屏。他先给一位官员鉴赏，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别人见了这件陈旧的刺绣也不以为然。张謇见此绣屏大气，与众不同，其书法又是董其昌的手笔，所以就比较慎重，在沈寿报到后，请她先看这件绣屏。多年后，张謇还清楚地记得沈寿当年鉴别该屏的情景：“女士一见决为真，因推道其针法，谓足为师。”沈寿一见该绣品就决断为顾绣真迹。“问何以知？”回答说：“以针法知之。”沈寿细心地观赏了整件绣屏，对其赞赏不绝。原来，张伟如的这件绣屏先前得自杭州一位姓许的人氏。许家祖上曾有人为官而致富，后来家道中落，才将这件传世绣屏割爱转手。

顾绣，系明代松江顾名世长媳缪氏开创，时称“顾绣”。顾名世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官至尚宝司丞。他在家乡建造园林时，掘得石碑一块，上有元代赵孟頫手篆“露香园”三字，于是其宅就以“露香园”为名，出于他家的刺绣，时人称为“顾绣”或“露香园顾绣”。据明代《松江府志》介绍，“顾绣作花鸟、香囊、人物，刻画精巧，为他郡所未有”。顾名世次孙媳韩希孟刺绣“覃精运巧，寢寐经营”，在针法和色彩上进行改革创新，又选文人画作入绣，得董其昌赞颂，为名人所收藏，故宫博物院有其作品八件。其韩氏绣品，多董其昌题咏，为顾绣扩大社会影响起了积极作用。顾氏曾孙女，守节扶孤，家贫以绣营食，以“露香园顾绣”为号，设厂招徒30余年，声名大噪。自此以后，顾绣遂成刺绣之代称，在江浙一带影响尤广。

张伟如的这件绣屏，成于清康熙六年（1667），共12幅。以白色绸缎为地，运用蓝色丝线刺绣。其内容是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行书的欧阳修名文《昼锦堂记》，正文和跋大小文

字近千，还有篆刻印章等都绣得十分精致。以往顾绣的大件作品比较少见，一向以立轴、手卷、册页小品居多，幅面较小，如此大件确实罕见。赏毕绣屏，沈寿谦逊地表示自己不如，她对张謇说，自己再学20年，也难以达到这件作品的水平。又说平生所见过的露香园顾绣中，难能有如此精美的作品，只有北京西山一座寺庙里所藏的一幅刺绣佛像才可以和它比拟。大家见这位在刺绣界久负盛名的沈寿尚且如此评价，立即对该绣屏刮目相看。张謇听了沈寿对顾绣《昼锦堂记》的鉴赏，暗自佩服沈寿识别古绣的能力，更喜欢她虚心好学的谦逊态度。沈寿鉴赏绣屏的消息传出以后，该绣屏身价陡涨。一位日本人知悉后，就表示愿出高价收藏，但张謇怎能让这件罕世名作流失海外，就亲自与张伟如相商，最终以300银元的价格购下，会后携回南通，珍藏于博物苑南馆中的一堂紫檀屏风内。这件珍贵文物，除贵宾来了方开放供其观赏外，平日一直深藏闺中，很少为常人所见。

清代，我国南北各地民间的刺绣业十分繁荣，劝业会的美术馆中展出大批精美刺绣，尤以湖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绣品最为丰富，且刺绣技艺都很精湛，难以评判它们的高低。绣品审查官沈寿是劝业会中“权舆审查国绣”的唯一女官，劝业会中除绣工科有多件绣品参展外，更有沈寿自己的绣品《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也在京畿馆展出，因此，沈寿的言行举止更加引人注目。将许多风格不同、表现形式各异的刺绣放在一起评比，要避免矛盾，正确判定它们的等级高低，确实很难。据李湘树先生编著的《湘绣史话》介绍，湖南派往南洋劝业会的官员韩葆忠，在他的《考察南洋劝业会纪略》中记述，该会设有织绣部，各省刺绣共计20点（类），评审工作如何开展，对评审人员的要求很高。在总审查官张謇鼓励下，沈寿和大家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刺绣评审工作终于如期完成。评审结果公布以后，大家都很满意，



其原因就是沈寿在刺绣作品评审中，工作耐心细致，态度严正公平，并有精确鉴别各种刺绣的能力，所以为与会的同行所敬佩。正因为她的评审工作得到大家的支持，评审才得以顺利进行。会后，所有官员和刺绣匠师们也都反映沈寿“精核持正”，所以“为所否者亦翕然”，那些即使是自己的绣品被指出缺点而遭否定的刺绣匠师，也都心悦诚服。上海《时报》在十月三日还刊登了沈寿刺绣的意大利王后像，称赞它“精绝为世所未有”，售价达24 000银元，获一等奖。

沈寿在南洋劝业会将绣品审查完毕，就与总审查官张謇告别，回到北京绣工科授艺。她在劝业会期间出色的工作成绩，使张謇很满意，也很器重她的才华。沈寿也感谢总审查官张謇对自己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对张謇谦逊的态度、渊博的学识和领导工作的大家风范十分敬佩。江宁初识，为他们今后的友谊打下了基础。期间，张謇委托绣工科为南通培训绣女，沈寿也爽快地答应了。南洋劝业会结束，张謇回到通州特地考察了邢景夷、施宗淑两位绣女的情况后，派她们前往北京到绣工科向总教习沈寿学习刺绣艺术。

沈寿在南洋劝业会期间评审刺绣工作的出色表现，给张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第二年六月，北京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张謇是中央教育会长，主持会议决议国库补助小学案。二十日下午利用会议间隙，张謇专门走访了沈寿女士，感谢绣工科为南通培养绣女。张謇突然来到绣工科，令沈寿感到很意外，夫妻俩立即迎上前热情接待。这次他们京城相聚的时间很短，因张謇来京还有许多事情要办，晤谈了一会儿就向大家告辞了。临别前，张謇看望了邢、施两位绣女，鼓励她们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认真向老师学习，学成后回南通可以传承技艺，发展家乡刺绣工艺。这次短暂的会晤很重要，使张謇看到余、沈夫妻的管理能力较高，绣工

科教学秩序井然，刺绣工场的产品也很丰富。晤谈中，也了解到总办余冰臣思想开明，学识渊博，是个难得的人才。这次会晤使余、沈夫妇感受到张謇的真诚关怀，也为他们今后携手合作发展刺绣事业奠定了基础。



天津相晤

张謇与沈寿第三次面晤，是在民国元年（1912）七月二十四日。那时，清王朝已被推翻，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张謇北上来到天津会见共和党人，第三天，出席了共和党的欢迎会。会后就抽时间前往种植园，拜访去年因北京兵乱而避往天津的清朝农工商部绣工科一千人马。余、沈夫妻等见张謇突然来访都很惊奇，“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见剪去发辮的张謇比以往更有精神，大家高兴地围坐在一起亲切晤谈。张謇赞赏他们创办自立女工传习所，继续传教刺绣的创业精神。他这次走访虽然时间很短促，但对余、沈夫妻来讲，精神上受到很大鼓励，因为他们离开京城后很少有人来看望，加上眼前事业不顺，故对原绣工科有留恋之情，现在见张謇也剪去发辮赞成共和，就苦笑自己太幼稚了。

余冰臣对旧王朝失去希望，还因为前些日子民国外交部派员来天津寻找他们，通知他到北京新政府领取意大利国王赠送的钻石金表。见到这些民国官员办事认真，待人彬彬有礼，余冰臣就逐渐改变了以往对民国政府的敌视态度。

民国外交部在民国元年（1912）元月，曾派人到天津寻找沈寿，这是因为她成功刺绣的《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

去年在意大利都朗(灵)博览会上荣获最高级的至大荣誉奖,为表示中意两国友好,中国政府就将它作为国礼赠给意大利。现在意大利大使转来意大利国王的礼品,要他们前往领取。这件刺绣曾在南洋劝业会上展出时大放异彩,引起各国注意。美国商团见了就要购买,准备赠给意大利政府,想通过这件绣像和意大利交好谋取某种利益。此事被劝业会的有关官员拒绝,称该绣像将有另外用途。原来意大利公使斯弗尔利在参观中见了这件绣像非常高兴,随即就向中国发出邀请,要求该绣像参加意大利都灵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结束,沈寿刺绣的意大利王后像就被送到意大利参展去了。

1911年,意大利为庆祝统一150周年,举办都灵万国制造工艺博览会。这是一次世界性的大型博览会,因参展国家较多,故场地分别设在大都市都灵和首都罗马两地。中国馆设在首都罗马,2月份正式开馆,沈寿刺绣的意大利国王和王后像,并立陈列在中国馆的大厅中央,其位置显要,非常引人注目。这两件刺绣与寻常刺绣人像不同,绣像刺针特别精细,绣面上不见针迹,人物形象也逼真俨如真人,其面目更是生动传神,“面部肤色不假赭墨,有七色之分”,双目慈祥,特有精神。头顶上金发毵毵形态自然,身上的衣裙佩饰也非常逼真,尤其是王后爱丽娜的那件天鹅绒围巾,看上去就如真的一样柔和,伸手似可触摸感觉到它的温暖。国王亨利像也一样精致,只见国王双眼正视着前方,目光炯炯有神。身上佩戴的肩章和各种彩饰,都绣得精细逼真,细小的花饰纹样也能让观者看清。据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一书介绍:中国馆中还放映农工商部绣工科女子刺绣的纪录影片,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国刺绣的绣制情景。这种神话般的场面,就是有数千年文明史的罗马也从未有过,全城居民闻讯后奔走相告,都前来观



看，连周边的都灵等城乡百姓和各国前来参展的人员也纷纷赶来。一时，中国馆内人潮如涌，争相竞看国王和王后绣像。意大利国王亨利和王后爱丽娜闻讯也专门乘车前来观看，见绣像真如自己形象，欣喜不已。不久又传出消息，经过大会评审，沈寿绣的《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在众多刺绣和各种工艺品中胜出，获得“卓绝奖”和“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之卓绝奖凭”。据《湘绣史话》记载，这届博览会分设七等奖，其中最高级的就是“卓绝奖”，被我国的沈寿摘取，它标志着中国刺绣艺术已经胜过世界各国，沈寿创立的“仿真绣”技法被世界艺术界所接受，并登上世界艺坛顶峰。据说，在这届博览会上，能获此最高荣誉的仅有两名。在世界众多精美工艺品中，能参加这种大型赛会角逐已十分不易，如今还能荣获最高荣誉，实在难能可贵。都灵博览会评比结果公布以后，中国刺绣获奖的消息，立刻随各国记者的报道传遍全球，自此以后，中国沈寿的艺名跨越国门，名扬世界。

就在沈寿刺绣获得世界最高荣誉之时，余冰臣和大家还没来得及高兴，国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件。1911年10月10日，革命军在湖北武昌发动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立即得到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拥护革命，腐朽的清王朝很快土崩瓦解。一时间，朝中大员各顾自己性命，纷纷带着家眷和细软逃往天津，到外国租界寻求避难之处，全不顾普通百姓死活。失去控制的北京城很快混乱起来，谣言四起，时闻乱兵洗劫枪声，闹得人心惶惶。农工商部绣工科的学员都系皇亲国戚女子，顿时都不来上课，跟着家人出逃了，总办余冰臣见教室中空无一人，急忙找到农工商部，见部中大员早已出走，全无踪影。此时他也吓慌了，忙乱中带着家小和苏州来的教师、画师挤到火车站，跟着外逃人群来到天津，原想在这里依靠洋人势力避过风头，就像上次“庚子之乱”（义和团运动）一样，皇上不久又重振朝纲，那时就好

回北京再办绣工科。想不到，皇帝不久竟下了退位诏书，清朝迅速灭亡。天津的社会秩序也逐渐稳定，人们还纷纷剪去辫子告别旧王朝，欢迎新政府。余冰臣见了心中不免失望，原先自己无思想准备，仓促离京带来的银钱不多，这十余口人到了天津，天天都要一笔开销，时间一长钱袋将空。由于人地两疏，一时无从筹款，心中好不焦急，只得和妻子商量，清朝无望，只有依靠自己刺绣特长才能谋生。于是设法向当地的张都督求助，借得天津市郊经纬路种植园内一处房屋，筹办自立女工传习所^[1]。对外张榜招收学徒，自己也在天津各处寻求刺绣加工业务，以增加收入解决一干人员的生活费用。

天津种植园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洋务新政的产物，由大臣周学熙筹办，委托刘凤鏢和言尚琳管理，面积20多公顷，坐落在天津市区东北侧^[2]。它将我国传统耕作与现代科学栽培技术结合起来，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先进耕作技术。由于文人参与管理，故多文化气氛。湖旁广植树木，水中多种菱藕。湖中小岛中央三间房屋名“鉴水轩”，筑有小桥对外交通，道旁建有草亭，湖光水色与农家生态园林风光融合在一起。然而，借住人并没有心情欣赏这里美好的自然风景，因为他们的事业不顺利。5月份，余冰臣在法租界梨栈大街拐角处生昌号丝线店门口，做了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余沈寿教绣处”几个大字，下面还有几句招生说明文字：

“不拘年龄，暂不膳宿，每月学费2元。售出绣品余利一半津贴学生，大约普通班每月可得2至3元。高级班可得8至10

[1] 女工，亦称“女红”。旧时指妇女从事的纺织、刺绣、缝纫等事业，故本书中的“女红”应读nǚ gōng，“红”同“工”音。“女工”同“女红”。女工传习所就是传授女子专业技能的学校。

[2] 种植园，现为天津北宁公园，位于天津北站东北侧立交桥下。



元。”虽然那时沈寿绣名传扬在外，但前来报名学绣生员不多，开始只有十多名。后来虽有增加，但仍然不足，收的学费有限，维持大家生活较难。余冰臣外出寻找刺绣业务也不顺利，心中十分苦恼，辛辛苦苦跑了多少天，只有天津劝业商场一家绸缎庄承做绣品，所绣的都是女子穿用服装、衣裙和床上被面等物，花型简单划一，工艺要求不高，如此刺绣的加工费自然很少，而高档刺绣艺术品更无人问津，余冰臣跑了不少学校和外国公司，都没有取得成效。虽有天津教会介绍的一家天主堂，有个外国传教士订了几件欣赏品刺绣，但利润也不多。由于人多开销大，生活过得很清苦。沈寿和大家一样省吃俭用，架起绣花绷子忙着刺绣，现存南京博物院的《四罗汉》一套，就是当时在天津绣制的。



沈寿在天津刺绣的《罗汉》四幅一套，现藏南京博物院。这是其中的两件，分别是《长眉罗汉》和《神指罗汉》。

余冰臣和沈寿到天津后，就一直门前冷落车马稀。七月二十六日，天气正热，余冰臣更加烦躁，正在为自己的

前途和众人的生计发愁。从北京到天津少说也已十个月了，虽然四处找熟人帮助推销刺绣，使尽浑身解数，就是打不开局面。这时，张謇来访前也了解到沈寿一行目前“借种植园设传习所，至竭蹶”的窘境，对其困难局面深表同情，但一时也想不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因第二天又要赶往北京，将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相会讨论其他国事，只得安慰了余、沈夫妻几句就起身告辞。

沈寿自在江宁与张謇相识以后，见张謇先后到北京和天津来走访，每次来访都像长辈那样问长问短，还关心刺绣事业，心里感到很温暖。同时，从他的谈话中学习到不少新知识，使自己更有长进，因此对张謇也就更加敬重和信任了。



冰臣求助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北方的封建顽固派势力仍然不小。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大权在握，势力强盛，一直在和南方革命阵线对抗较量。天津当时虽然表面平静，但清王朝的遗老遗少较多，他们总想复辟重圆旧梦，加上社会上谣言多，人心惶惶，市场也受影响，刺绣艺术品也很难推销，弄得余冰臣处境很狼狈。他离京匆忙，想不到在天津遇到那么多困难，眼看钱袋见底，急得团团转，一时不知道如何才好。到日本学绣的满族小妾铭盘，因缺少接济也回来了，她



沈寿丈夫余冰臣像

与另一小妾叶天锡一向不和，两妾时常争闹不休，弄得余冰臣更加烦恼，只想早日离开天津另寻门道。

好不容易熬到民国二年（1913）。一天，余冰臣忽然想起张謇对他曾有“汝若有困难，余定当相助”的许诺，遂写信到南通向张謇求助。按余冰臣回忆，他和张謇相识是在宣统三年（1911），当时张謇考察蒙古实业途经北京，曾到绣工科走访。两人初次相见，仅面谈了半个时辰，因张謇另有事情要办，就没有设席招待。事后，农工商部参议邵厚甫告诉余冰臣，侍郎杨杏城设席宴请张謇时在席中问道：“此次来京曾访得人才否？”回答说：“绣工科余冰臣也。”遂认为张謇才是自己的知己、识人的伯乐，故壮胆向他发信求助，想回南方发展刺绣。信件发出后被朋友张君知道了，劝其说：“南通非栖风之地”，应当另谋出路。然而，余冰臣不久就收到张謇回信，热情地邀请他南下，共商发展刺绣大计。余冰臣见张謇对自己真诚相待，感慨道：“忠信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遂带着小妾叶天锡，告别大家，满怀信心直奔南方。到苏州仅作短暂停留，就急着渡江赶到南通。

余冰臣在南通受到张謇热情接待，谈起在南通办学传授刺绣技艺时，因双方都有强烈意愿，很快就达成共识，张謇还让余冰臣去看女工传习所建设工地。原来，南通早有发展刺绣事业的计划，女子师范内附设手工传习所多年，有编织、刺绣等班级，目前正在扩建。沈寿若来南通传艺担当所长职务，可以带一帮有经验的刺绣教师和画师协助工作。洽谈时，张謇对他们的工资待遇等细节，也一一交待明白。见余冰臣当时没工作，生活尚无着落，就安排他到盐政长尉教练所去担任国文教员。余冰臣高兴地接受了，心中感谢张謇心细而善解人意。在南通教课期间，余冰臣见各处欣欣向荣都在建设，犹如一个新世界，心里充满了希望，真想在这里好好地干一番事业，显示显示自己的身手。就在这年九月，张謇北上到袁世凯政府担任



农商部总长去了。以后沈寿一行来南通，都由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姚倚云接洽。

南通，原名通州，民国时废州为县，为区别北方通州，故改名为南通县。张謇为纪念此事，在城中谯楼前建了一个钟楼，题字曰：“昔日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其城区原先较小，又偏于江淮之端，较为闭塞，并不繁荣，自从张謇回乡创办实业，才渐有起色。在张謇规划下，工业、城建、商贸、教育、文化、治安、慈善等事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商发达，市场繁荣，百姓安居乐业。余冰臣见了，庆幸自己找对了地方，决定在此和妻子重振刺绣，于是向天津连发五信，催促沈寿赶快结束自立女工传习所事宜，早日南下再创事业。

就在余冰臣前往南通的日子里，四川因敬慕沈寿绣艺出众，也发来邀请信，还许诺月薪200银元，这比南通张謇所许的月薪40银元多了许多。但沈寿经过仔细权衡比较，考虑到四川较为闭塞，恐难持久；南通开放，离家较近，有事回家亦方便，而且与张謇相识几年，尤其在南洋劝业会期间接触较多，知其诚信，关心部属，在社会上有很高威望，所办的事业能够长久，在他属下工作中踏实，于是决定拒绝四川高薪聘请，来南通就低薪之职，将天津自立女工传习所停办，相关的事宜也处理妥当，带着有关人员回到了南方。沈寿在苏州先安顿了一下，就到南通来商讨传绣大事。见南通女工传习所房屋建筑工程尚在施工之中，不能立即招生，就先回苏州等待。因见扩建中的南通女工传习所规模有限，沈寿就让部分绣工科刺绣教师、画师另寻工作，如39岁的蔡群秀，当年就应聘到南京女子美术学校任教。

协求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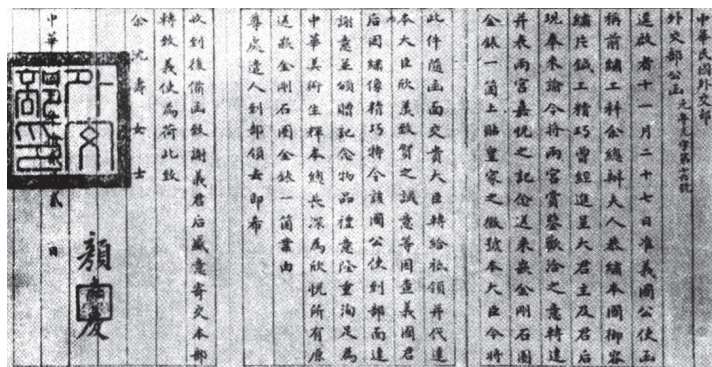
当年余冰臣在北京没有多少积蓄，辛亥革命后，夫妻俩折腾了两年也没有多少收入，在天津呆不下去回到南方，绣工科的教职员队伍解散后，负担才得以减轻。而南通女工传习所尚在建设，沈寿只好利用自家马医科巷宅招了十来个学徒，收些学费补贴家用。

其时，余冰臣在南通任教员月工资50元，若和南通一般职工相比已超出好多了，然而这些收入哪能和以前任绣工科总办时的薪俸相比，只能应付眼前生活，更因为往年在京中过惯了大手大脚的奢华日子，出手花钱从不算计，家中经济困难的局面仍没有改变。余冰臣回想起以往夫妻俩绣成意大利国王、王后绣像，为国家作过贡献，在国际上赢得荣誉，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也认可，外交部人员曾寻到天津，让其领取意大利国王赠送的纪念金表。然而，那么珍贵的刺绣给国家作礼品争了面子，怎么一文钱奖励都没有？如今竟弄得两手空空。想起这件事，就气不打一处来，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一天，忽然想起张謇目前正在北京任农商部总长，他是热心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的人，又正为南通发展缙丝织造写过信来，约自己寻找织造艺人，何不乘机也求他相帮，讨回一笔酬金以解除自己的经



济困境，于是连发数信到北京向张謇诉说，就上述刺绣一事请求政府给予补偿。张謇当时还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农商部街南就是水利局，其房屋正是清朝农工商部绣工科停办空余下来的。民国二年(1913)十二月，他为工作方便就迁住在内，余冰臣在与张謇通信中知道了他在北京的地点，写信更为方便。

张謇在京收到余冰臣来信，同情他的遭遇，也想给予帮助，就到部中有关部门查清此事原委。民国三年(1914)六月十二日，他给余冰臣回信说明情况，并给予劝解道：“叠函均悉，藤轿已收到，费神良感。缙丝人仍请慎重物色。绣品代价一节，据部批，是当时手续亦未甚完全，而贤夫妇断断不已，亦未免书生结习。仆三十年所受所见者夥矣，奚足云者。办事先须预备受气，气之来不一面也。贤夫妇果觉胸中块垒难消，不妨发之诗文，犹胜于动公牍也。愿益自广，不胜企祝。此请俾安。”信发出以后，张謇心中觉得不安，感到余、沈夫妻确实对国家有贡献，他们现在有困难也应该得到实在的帮助，而不是一封书信、几句劝慰就打发了事，于是，决定再找部属商议妥善处理办法，以解决余、沈夫妻目前经济困难的窘境。



1911年，中国政府将沈寿刺绣《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赠给意大利，意大利国王回赠钻石金表给沈寿作纪念。这是民国外交部通知沈寿领取纪念品的公函印影图片。

余冰臣收到张謇写的劝慰书信仍不死心，还想请求张謇再出主意，帮助自己追讨刺绣款项。曾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余冰臣知道，清王朝的农工商部和现在民国北京政府农商部一脉相承，想要追讨那笔绣款，只有抓住现任总长张謇不放才有希望。这年夏季，见张謇为治理淮河水灾南巡，又寄信追到他海门老家。一向乐于助人的张謇，接到余冰臣来信，回到北京后只得再和部属商议寻求解决办法，大家见余冰臣、沈寿夫妻为国家争得荣誉确实有功，是应该奖励，就内部商定了一个两全办法。七月一日，张謇再给余冰臣夫妇写信，通报了这个讯息。称：“常乐奉函，知承鉴谅。到部即思所以善全之计，良苦无法。财部欠交本部预算之款，已积十余万，尚难弥补，他更何言。顷与工商司商，拟挹注他项二千或三千元，作为酬奖。得款之期，恐当在一年以后（巴拿马会毕后），此时甫有萌蘖耳，且效否未可知，暂时幸勿宣布，来牍亦暂不批。”余冰臣收到此信，见那笔刺绣补偿终于有了希望，方才松了一口气，只盼望巴拿马赛会早点结束，就可以上京到部中领取这笔酬金。此时，沈寿在苏州做好了到南通上班的准备，即将和大家一同起程。

余冰臣期盼的这笔绣像补偿最终还是没有拿到。原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民国四年（1915）春天，张謇识破袁世凯称帝阴谋，毅然辞去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职务南归了。京中无人帮忙，余冰臣想索回的这笔绣款补偿也就不见下文，以后自然不了了之。



神针上任

民国三年（1914）初夏，余冰臣接到张謇北京来信，见绣像有补偿希望，心中顿觉轻松，在感谢张謇真心帮助的同时，也暗自庆幸自己找对了门路。8月，沈寿带着一帮刺绣教师、画师来南通报到，分别的一家人能够重新团聚，大家都很高兴。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新建的女工传习所，在城东北的珠媚园内^[1]，建造得非常气派。

沈寿一行来到时，受到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姚倚云（1863—1944）的热情接待。姚女士，字蕴素，安徽桐城人，为清代桐城派宗师姚鼐的第五世侄孙女，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任该校校长。因嫁给南通名门世家范当世为妻，故大家尊称她为“范姚夫人”。她知识渊博，为人谦和，知悉沈寿一行来校，早为她们做好了开学准备。开学后，女工传习所很快就招生32名，以后又不断有人前来报名。这所校园原是明代万历年间建造的一座私家园林，内有假山、亭阁和各种

[1] 迁入珠媚园旧址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又发展扩大了，与南通师范学校合办，即今日南通高等师范学校。珠媚园旧址改为南通高等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名贵花木。主人顾养谦曾任蓟辽总督，率兵驻守关外抗击清兵，官至户部侍郎等要职，晚年回通州筑此珠媚园养老。清代乾隆年间，又有乡绅王景献将它重新修葺，不但恢复昔日盛貌，而且更为宏博秀丽，曼妙多姿。有人曾将它与上海豫园、苏州拙政园并列，张謇等人也有诗文记述。然而，旧园林无人管理，枯树横倒，芜草杂生，很快败落。晚清年间，国运不昌，百业皆废，珠媚园也渐渐荒废，时人徐檐庐十分痛心，写有《沙头雨·题珠媚园》一词，记述他的心情：

城市山林，依稀粉壁留题处，断烟零雨。几换名园主。

燕子双飞，飞入谁家去。愁如许。一丝蛩语，宛把兴亡诉。

衰败不堪的珠媚园重新兴盛，是在园内建办了女子师范学校以后。重新整理的园林中，除建设必要的校舍外，其他原有树木竹石也维护一新，顿使旧园林焕然重现了生机。故张謇在女子师范学校的校歌中，高兴地写道：

通州女师范，乃在城之东。

名园袭珠媚，讲习开春风。

春风骀荡百蛰融，园中卉木新葱茏。

女子有学兮欣欣棣通，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1]

为发展女子职业教育，女子师范附设了女工传习所，校园内为它建的新校舍刚完工，沈寿一行就来报到。刚安顿好，姚校长又热情地带着她们参观学校，走到传习所的校舍前，大家看到新房子建得很好，门窗高大，设有天窗，室内光线充足，适宜女子刺绣。能在这花园般的环境中教学，新来

[1] 原校歌。



的老师个个感到欣慰。开学后,师生们在这良好的环境中工作学习,心情格外舒畅。该所是张謇前两年争取省教育会资助建的,像这种女子专业技校,当时国内还很稀少,因为以往我国教育事业相当落后,历代对女子教育都不重视,所以能识字写字的女孩子十分稀少。清末,一些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向西方学习创办新式学校的主张。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和郑观应等都主张重视女子教育,提倡男女平等,认为同样是人就应当接受一样的教育,发出“不能说此二万万为人才,而彼二万万为非人才”的呼声;严复也在《国闻报》上发表《论沪上创办女学堂》的文章。正是这些先进人士的努力,推动了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各地开始创办女子学校。

由于张謇的重视和大力扶持,通州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为普及教育,张謇在全国率先创办了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同时他对女子教育也很重视,他认为:“国民教育尤须有母”,“女子教育不可无师”。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邀通州名流乡绅陈启谦、冯熙宇、徐联蓁等共同投资,在张謇出资购买的柳家巷陈氏老宅,创办了一所“公立女子学校”,第二年就正式招生,姚倚云任校长,保吴任监理,教师中还有一位日籍女子森田政子。十月,张謇等人到校考察,对学生成绩感到满意,决定将它改为“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初等和高等小学。当时该校主要以培养女子从事小学、幼稚园教师为目的。因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在日本考察时,曾为教育事业专门考察了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和多种小学,如在长崎还重点考察了一所私立鹤鸣女子学校,他在这所学校里见一个教室中有20余人席地而坐,口授七言诗;另一个教室中10余名女子正从事针黹,是学习缝纫裁剪的服装班。这所学校除开设普通课外,还有手工、缝纫等技能课程。可见,该校对女子技能教育十分重视。日本这种女子学校的实用教学模式,给张謇留下深刻的印象。

象，后来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也采用了这种既教文化又学专业，一校多种学制、多种专业相结合，根据社会需求培养实用人才进行办学的灵活模式。后因生员多，原址不敷使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校总理张謇又筹款购买珠媚园旧址构筑新校舍。女子师范学校在宣统二年（1910）迁入新校舍时，张謇曾在致辞中说：“当注意家政，凡缝纫各科一切已为预备。家政者，女子有益于世莫大之事业也。事业从学始，家政一科，多是作法，而妇德寓焉，无徒手空言而可为道德者。”并且为该校题写了“服及家政，勤俭温和”八字校训。据说那时女子师范学校的家政课由校长姚倚云亲自教授，缝纫课也由学校监理保吴兼任，可见当时该校对家政和手工技术课的教学极为重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謇认为，“我国妇女向以为分利之人，近生活程度日高，为生计，教育尤不可不急于讲求为念”。根据女子教育特点，在女子师范学校内附设了女子手工科，当年就有一批学生毕业，显然，它是个速成的短训班。据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招生资料显示，民国元年（1912）毕业生总计76人，其中包括本科师范生8人，手工传习所12人，高等小学24人，初等小学32人。传习所主要课程有刺绣、编杞柳、编麦秆（制作草帽用的麦秆辫），以及织花边、织发网等，都是适合女子操作的项目。

张謇重视女工教育、发展南通刺绣的思想，萌发于宣统二年（1910）的《南洋劝业会》召开期间，正如他在《女工传习所记事序》中说：“近代则松江顾氏露香园绣之最，世名顾绣，欧人所称刺绣美术家，精巧不能过也。欧人自云亦然，是以前豪商巨室，欲得吾古时之名绣者，不异以数千金易一幅，甚者万计。吾国近者于逸而愈贫，昔尝忧之，而未有良策也。”可见张謇曾为我国众多贫困女子缺少自食其力的职业而忧虑，但一时又苦于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南洋劝业会



中见到全国各地送来众多刺绣，农工商部绣工科沈寿的刺绣价值很高，仅她绣的那幅《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就值银24 000元。联想南通民间也有刺绣基础，只是技术不行，就选送通州女子到北京学绣，准备以后在南通传播绣艺，开辟一条能为妇女自食其力的道路，从而改变通州女子习于安逸而愈贫困的状况。宣统三年（1911），张謇一面派人到北京学绣，一面积极扩展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内的女子手工传习所。他在《致黄任之论师范及小学函》中，向省政府申请拨款资助，提出“前议请于明年补助学生膳学费五千余元外，先拨一万五千元为建筑女工传习所、蚕科、保姆、医科之用。于女学必猛进，兄须助我成此志愿”。不久，因辛亥革命，农工商部绣工科停办，派往北京学绣的女子回来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南通发展刺绣缺少技术力量难见成效。现在沈寿来到南通教绣，张謇心里自然很高兴。



南通女工传习所所长沈寿（后排右起第九人）在珠媚园与学员合影

女工传习所建在风景优美的珠媚园内，虽然地方不大，较为拥挤，但沈寿和大家心情都很舒畅，因为现在又有了新

的起点，看到了希望。她们来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上班时，张謇正在北洋政府任农商部总长，校长姚倚云热情地接待了苏州来的各位刺绣教师、画师和家属，将大家一一安排妥当，使她们安心住下，顺利开展工作。沈寿来南通传绣，还将教绣有经验的沈立、金静芬数人一起带来，同时还有专业画师周乔年、杨羨九等。她们报到后就着手招生和准备上课教学，这些都得到女子师范学校教职员工的密切配合和支持。随着传习所教学工作的顺利展开，来报名的学员不断增多，苏州来的刺绣教师忙不过来了。沈寿想起本地前几年到北京学绣的两位女子也有较高的刺绣技术，可当教师，于是就将她们召来充任初级班老师。这两位女子很快就来上任，其中家住金余镇的名叫施宗淑，另一位女子是邢景夷，西亭调平桥人。^[1]那时，校长姚倚云对女工传习所很关心，经常来指导工作和帮助解决困难，故沈寿对她很尊敬，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后来女工传习所搬到城南，姚校长仍经常前往指导教学工作。

自从沈寿来到南通教绣，这里的刺绣事业很快就跻入全国先进行列，故今人孙钢作诗赞曰：

苏州巧娘到通州，绣出极品惊全球。

更育桃李满天下，苏湘蜀粤竞风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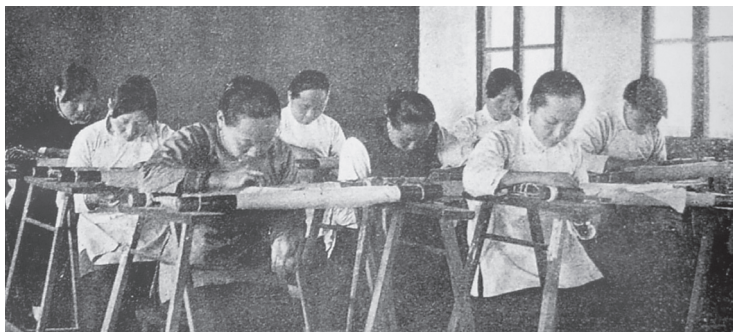
[1] 参见邱丰：《南通地方书画人名录》，第57页。南通市文学艺术联合会，2002年版。高志华：《杰出的刺绣艺术家施宗淑》，载《江海文化研究》2010年第2期，第36-41页。高文认为：“邢景夷是施宗淑二姐施宗洁，她婚嫁后从夫姓，改了名。”另据其他资料，施宗洁从北京回来后在西亭小学任教师。



旗开得胜

传习所开学后，刺绣和编织两科的教学工作就在所长沈寿领导下有序地展开了。此时，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成功，即将在它的西海岸大城市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早在三年前，美国就向世界各国发出邀请。那时，正是我国刚推翻清王朝不久，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得到美国政府承认，还收到邀请参加世博会的正式公函，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很快作出回应表示参加，通知各地认真做好参展物品的准备工作，并派遣一批建筑工程师和工匠先行前往旧金山，选定馆址施工建设。一贯提倡实业救国的张謇，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后，也十分重视这个能展示我国工商实力的机会。民国二年（1913）十二月十六日，他用农商部令公布了《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章程》，组织专门机构督办参展事务。在农商部总长张謇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组织了大批物品前往参展，具有中国艺术特色的刺绣也是其中一个品种。民国三年（1914）夏季，淮河流域水灾，身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南下勘视淮灾，八月底回到南通，在会见沈寿和姚倚云时，少不了也谈起第二年中国将参加美国巴拿马博览会

的事情。因沈寿才到南通，传习所工作刚开始，而刺绣艺术品又是一种特种工艺，其产品特别精细，设计、制作的工艺要求很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张謇不会对她们寄以多大希望，提出过高要求。沈寿也知道自己到南通，教绣工作才刚刚开始，要完成如此重大任务十分困难。然而，她更清楚这种世界性的博览会并非经常举办，心想，今年日本举办的大正博览会的参赛机会已错过，明年在美国参展的机会十分难得，再也不能错失。沈寿认为，巴拿马赛会在明年春天举办，在此之前绣好作品送到美国时间固然紧迫，如果有作品参加这届世博会，社会影响很大，有利于南通女工传习所今后的发展，因此沈寿还是决定抓紧时间，发动大家赶绣一批参展作品。校长姚倚云也大力支持，积极做好各种后勤配合工作。苏州来的刺绣教师、画师们也理解赶绣参展绣品的重大意义，很快全所师生就发动起来了。



女工传习所师生刺绣场景

沈寿虽然体质很弱，但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赶绣《耶稣像》。这件作品是她上年来南通和张謇会晤后，回苏州时请著名画家颜文樾提供的油画绣稿，来南通上班前已绣了大半，此时需要赶在博览会举办前绣完，但待《耶稣像》绣成，她也累坏了。为加快参展绣品的速



度，沈寿还挑选一些刺绣基础较好的学员如沈粹缜、沈雪芬、刘采繁、王坚等协助老师刺绣，她们在刺绣实践中也提高了绣艺。大家团结一致加紧刺绣，终于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所有作品。为检验参展作品，校长姚倚云将作品布置在学校礼堂里进行预展，内有刺绣《耶稣像》等作品，南通各界人士闻讯纷纷前来参观。一时，珠媚园内人潮如涌，齐声共赞传习所师生的绣品，姚校长和沈寿见了也很高兴。张謇那年南归视察淮河水灾，赴京前在通州等地巡视江海水利工程，十月二十六日那天，特地抽空前来视察。



沈寿绣完《耶稣像》的当月得病，此肖像为病起临绣时所摄

传习所师生见所董张謇如此重视，刺绣作品就更加认真。为了护送好这批参展绣品，张謇让见识过大世面的沈寿丈夫余冰臣负责。余冰臣就从中挑选了几件最优秀的作品，以实业团团员身份亲自送往美国去参展。

这次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博览会，自1915年2月20日开幕，直至12月4日才闭幕，历时276天，是世界上会期

最长的博览会。这次参展的国家有31个，展出产品达20多万件，都是世界各国选送的优秀物品和特产，其中也有众多的刺绣艺术品。巴拿马博览会开幕时，中国由于农商总长张謇等人的努力，民国政府派出了由40多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3月9日，中国馆隆重开幕，中国五色国旗高悬，中国政府代表团在门前迎客。为表示友好，美国许多政要、商贾都前来参加，政府官员还宣布那天为“中国日”，海、陆、空三军举行隆重的阅兵式，还有飞机在空中盘旋撒传单助兴。场内展厅面积宽敞，超过1400平方英尺，展览品十分精美，引来了大批参观者；场外有许多中国民间艺人表演节目，他们演示的特种工艺和展卖的中国特产，也吸引了大量游客。旧金山是华侨城市，那天众多华侨都来参加，热情庆贺祖国来此办展。因此中国馆开幕时参观的人特别多，场内场外人山人海。这次由于中国政府重视，展品众多，重达2000多吨，分两批运到美国，这些精美的产品把中国馆布置得满满当当。由于中国这次组织的展品精美丰富，工艺又极为精致，品质胜过各国，故获奖总数最多，这也是中国历次参加世博会最风光的一次。扬眉吐气地参赛，对我国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乃至社会生活的发展变革都有积极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农商总长张謇也荣获巴拿马博览会荣誉勋章。

中国是手工艺大国，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展出的手工艺品最多，约占各种展品的一半，其中又以刺绣最为突出。中国刺绣名家除沈寿外，还有广州名师余德、天津名师刘充忠和一批湘绣作品名家。各国刺绣在博览会上各显其长，评比中竞争十分激烈。中国南通女工传习所的刺绣最为优秀，为博览会的评委一致认同，故获奖等级最高，数量最多。评比结果，沈寿刺绣的《耶稣像》获金奖，传习所教师施宗淑和她姐姐施宗洁合绣的《牧马图》获银奖，金



静芬绣的《肖像》因作品生动传神也获得青铜奖，她的另一件《猫嬉图》和蔡群英的《万里长城图》、沈瑞珍的《骏马图》也在会上展出，画师杨羨九创作的一幅花卉作品《松鹤同寿图》，因刺绣出色也在展览中获得好评。一个刚成立不久的传习所刺绣作品有如此杰出成就，一时在世界艺坛上传为美谈。张謇和姚倚云得到喜讯都非常高兴，庆幸传习所有了这一批高水平的艺术家担任刺绣教员，今后南通发展刺绣事业就更有希望了。这次师生参与刺绣展品的成功事例，也为女工传习所以后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了成功的先例，从此，南通女工传习所教学和生产结合得更加密切，发展也更快了。

沈寿来到南通传授刺绣，时间很短就旗开得胜，在世界大赛上连中大奖，这个爆炸性的新闻立即在南通四处传扬开来，博得了满堂彩。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及其女工传习所的师生高兴极了，从此南通女工传习所声名远扬，许多人改变了对女子教育的看法，更加支持张謇发展女子学校，来女工传习所报名学绣的学生也更多了。通过巴拿马赛会，老师们增强了教学信心，教学质量也相应提高。这次女工传习所的刺绣获奖意义深远，它使张謇进一步认识沈寿，她不但自己刺绣水平高超，能绣出精美的杰出绣品，而且也有较高的组织管理才干，能在一个创办不久、设施尚不完备、技术力量不足、人地两疏的条件下，组织发动师生很快完成了教学和创作两大任务；同时沈寿敬业的绣德也给张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体质较差，为了赶绣展品，自己带头苦干，为全所师生树立了榜样，这些都为张謇和沈寿友情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女工传习所喜得大奖，也使张謇又一次看到中国传统刺绣在国际艺坛上有很高的地位，从而坚定了培养更多的刺绣艺术人才、发展南通和中国刺绣的信心。据余冰臣回

国后汇报，一美商当即就要向他订购10万元美金的绣品，可惜因要货太急，故不敢承接。这次博览会也让张謇认识到，中国刺绣产品只要好好经营和生产，在世界上会有较好的销售前景。为此，张謇计划改善传习所办学条件，决定择地扩建新所。



姑苏伴娘

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初，南通南濠河畔分外热闹，街道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濠南别业更是张灯结彩，这座新建的大别墅内，车来人往，非常忙碌，人人脸上都堆满了笑容。街坊上纷纷传说状元府要办大喜事，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要结婚了，大家都等着看新娘分享快乐。

根据旧俗，张謇结婚并不迟，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他迎娶夫人徐端时年仅22岁，但后来得子很晚。婚后，徐夫人曾育一女，不幸早歿，以后就不再怀胎。光绪十年（1885），家人见张謇还没有子息十分着急，就为他娶常州人陈氏为妾，希望她来家后能为张謇生儿育女。但多年不见陈氏生育，徐夫人只得再为丈夫张罗娶妾。光绪十八年（1892）又将管氏迎进门，没想到管氏也不怀孕。望子心切的徐夫人见丈夫年岁渐高，中了状元还没子息，急得夜不能眠。封建时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民众的生育观念。徐夫人思量再三，若要丈夫传后代，也唯有再娶妾进门。这次为增加希望，决定迎娶两名年轻健康女子。经过一番张罗，光绪二十二年（1896）底，梁、吴两女子同时迎入状元府，第二年终于盼见吴氏怀了孕。光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十八日，吴氏顺利地生了个健康的儿子，张謇那年已经46岁，可谓晚来得子，全家人的喜悦之状，自不必细述。徐夫人格外高兴，她和丈夫结婚25年不见一子，为求得后代，先后为丈夫娶妾四人，如今终于有了成果，对张家祖宗先辈也总算有了交代。张謇满心欢喜地按先人之命给儿子取名怡儿，大名孝若，告过家庙，将他编进家谱。他有了这个独生子，对其喜爱自不必说。但张謇对怡儿的早期教育很重视，从不溺爱。他唯恐家人爱子过切，育儿不当，将来误了孩子前程，所以从小就加强正规教育。张謇还找了一个日籍女教师森田政子，任张孝若的保姆和家庭教师。在南通仅上了几年小学的张孝若，10岁就被送到千里之外的山东青岛上学，那是一所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对学生管理较严。他毕业后，又到上海震旦学院学习。

仅生了一个儿子的张謇，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早些长大成人，早日结婚生子，以使家中人丁兴旺。此时，南通张家已是国内闻名的望族，张謇不但是全国著名的大生纱厂董事长，又是中央政府内阁要员，担任农商部总长等多个要职，他就一个独生儿子，来说媒的肯定不少。从民国二年（1913）六月七日，他给友人赵凤昌的一封信中就提及“翼云公颇知金伯平之家世及家法，伯平之妹年廿一，稍大，不知其身材面貌若何？能否求一相片”。“又有人说陈劭吾之女者，一十九，一十七，并贤淑云。”此时，张孝若仅16虚岁，还是个刚成年的孩子，却已有人为他提亲了，可见张家在社会上的名望，难怪民间将张孝若与袁克定、孙科、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謇择媳非常慎重，在《自订年谱》中就为此定了三个标准：一是要求出生在有礼法教养的世家；二是家长必须或做官而不贪污恶劣，或经商务农而无寒伧市侩气；三是要求本人必须既受过传统教育又具备新知识。后经徐积余介



绍，定安徽石埭女子陈石云为媳。陈家世代为官，皆有良好声誉。其祖父陈黄举是个诸生，曾随曾国藩和李鸿章从军主理粮饷后勤有功；父亲陈劭吾，大理寺丞选二品衔存记道司军机处，为开州、知州、婺州、贵州知府，又任江苏总厘员、湖南财政监理官、财政部顾问，后委两淮盐务，任内为官清正廉明。陈石云在家又名“开成”，因她在父亲任开州知府时诞生，在家中排行第四，因此，晚辈又尊称她为“四姑”。陈劭吾在官场中清正廉明，亦与张謇相识多年。陈石云从小颖慧，在家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能善诗文，在上海读书接受新学，毕业于徐家汇教会女子学校，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是国文和英语最为突出。张謇见陈石云各项条件都与自己择媳标准相符，就有与陈家订亲的意愿。双方定亲后，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十三日，张謇就为儿子张孝若和陈石云完婚，在新宅濠南别业举办盛大婚礼。

吴夫人只有张孝若一个亲生儿子，对儿子的婚事自然格外重视，早早就托女工传习所为他家绣制各种婚庆用的礼服和相关物品。沈寿当然将此放在心上，及时安排人员认真绣制。距婚期还有两个多月，身在外地的张謇写信给吴夫人，告诉她“传习所绣服可成，一定十月十三日送吉期”。可见其细心慎重至极。张謇精心筹办儿子的婚礼，特请太仓人王康寿主持演仪，女宾相请沈寿充任。

对于儿媳陈石云的女宾相人选，张謇选沈寿也费了一番心思。那时沈寿虽说刚过四十，但毕竟是中年妇女，让她做年轻貌美的新儿媳宾相，参加盛大的婚庆典礼，年龄是大了一些，估计张謇出于这样的考虑：沈寿曾在清朝受嘉奖，又奉谕出国考察，任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一度又任女官，“镜史名媛，莫得比伦”，其阅历丰富胜过众多女子，其见识之广，更是一般女子莫及，现今又是世界著名刺绣艺术家，众人敬慕，目前任女工传习所所长，社会地位不在

他人之下；虽说年龄是大了些，但她身材适中，一贯注意仪表，穿着打扮入时，故不显老。沈寿做事细心谨慎，让她充任可以放心，再说儿媳初到南通自有许多不便，女傧相年龄大些老成，好多关心照应。

张謇为了办好儿子婚礼，使参加婚庆演礼人员、观礼宾客明白其冠婚礼意义，还事前专门撰《为儿子冠婚礼请观礼启》一文，说明举办传统婚礼是“欲少年知我中国之自有礼，礼之自有精意也”。张孝若婚礼，虽然于十一月十三日才举办，但家中早在八月份就开始催促婚庆绣服，十月底张府就准备婚庆布置场面。十一月初二，张謇审婚礼稿至深夜。初三，女宅奁具装船，初五船到，将女家运来的奁具在新房中布置停当。十日，陈家人到南通，借住在刘一山的别墅内休息。刘氏别墅就在城西和平桥外，举办喜事比较方便。十一日那天，陈石云小姐由其兄嫂等一行陪伴着乘轮船来到南通，借刘宅作娘家，准备在此出嫁。张家娶媳婚礼渐入高潮。

张家盼望已久的娶媳大典终于要开始了，为了成功举办儿子隆重的冠婚礼，张謇和家人已经筹备多时了，尤其是内当家吴夫人更是忙前忙后。那时，徐夫人过世多年，家中事务都由吴夫人主理，为儿子结婚经常忙到深更半夜，但第二天又早早起床四处去照看，儿子婚礼中的一件件物品，她都要亲自经手整理一番，唯恐下人粗心，有一丝不周，留下遗憾。

状元府娶媳妇，沈寿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先为张家绣婚庆服饰忙过一阵，这时被指定为女傧相就更忙了。她虽然见过大场面，也参加过不少婚礼，但在状元府内迎亲担任女傧相，却是第一次。为扮演好这个角色，自然少不了先学习一番相关礼仪。为把张孝若婚事办得热烈完美，十二日，王康寿率领众人在别业进行一次婚礼演仪，沈寿参加



了这次预演后，心中才踏实了些。

十三日一大早，张謇和吴夫人就起床了，率领众人做好儿子大婚庆典的一切准备。那天，宾相沈寿也打扮一新，早早来到现场等候。9时半，在张灯结彩布置一新的别业大厅里，大家为张孝若举行了隆重的冠婚礼。下午3时半，张孝若又行迎亲礼，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张孝若乘汽车出发，至西门刘家别墅前，立即响起了迎接新郎的鞭炮声，张孝若在刘氏别墅拜见了岳父母陈劭武夫妇，向他们行了迎亲大礼，陈氏夫妇见女婿英俊自然十分喜欢。

那天，南通热闹非凡，从南门到西门马路两侧都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张灯结彩的刘氏别墅四周也有许多看热闹的人。下午5时半，一阵热烈的鞭炮声将陈小姐欢送出门，后面是长长的送嫁妆队伍，前面的行妆队伍已走得很远了，后面的还没有出发。西门鞭炮烟花在空中还没熄，城南张家迎亲的鞭炮烟火就升上了天空。一会儿，又一阵热烈的鞭炮声响起，迎接新娘的彩车已回到濠南别业，美丽的新娘陈石云，被女宾相沈寿热情地迎扶下车。她俩携手并肩在欢迎的人行夹道中，踏着红地毯一起缓缓前行进入大厅厅堂，观礼的嘉宾们立即热烈地鼓起掌来，隆重的结婚大典在王康寿主持下有序地进行，婚礼整整演了一个小时方告结束。沈寿又陪着新娘参加了丰盛的喜宴，宴会结束将新娘送入洞房坐定方告退。第二天，女宾相沈寿又来陪伴新娘陈石云。陈小姐虽然身边也带着娘家丫头，但她初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少不了要多了解一些本地信息，见女宾相沈寿亲热地陪伴自己非常高兴。老成的伴娘又善解人意，对她照应有加，从此两人无话不谈，成为知心朋友。这天，在张府观看婚礼的人们，在赞美新郎新娘的同时，也对新娘身旁的女宾相落落大方的仪表表示赞赏。张謇对沈寿演绎儿媳女宾相很满意，多年后在回忆这件往事时，

还作了这样一首绝句：

汉仪新颀士昏笈，习礼全资侯相贤。

但睹周旋登降节，如闻窈窕女师篇。

热烈的新婚仪式结束后，第二天张家又举行隆重的见馈飨礼，新媳妇陈石云又在女宾相沈寿陪伴下，跟着吴夫人依次见过张家亲戚长辈。这天，陈石云父母及娘家兄弟也来会亲一同吃喜酒，沈寿也少不了陪在新娘身边和她作伴。陈石云嫁到张家后常和沈寿往来，尤其是沈寿因病借住在谦亭时，她经常来看望，虽然她们两人年龄相差较大，但一直谈得很投机。

世界上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今日沈寿是张孝若妻子的伴娘，几年后，张孝若竟又成了她的女婿。



移所城南

南通女工传习所在美国巴拿马博览会上连中三元的消息，很快在社会上传扬开了，所长沈寿和她的一帮刺绣教师也声名大振，吸引了许多女子前来学绣，使才建不久的传习所热闹起来。张謇原先没有将刺绣列入重点发展计划，在天津看到沈寿办学困难，也没有邀其南下，后来还是余冰臣提议要到南通来发展刺绣。珠媚园是私人园林，面积比女师先前的陈家老宅宽敞许多，但建了女子师范需要的各种教室、操场和办公用房后，又建幼稚园和女工传习所，地方就更紧了，而周边居民住房密集，没有再发展的余地了。

张謇辞去农商总长职务回到南通后，就一心经营地方事务，见女工传习所一片兴旺景象，来学绣的学员很多，几个刺绣教室中都架满了绣绷，显得很拥挤，教师在教室中巡回辅导，走动很不方便，于是心中就有再次扩建女工传习所的计划。

当时，国内局势渐趋稳定，大生集团所属各厂生产销售两旺，每年都有丰厚利润，股东红利分配较多，使张謇有较充裕的资金投入到女工传习所移建工程中去。经

过一番准备，张謇购得城南一块合适地段，选定民国五年（1916）九月二十八日这个好日子，举行隆重的传习所移建仪式。那天，所董张謇、张謇率领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姚倚云、所长沈寿和传习所师生都来参加。这里原是大昌纸厂，它面对南濠河西段开阔之处，背靠南城墙，闹中取静，风景优美，又邻近药王庙，到南大街也不远，交通、购物都很方便。为了鼓励南通女子学习女工技术，早在五月二十六日，张謇就在《通海新报》上发表《忠告南通女界》一文，说明创办传习所的目的，介绍绣科、编科师资情况，称绣科“延吾国驰誉欧美之大绣家余女士主之”；“编科延访历年，今访得之编科主任任芳东君，可以终编草帽之事矣”。文中还历诉城市女子日脯而起，捧水烟、赌纸牌者比比也，指出浮惰不振的危害，号召女子学习家政女工，自立自强。由于张謇的号召，南通城乡女子纷纷来传习所报名学艺，珠媚园的校舍更加不够使用了。

“五年九月，移所城南，增速成科，订章加详焉。”这句话是张謇对传习所移往城南的充分肯定。现在地方宽敞



1916年，张謇筹资建设的南通女工传习所，1920年，内设南通绣织总局，这是当年的建筑风貌外景。



了，有条件扩大规模，招收更多学生，办所方法也更加灵活，外来学生也可以住宿。学员多了，可以增加收益，同时也对原有规章制度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使内部管理更加科学、合理，师生的思想品德和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据说，沈寿“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也是很严格的，对不规学生，经多次教育无改悔表现者，就给予开除处分，她手上曾开除3名不规学生”。所董张簪为靖谣言、肃风气，曾发布公告整顿南通各女校校风，这也提高了女工传习所的学风和教学质量。

原南通女工传习所主要建筑现已改建为南通市民政局机关办公楼，两侧厢房也被拆除，仅存面河的前排那幢两层楼，建成为沈寿艺术馆。该所当年由著名建筑家孙支厦设计建造，那时西片有两层主楼三幢，每幢七上七下十四间，东西两侧各有楼梯上下，利用楼梯拐角前方的空隙，巧妙地形成上中下三层各一个附房，主楼的楼上楼下都有前后走廊。北楼临街，为了保证安全，面南一方才有走廊与南北廊道相通。各楼之间楼上楼下都有宽敞的两层南北走廊，东西两侧厚实的砖墙一通到顶，上下足有7米高，它的北端与外墙相连，组成一道严密的围墙，女子在内部工作、学习、生活十分安全。三幢教学楼高大宽敞，架空的地基高达80厘米，室内都铺上地板，干燥卫生。教室的门窗高大，室内空气流通，光线充足，对静心学习刺绣十分有利。天井中植有桂花等长青树木，秋日满树金花盛放，扑鼻的香味在所内溢出，经久不散。主院外东西两侧，还各有附房十余间。东片以平房为主，有所长室、设计室、会计室、仓库、食堂、客堂等房屋数十间。由于有了较大的空间，除保证有足够的教室和宿舍，供众多师生上课、住宿外，还有条件设立短期的速成班。

民国七年（1918）一月底，南通女工传习所所董张簪、张謇和所长沈寿，共同在《通海新报》上发布招生广告，绣



1992年，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在原女工传习所部分旧址基础上，建成的沈寿艺术馆。

科招五年制本科学生20人，一年制速成班新生30人，编科一年制学生20人，花边班学生60人，加上原有师生和加工场绣工，全所有200人以上。

传习所为增加收入，发展销售业务，附设的加工场专门负责加工生产工艺品。加工场的编织生产在编科主任任芳东和日本教员寿垣贞次郎^[1]的辅导下，生产的各种编织产品非常精巧，订货业务不断扩大；刺绣生产由沈寿亲自负责，生产的绣品更是精美，各地都来订货。著名刺绣老艺人周禹武，当年是传习所刺绣工场工人，据其生前回忆，加工场平常有三四十人，业务少时一二十人，还有绣片外发，让社会上善于刺绣的妇女加工，一些简易的绣品也给学员课余刺绣，加工费可以抵交学费。当年的学生巫玉、陈锦等人都绣过加工场的绣品，她们在课后抓紧时间绣成，可少交学费，以减轻家中负担。课余加工刺绣，既提高了刺绣技术水平，也使部分贫困学生家庭减轻负担，能让学生继续学习不再退学。

[1] 见《南通县教育局民国六年全县教职员一览表》。



传习所增设了加工场，对外销售的产品多了，也加快扭转了办学经费困难的步伐。

随着南通女工传习所的发展，刺绣作品不断增多，这些刺绣当年交给“荣华斋”裱画店装裱。其店设在泮宫桥畔，即今日的文化馆前面，老板唐高贵曾在上海著名裱画店“九华堂”学艺，后来在南通开设裱画店，因装裱质量高，又兼有“海派”和“吴帮”风格，故装裱的刺绣深受沈寿喜爱。其子唐萼楼也从事父业，在装裱书画的同时也装裱刺绣，过去许多南通绣品都由他们装裱，精心装裱后的刺绣更加精美，在社会上就更受人欢迎了。

绣赠孝若

沈寿自担当了张孝若婚礼女宾相后，张家人不知不觉与她亲近了许多。吴夫人原本只比沈寿小一岁，也喜欢刺绣，当姑娘时在林梓外婆家沈府学了一手好女工，原以为能赛过他人，自见了传习所给儿子绣的结婚礼服，才知道自己的手艺不如人家，于是更尊重沈寿。在儿子婚礼中，吴夫人见担当儿媳宾相的沈寿，待人接物谈吐不俗，便对她更信服。如今儿媳陈石云和她亲近，自己也插在其中，两家人经常在一起活动，关系更加密切。吴夫人也爱刺绣，常和沈寿切磋绣艺。民国六年（1917），吴夫人为保佑张孝若到美国留学早日学成平安归来，曾到狼山观音院向菩萨祈祷敬香，许愿刺绣一尊观音绣像供奉。几年前徐夫人逝世后，吴夫人接管这个偌大的家还真够忙的，多年不绣未免手生，当时沈寿借住在谦亭养病，吴夫人去看望她时也顺便讨教一些刺绣技法。

张孝若在上海震旦学院毕业后，张謇认为他学历还不够，面对今后仕途，有必要进一步深造。为此，早有让他外出留学增长学识的愿望。当时，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化，没有博学的中西方文化，无法和国际友人打交道，许多大事也就难以办成，因此许多有志青年都到国外去留学。张謇想，自己虽



已年过花甲，但精力还算充沛，不如立即让张孝若出国留学，早日学成，回来后或许还可帮衬他几年。故在一封给友人赵凤昌的信函中说：“儿子本拟令往美留学，与新妇偕，走自送之。值此时世，荆棘满天地，叔兄与陈劭翁皆劝且缓，故昨托厚生转请亦琴为物色一能授文学及普通科学的欧美人，作留学之预备，不知易得否也。”看来，张謇为儿子留学早有计划，因欧战时局不稳才耽搁下来。为此，就多方托人先请个外国教师来家辅导，为儿子以后留学做准备。后来终于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系好，张孝若将于六月中上旬出国留学。

那时，沈寿因病借住谦亭，知悉张孝若即将出国留学，她也为张家高兴。心想，他家待我优厚，这是个大喜事，应当庆贺，于是就选了一幅自己较为满意的绣品，想赠给张孝若作为纪念。在绣品出手前，想在礼品上再绣上几句祝贺词语，纪念意义才更加深刻。但拿笔时一想，赠送状元府的礼品，哪能随意题写，况且自己拿不准用词用语，余冰臣又不在这里，不能等他回来再商议。张孝若即将出发，再拖就来不及了，故一时竟为此事难住了。六月八日那天，张謇正巧来谦亭看望沈寿。前一阵，为儿子出行忙碌，心想，虽说他已成人，出远门行装由他母亲和妻子为之准备，用不着自己动手；然而自己就一个亲生儿子，这次行程万里，要几年后才能回来，心中不免割舍不得，但为了儿子能成大器，又必须外出深造。张謇前日为儿子写了三首送行诗，现在出门散散心，信步来到谦亭门口，就顺便弯进去看看。沈寿见张謇到来，心中一喜，忙将选好的刺绣拿出来，顺势告诉相关意思。张謇接过绣片细看，该绣内容充满吉祥意义，刺绣工艺十分精致。盛情难却，他一面谢过，一面就按沈寿的意思题写为“雪君删润送怡儿游美画绣记”^[1]。待墨迹

[1] “画绣”，是指以优秀的书画美术作品为绣稿，运用仿真绣技法绣成品质上乘的绣品。

一千，沈寿就立即穿针引线，赶紧绣好，以便及时送过去祝贺张孝若远行。

为张孝若出国留学，张謇已作了长诗《怡儿游美洲将行，诗以策之》三首，诗中仔细叮嘱儿子此次远行的各种注意事项，期望儿子一路平安，同时寄希望他能认真学习，掌握真正的知识，将来“高举奋黄鹄”，能成大器。临行前就沈寿赠绣一事，又在儿子扇上题诗：

雪君割绣赆儿行，多少功夫始绣成。

闻道三年如刻楮，世间哪有浪收名。

扇是日常使用之物，题字在儿子扇上，让其使用中可以随时见到父字，不忘父爱深情。同时，也让他记着沈寿以绣祝贺的情谊，刺绣一幅作品针针线线多么不易，提示儿子特别珍惜。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要儿子用功学习，世上一切成就都是用刻苦换取的，没有享受玩乐就能成名的。用沈寿赠绣事记在怡儿扇上，也是让他在外读书求学时要向沈寿学习，将她刺绣时那种一丝不苟的坚毅精神，用到自己的学习中。

那天，张謇站在沈寿身旁看着她穿针引线绣字，见她那原本瘦弱的身体，现在因病更加消瘦，脸上也缺少血色。俯身刺绣时，清瘦的身体骨骼轮廓都在单薄的衣衫中显现。张謇心中不忍，一阵心痛，鼻子也不禁一酸，慈父般的爱心使张謇对她更加怜悯，忙叫她多多歇息不能劳累。而沈寿仍伏绷刺绣不停，只是细声细语地说：“不累不累，马上就好。”双手却在加紧运针。

张孝若收到那件刺绣十分感激，见沈寿是带病刺绣赠给自己，心中更加感动，手捧着绣片和夫人连连称谢。就在六月十一日，张孝若离开家乡到美国求学。沈寿以刺绣欢送张孝若留学的事，张謇一直记在心上，多年后还为此追忆写



诗怀念沈寿曰：

岩壑佳人悟道坚，髑髅绣罢一凄然。
赠儿叙别饶深意，苦道生平刻楮年。

此诗虽短短四句二十八字，但已将沈寿研究刺绣的坚强意志生动地刻画出来，对其表示同情，对其在病中坚持刺绣的毅力也表示敬佩。

发绣谦亭

谦亭是南通博物苑东侧沿濠河建筑的一所小院，三间主房向阳，东西各有相对的厢房两间。张謇在清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有“东南池上拟筑谦受亭”句，可能当时他就计划建造谦亭了。他还为未来的谦亭写了



这是谦亭远眺图。如今的谦亭已修饰一新，为纪念沈寿大师在此休养、刺绣，特将部分房屋作为沈绣作品的展示室，供游人参观。



“地中有山，始于大川终邑国；人间何世，即看小岛亦波澜”之句。谦亭之名，显然是根据《尚书》中的名句“谦受益”取的，建成后曾作师范校的教师休养诊疗室，偶尔也用来安排外来宾客住宿。

民国六年（1917）四月中旬，沈寿又病，五月初病势加重。张謇从如皋请来医生才将她的病势稳住。那年天气很热，沈寿房间地方不大，所内人多事杂，在那里不能静心休养，于是张謇将谦亭借给沈寿暂住。风停雨止后的五月二十八日，沈寿就搬到谦亭养病来了。

沈寿在谦亭养病时，带着学慈、粹缜一起前往。她是个极细心的女子，单身女人住到一个环境生疏的地方多有不便，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也可以避免过于冷清。女儿学慈尚小，贪玩不懂事；侄女粹缜已长大，可以在身边照应接手。

张謇在沈寿入住谦亭后，常抽时间前去探视，有时还坐下聊几句，以排解她心中的郁闷。一天晚上，张謇在别业露台上纳凉，不经意中发现远处谦亭西房间还灯光明亮，便联想到那里临水蚊虫较多，一定是粹缜这孩子因缺少蚊帐，被蚊子叮咬受苦了，就写了一张便条，第二天一早就差人送到沈寿哥哥沈右衡手上，嘱他再添一付寝具，以免孩子住在那里遭罪。为让她们住得舒坦，张謇还嘱咐孩子们睡到西房内，佣人管妈移往东房南厢，在炎热的夏天分开住，使沈寿住的房间更宽敞些，能更好地安心养病。

沈寿见张謇处处关心自己，还经常送时鲜水果让大家品尝，有次还托人送来三种不同的新鲜桃子，沈寿一次次受用，心里过意不去，准备用刺绣感谢张謇。她是个非常勤劳的人，到谦亭养病时也闲不住，开始还带学生来这里上课，所董张督认为这对她养病不利，再说学生搬动绣绷到此学习也有不便，便劝阻了。后来学生不来了，一向勤劳的沈寿因无事可做，不是躺着就是干坐，时间一长未免感到闲闷无

聊，就想用刺绣打发时间。一天，沈寿见张謇又来看望自己，就向他要了“谦亭”两字。想绣，可手头又没有现成的黑色丝线，无意中看见梳头时掉在梳子上的黑发，不觉灵机一动：

“谦亭”两字不大，就用头发代替绣线，不是很有意义吗？沈寿是个刺绣行家，深晓发绣的珍贵和意义，古代有著名佛像和经文是发绣作品，是绣女怀着虔诚恭敬的心态，用自己的头发绣成的。沈寿丧父多年，母亲也已去世，缺少长者疼爱，自结识张謇以后，见他不但全力支持刺绣事业，还像慈父一样处处关心自己，有病找来医生，有难及时排解，因此，沈寿要将内心对张謇的崇敬之情，通过头发刺绣到字中回敬给他。头发虽然黑细，但不是绣线，有一定弹性不易平服，沈寿就用温湿毛巾，将头发轻轻地先焐一下，使它柔韧变软，就好刺绣了。她忘了身上的病痛和劳累，经过多天努力，终于将“谦亭”两字绣好，这才直腰起身舒了一口气，又回头俯身仔细检查绣面，确实平服细腻，没有一点瑕疵，自己也很满意。

六月三十日那天，张謇又来谦亭，见沈寿用头发丝绣成的“谦亭”两字送给自己，非常惊奇，手捧着绣片一看，其细腻程度丝毫不亚于丝线绣品。望着沈寿面带病色尚未康复的清瘦身体，冒着暑热竟绣成如此珍贵作品，内心很是感动，不禁思潮涌动，很快赋就一首长诗表示感谢。诗前序：“雪君发绣谦亭字，为借亭养疴之报，赋长律酬之。”赋曰：

枉道林塘适病身，累君仍费绣精神。
别裁织锦旋图字，不数回心断发人。
美意直应珠论值，余光犹厌黛为尘。
当中记得连环样，璧月亭前只两巡。

张謇虽用诗词向沈寿表示了谢意，但犹感不足，两天后，又请二吾照相馆摄影师到谦亭为沈寿留影。送走摄影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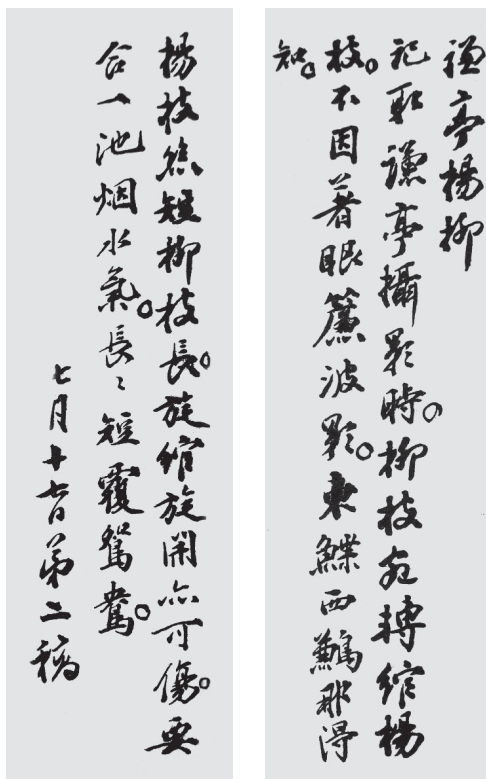
即因景赋诗两首，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后修改了几个字抄了一份给沈寿：

记取谦亭摄影时，柳枝宛转绾杨枝。

因风送入帘波影，为鰈为鸛那得知。

杨枝丝短柳丝长，旋合旋开亦可伤。

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护鸳鸯。



张謇手书诗词《谦亭杨柳》印影件，见《余觉沈寿南通夫妇痛史》第10页。张謇抄给沈寿时略作修饰，如第三句已改为：“不因著眼帘波影，东鰈西鸛那得知。”

想不到这首应景写的诗词，多年后被余冰臣捡到，看后产生误会，从而闹了一场风波。沈寿在谦亭照的相片冲洗出来后，张謇又派人到上海定制了相框。不久，“谦亭”发绣装裱一新，在其左页有沈寿在谦亭的一张照片，上首还附有沈寿赠给张謇的一首诗：

池水漪漪岛树深，病余扶槛恋清阴。
谁知六尺帘波影，留得谦亭万古心。

张謇还在谦亭发绣后面，以沈寿口气加跋60字：“民国六年七月，啬公以博物苑谦亭借寿养疴。十九日，即阳历六月朔，部署既定，谋记盛谊，乃请公书谦亭字发绣以永之。愿公寿百年，谦亭百年，绣亦百年。”张謇得到沈寿刺的发绣，一直将此事记在心间，多年后还赋诗怀念：

感遇深情不可减，自梳青发手掺掺。
绣成一对谦亭字，留证雌雄宝剑函。

沈寿在谦亭休养时，张謇回海门常乐老宅，夏祭祖先，一周后回到南通，此时沈寿已经过一段时间休养，身体有所恢复。她是一个很知趣的人，不想再打扰人家，欲告辞回到女工传习所去，因那里有她的事业，想边休养、边工作。张謇知道了，生怕她病体没有痊愈，就再三劝其留下，但沈寿还是谢辞，在十七日上午执意搬了回去。沈寿搬走后，张謇当天下午去有斐馆前，先来传习所想劝她再回谦亭，沈寿不在，张謇为此不免也有些生气，留下字条就离开了。沈寿回到住处见张謇留下的便笺写着：“汝定不回，我亦无法。即刻有斐请客，惟有归后，独至谦亭，一看可怜之月色耳，汝何由见之？十七日六时。”沈寿见张謇刚才来过，显然是因误会而生气了。

沈寿搬回来时正值大暑，二十日又热至华氏98度，见狼山观音院有个观摩观音像的机会，好学的沈寿就冒着酷暑，



跟哥哥沈右衡等随张謇一起前往。由于作品多而精彩，一连看了两百余件。沈寿虽然要强，但毕竟身体刚有好转，连日大暑高温，她哪能忍受如此辛苦，第二天在传习所里又发病了。月底的一天傍晚，张謇在博物苑周边乘凉，信步走到东濠河边，见谦亭空旷着，想起沈寿在传习所生病，劝她再来谦亭休养又不愿，还自以为病情不重，马上就能康复上班。张謇为此不免产生联想，回到室内书下《谦亭》诗一首：

惆怅谦亭路，莓苔日渐深。闷探双鹤去，坐听一蜚吟。
水漾晴帘影，风疏晚树阴。忍令亭独旷，无奈此时心。

果然沈寿在传习所休养不好，八月十七日病情加重，数日后，又只得搬入谦亭养病，待病情稍有好转，又俯身忙着刺绣。张謇知道了又高兴又心疼，忙写条儿差人送去叮嘱：

“热日加甚，当午阳盛，切勿俯颈事绣，小卧最好。家中以啻庵淘润，但蚊多于别业耳。便人去，附书敬问谦亭主人安否？謇，八月廿六日九时。”那年，沈寿在谦亭休养到年底，第二年新春又借住到濠阳小筑。后来，张謇为谦亭题匾“味雪斋”，还作了铭辞，显然是纪念冰清玉洁的沈寿曾借住在这里。

几年后，沈右衡和沈立为妹妹沈寿病逝与妹夫余冰臣有隙。他们自己在南通没宅地无法设奠祭祀亲妹妹，又不愿意和妹夫共设祭坛。张謇见了就给予方便，借谦亭给他们设奠祭祀胞妹，并代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祭文：“丁巳五月，廿有八日，君以养痾，来止斯室。于瘞于去，复作复来。来以八月，丛桂大开。勿终休养，缠绵晦灾。至于辛酉，亦惟五月，贞疾伤哉，遂与世诀。今且大祥，惟君是伤。设奠斯室，记毋相忘。君兄君姊，咸临其涕。碧螺一瓿，君其歆只。”事后，祭祀沈寿的遗像还挂在谦亭，一些人感到奇怪，如陈师曾就在《书所见》一诗中表示不解：

亭馆玲珑枕簟荒，虚教宋玉梦高唐。

崔徽模样从头写，夜月黄昏此意长。

其他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对此也有闲言，而张謇却很坦然，倒使那些人从中品味反思，倘或能悟出些人生的感喟？



借住小筑

女工传习所建筑工程结束后，工程师孙支厦又率领一批工匠在传习所东的张茂华老宅建房。这是面东的一个四合院，高耸的院墙特别厚实，北侧还有一座二层小楼，前后数排房屋，配有厨房、厢房等附属建筑，西南角还有一个六角亭，院内有水井、花池、假山，幽园曲径，遍植各种名木花卉，建成后成为又一个濠滨名胜，张謇根据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建筑规模不大的特点，将它取名为“濠阳小筑”，作为自己读书、休息和办公的地方。在其外厅，张謇题了一副对联：

“荫门臣叔亲栽柳，隔岸公园列次花。”将小筑历史、位置和周边环境都容纳其中。年底前，小筑完工，收拾干净。为使沈寿就近教学，又有清静所在可以休养，就征得其丈夫余冰臣同意，借半给她居住。十二月二十五日，张謇开列单子交给沈右衡，让他置办一些居家生活用品，将其妹妹借用的房屋布置妥当，以便她年后搬来居住。此事吩咐后，自己才回海门常乐老家过年。

此宅借半给沈寿居住，张謇特作《濠阳小筑曼寿堂跋》：“濠阳小筑为留先叔父故居之纪念。甫成，以半借雪君养病，而半为吾暇时之休止。叔父始尝讳寿，雪君则复名寿，欲

寿者，古今人之所同也。汉世房中歌言世曼寿，曼故有引而长之义，乃取以名吾堂。”

割宅分墙自一家，乘春缓缓七香车。

钗头燕好新过雨，烛顶虫祥已报花。

民国七年（1918）的春节，是个忙碌而热烈的节日。新年还没过完，张謇在年初三就从海门赶回南通理事。初六那天，沈寿早早地移居濠阳小筑，因年前哥哥沈右衡已按张謇要求，将借用的房间布置好，所以搬来以后很快就安排停当。刚搬到小筑，沈寿先住在小楼西首房间。想不到这个房间的屋瓦没盖好，一天夜里降大雨，房间多处滴水，弄得沈寿多次移床避漏，不能睡眠待到天亮。张謇知道后深表歉意，立即吩咐工人前来修房。为此事张謇后来还有诗句回忆：

为起东楼怯上楼，便教弟子住西头。

累君避漏中宵坐，取次移床达旦休。



民国六年（1917），张謇在南濠河畔建成一处别墅，名“濠阳小筑”。今辟为“张謇纪念馆”。正门向东，馆内陈列张謇一生政治、实业、教育事业的业绩。内部南北两院并立，遍植花木，后院有曼寿堂楼，曾借一半给沈寿休养。



瓦房捉(修)漏不太容易,此西房可能还有渗漏现象,张謇就差人将宽敞的前院整顿好让沈寿居住。民国九年(1920)七月二十一日,张謇有首《雨后见凤仙漂雪宦庭后池中》诗,也可证实沈寿曾住在曼寿堂前的院落中。这首诗写道:

忽等桃花付水流,奈无人替此花愁。
自落自浮清波上,不借春风不恨秋。

沈寿自来南通几年,先前住在女工传习所内,后借住谦亭,这些地方来人谢客招待都不方便。现借住小筑,就像自己家中一样方便,地方宽敞又有专用厨房和飨堂。这几年因身体不好,给别人特别是张家增添了不少麻烦,为了表示谢意,沈寿搬到小筑的第二天,就在飨堂设席感谢张家。张孝若妻子陈石云前几天到上海娘家去探亲还没回来,只有张謇和吴夫人等数人来到。席中,大家见沈寿身体比先前好了许多,都很高兴,只是病颜未尽,人尚消瘦,大家都劝她好好休息养好身体。余冰臣来了,见这里居住环境良好,也很高兴,夫妻俩又一次设席招待客人,如医生俞汝权屡次为沈寿治病,有时夜里还来出诊,故也设席相谢。张謇见他们屡屡设席谢客费用大,就参与出资合请俞医。以后,余家或张家常在此分别设席互请,或共同设席待客,如民国九年(1920)五月三十日,上海林女士带着周静君女士来拜望张謇,沈寿见来了远方女客,就热情招待留住,晚上又与张謇共置酒席款待她们。

沈寿从谦亭迁到小筑居住,离传习所很近,上班教课都方便,十分满意。春节一过,传习所开学了,因上一年生病时,传习所诸多事务都依靠大家,众位女教师特别辛苦,故正月十七日传习所开学工作告一段落,沈寿就在小筑设席招待众位女宾。第二天是张孝若生日,虽然他远在美国,为表示祝福,沈寿又特为其治面贺喜祈安,张謇和吴夫人都为她办事细心周到且关心张孝若而高兴。

余冰臣那时与小妾叶天锡住在城西贫民工场，沈寿迁入濠阳小筑，他仅住了十天又走了。由于夫妻俩不在一起，平日沈寿就得自己料理生活；加上任传习所所长兼教员又兼带刺绣，很是辛苦，尤其是经常发病无亲人照应，其困难别人是难以体会的。幸好张謇也经常住在小筑，平日能关心沈寿，使她的生活方便了许多。张、余两家合住一院，关系更为亲密。双方子女长大了，两家还结成儿女亲家，常在一起活动。至于平日商议传习所的教学、刺绣、花边、编织工艺品的设计、销售方面等事宜就更方便了。

在濠阳小筑，沈寿与张謇互敬互重。如民国七年（1918）张謇生日前一天，他儿子张孝若从美国回来，这天的日记只记着“阳七月三日。生日。谢客”数字；而八月十一日的日记记了“雪君四十五岁生日，为治面以答五月廿五日之礼”。看来，张謇这年过生日谢却他人贺礼，只受了沈寿礼品，可见其关系比别人深厚。第二年，沈寿又为张謇贺寿，还有水月诗。第三年（1920）张謇生日，“以素面酬来客，晚请客观剧”。沈寿也自然在列。

沈寿入住濠阳小筑生活安定，在休养期间也少不了运针刺绣。当年三月她就和张謇合作，绣成《古观音》；为贺李诚的母亲高寿，又绣《寿萱图》，张謇亲为题款；为感谢沙医治病，还绣《九九喜子图》一帧。她自迁入因树斋后，因绣织局的事务忙碌，不久又生重病，不能再从事刺绣了。张謇那时常与沈寿或传习所师生合作，民国八年（1919）的除夕，还忙中抽闲作《题画绣》诗二首：

海蟾唐季已成仙，流俗因名作画传。
今日赠人无别物，中华民国四文钱。
晓来新涨满前滩，嫋嫋随身一钓竿。
换酒祝鱼何处便，出门抬起笠檐看。



这两首诗，因前无序文，不知道是见了何人刺绣生动而歌颂之。仅从诗中内容看，上首是歌颂“刘海戏金蟾”；下面一首应是赞美“渔人钓鱼图”。

沈寿前后借住小筑二年七个月，张謇很珍惜和沈寿相处的这段岁月，数年后还在念叨不能释怀，多次以此为题作诗，如一首《小筑南荣夜坐》诗中，就有“三年溯陈迹，冥想独踟蹰”等句。还有一首《曼寿堂》诗，也生动地写出了他们的生活情景。该诗曰：

冬冷偏春暖，朝晴复昼阴。鸟惊风叶下，花隐石坳深。
偶出宽容例，孤杯试浅斟。已无城廓感，寓想入双林。

在《忆惜四十八截句》中，有关曼寿堂的景物、事情就有好多首，其中有二首写得既形象又感人，将沈寿在曼寿堂里专心事业的报恩思想，用形象的诗句写了出来：

病如眠起柳孱孱，愁似蕉心旋旋攒。
谁与金刚无量寿，可怜犹作健儿看。

绣余壁镜绣讴娥，六角方亭晏影过。
报德方终还广业，好名直以命相磨。

张謇之所以重视沈寿，对她如此细心照料，就是因为爱其思想境界高尚，不谋私利，一心想着繁荣刺绣事业，在治病养身期间，还苦心研究刺绣，著名的《倍克像》就是在病中绣成的。沈寿在濠阳小筑借住的时间不长，但留下的感人事例很多，其中最为精彩的，还数她和张謇共同撰写的那本千年不朽的著作《雪宦绣谱》。

鸿雁频传

张謇住在濠南别业，距沈寿休养的谦亭很近，他平素散步就可以来到，所董与所长之间会面的机会多了，在谈论工作的同时谈些日常生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张謇从一些生活细节方面了解沈寿，发现她修养高尚具有许多良好品德，同时也见到她虽然努力做好刺绣传承工作，但生活无人照料，十分清苦，故对她很同情。从此，他对沈寿更加关心，平日没有外出时，常去看望并和其谈心，消除她心中的郁闷。接触多了，见沈寿也爱好诗词，自己若有新诗，就顺手抄了给她欣赏，即使外出工作也抽空给沈寿写信，问候病情，关心其生活，信函中在商量工作的同时，有时也附上新诗。沈寿偶尔也有书信作答，汇报相关工作和自己的身体情况，好让张謇放心。在张謇日记中，这种鸿雁传递记录很多，可惜留存的函件极少，难窥其内容全貌。

女工传习所从珠媚园搬迁到城南以后，改善了办学条件，师生们都很欣慰，而所长沈寿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因为她知道这笔搬迁巨额资金，全部由张謇私人承担。传习所自己接手三年，目前尚不能自立，办所经费仍由所董承担，虽然他没有流露怨言，但为了刺绣事业，要张謇负担



这么沉重的担子，心里总感到不安，故一心想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使传习所多招生、多出绣品，争取早日自立，不能再让所董增加经济上的负担。为此，沈寿不顾自己身体单薄，坚持努力工作，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虚弱的身体再也无法坚持就病倒了。

那时，张謇正全力经营大生企业和苏北盐垦。民国六年（1917）十月二十日，为大豫、大有晋盐垦公司筹建遥望港闸，要乘小火轮到掘港去。张謇考虑到沈寿刚生了大病，此时身体尚未复元，自己要外出多日，怕她身边无得力人手照应，就通知沈寿丈夫余冰臣前来照看妻子，但又怕他像往常一样不负责任，想顺便再当面吩咐他几句，可是在谦亭门口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沈寿多次催促张謇，说自己能照应好的，叫张謇放心出行，可是又等了好长时间，余冰臣还是没来。张謇见同行的人登船等候已久，抬头看看天时确已不早，只得辞别沈寿登舟启航。

余冰臣那时在南通城西大码头任贫民工场主任，素常和妾叶天锡住在一起，平时很少到妻子身边来，沈寿生病也很少照应。这次张謇事先通知他，可他还是失约。张謇航行了130里，天黑后才到掘港，当晚住宿在大豫公司办事所内。可是，张謇人在掘港，心仍在南通，对沈寿病体放心不下，生怕其病情变化无人照看，当晚就写信去询问，嘱她自己当心注意保养。待张謇上床休息时夜色已深，在冷被中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刚过半夜，远处一声鸡鸣，其他公鸡就跟着啼起来，此起彼伏号个不停，闹得老人睡意全无，不觉思绪万千，于是乘兴作诗一首。此时，张謇抬头看到天窗里射进来的月光已斜，将要破晓天明，这才慢慢合眼朦胧睡去，但头脑中仍没有完全停止思绪。就这样才睡了一会儿，天已大亮，太阳也升起来了，他立即起床将新诗《夜半闻鸡》抄好，连信一起捎给沈寿。诗曰：

喔喔荒鸡夜半号，梦醒孤馆客魂消。
人离一日如三日，霜重今宵过昨宵。
冷被昏灯俱可味，老怀壮志百无聊。
屋梁斜月分明见，余睡犹思到绮寮。

这次张謇在沿海巡视了几家盐垦公司，十一月二日才回到南通，前后13天内他给沈寿写了6封信函，可见关心至极。

为保证各个纱厂都有更充裕的棉花供应，苏北沿海大规模盐垦正掀起高潮，张謇经常要外出巡视。期间，因不放心沈寿身体，就用书信和她联络，有时在信中还附上新诗词。这也不是偶尔如此，在张謇日记中可说是随处可见。如这年除夕前的腊月二十六日，张謇回常乐老家过年，在乘船离开南通途中，先在船舱内写信给沈寿，到了常乐家中的第二天，又有信捎给她。第四天是除夕，家家户户亲人团聚，喜气洋洋准备度岁过年，张謇不禁又惦记住在谦亭内的沈寿：不知年货是否办齐？丈夫余冰臣有否到她身边与她共度春节？她那里是否孤单冷清？忽然看到窗外一株枯瘦的腊梅，就踱步转到那里，见其虽无风雪之侵，但因缺少阳光照射而瘦弱不壮，不禁联想翩跹，成诗一首，回到室内抄写清楚，附信一封差人给沈寿送去，恭贺她新年快乐。这首名为《嗇庵腊梅》的诗还有序：“嗇庵窗外腊梅，为所手植，十余年矣。介竹石之间，又当西楼之侧，无风雨之侵故易安，鲜日月之煦故不健，楚楚抑抑，如好女子可怜也。丁巳除夕，感而有作。”其诗文是：

忍受冰霜只可怜，宫黄点额故娟娟。
只今掩抑楼阴下，不到人前到我前。

民国七年（1918）正月，沈寿移借濠阳小筑居住。二月十二日，张謇东行去吕四，不放心沈寿身体，也在途中船舱



里写信发回。第二天视察草煎场，午膳时见薇生来请示工作，又顺便将函件交他带给沈寿。十四日，张謇一路来到位于海复镇的通海垦牧公司，也有信件给沈寿谈花边教学和生产方面的事情。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每日都有一信给她。沈寿在十七日也有回信给张謇汇报自己的情况。这年的十一月初，沈寿正病着，虽延医来治，但收效甚微。初七那天，张謇为要事冒雨赶往吕四，也在途中给沈寿捎信。八日，除信外，还有一诗给她：

海雨急东风，颇似濠阳夜。

愁病复为何，听雨寒灯下。

诗中，作者对病人的关爱溢于言表。以后几天，张謇亦天天有信到南通询问沈寿病情，直至十三日他到海门常乐时，闻悉她病情好转才放心，高兴地作了《喜闻雪君病愈》诗一首：

尊素堂前甫下车，割怜昨日雪宣书。

不知药盞齐炉边，清损容颜几许除。

像这种张謇因事在外，仍时刻关心沈寿的事例，在他的日记中俯拾皆是。如民国八年(1919)三月在吕四视七堤和朝天港，就有信给沈寿，并附上《三月三日，海上三绝句》。六月，张謇在海门三厂看厂基时，亦有《小池诗》寄上。民国九年(1920)正月，沈寿病重，刚经沙健庵抢救脱险还没康复。二月六日，张謇急要去扬州、射阳一带巡视苏北水利工程，对沈寿病情甚不放心，故每到一处他都有信发回南通问讯，直至二十一日，得张孝若和余冰臣来信，说沈寿病已小愈，心里才放宽一些。二十四日又闻讯沈寿能吃饭了，更加高兴，当即写成《闻雪君病小愈，寄二截句当柬》：

因君强饭我加餐，尺简能令寸抱宽。
镜里玉钗应尚怯，窗前绣稿未容看。

海上东风柳乍苏，新晴蘸绿射阳湖。
濠阳西阁南墙外，眉妩腰支似也无。

张謇闻讯沈寿病小愈能吃饭了，当即就心情宽爽，连自己也感到肚饿，用饭时也要再添加一些；顿觉面前的射阳湖满眼绿色，风景也更加美丽。遥想沈寿身体好了能在濠河边散步，走动起来一定更加精神，多日来的忧虑挂心一扫而尽，心情格外舒畅。

多年来沈寿就是这样受到张謇的细心关爱照应的。即使张謇外出，沈寿能看到他捎回的便笺、字条或手抄新诗，自会感到温暖。这种关爱照应已胜过自己的亲人，沈寿只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经常生病，无法正常工作，给张謇添累。



古观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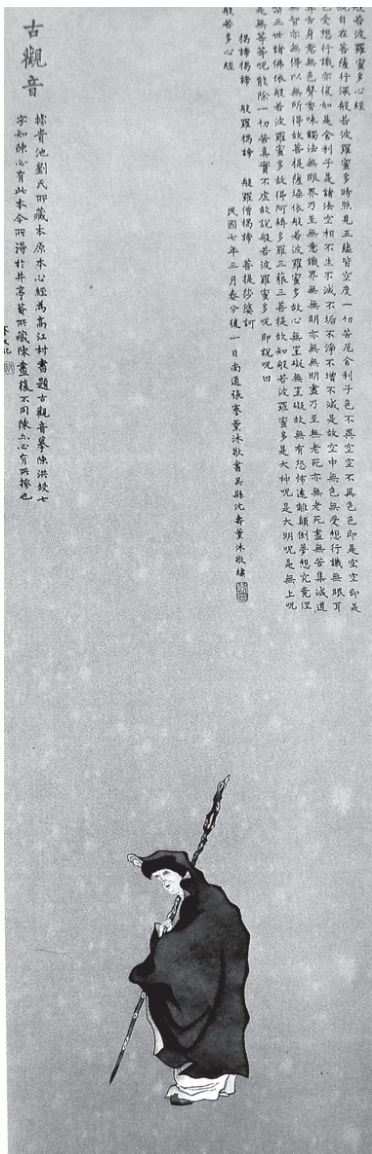
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是一所以培养女教师为主的学校。它附设的女子手工传习所，原先教授的女子手工艺课程比较简易，因此缺乏较好的刺绣艺术绣稿和相关资料，沈寿要寻找较好的绣稿比较困难。因为刺绣艺人对绣稿要求很高，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美术绘画作品，要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绣制人员的个性特长和工艺水平，一旦绣稿落实，要刺绣艺人一针一线认真刺绣几十天甚至整年才能完成一件作品。

刺绣是特种工艺美术品，没有如意的画稿，本领再好的刺绣艺人也绣不出好作品，所以刺绣艺人都很重视绣稿的选择。同时，社会艺术倾向也决定这段历史时期的刺绣艺术发展趋势，每个刺绣艺人的刺绣艺术风格和工艺水平不同，对自己绣稿的要求也不一样。沈寿虽有专业画师带到南通，但这些画师也不是万能的，其作品虽好，但总有他们的个人艺术风格，满足不了沈寿绣花稿的需求。因为她的艺术欣赏眼光很高，所要的不是一般绣稿。普通刺绣作品价值有限，只有选择到合适的名人名画作绣稿，才能绣成价值不菲的好绣品。这种刺绣欣赏品不同于一般的大众化商品，是专供贵族和上层社会作高档艺术品收藏，陈列在大雅之堂中欣

赏。只有这种精品刺绣才经得起社会公众的评价和时代的检验。因此,那些想有作为的刺绣艺人,当然不肯轻易地选用一般绣稿。然而,沈寿是外地人,对南通人事尚不熟悉,又不便随意麻烦人家。丈夫余冰臣只顾忙他的事,很少来协助自己,沈寿一时不免为缺少好绣稿犯难。

张謇知道沈寿在寻找绣稿,就主动帮助提供高水平的画稿供传习所师生选用;还发挥自己擅长书法的特长,为传习所师生刺绣题字赋诗,书写对联、条屏,让她们刺绣。由于绣作上有状元张謇的手笔,刺绣价值也容易提升。民国七年(1918),张謇和沈寿合作了一件《古观音》像,这件绣品高四尺二寸,宽一尺七寸,用平绣针法绣成,细腻精美,是一件很珍贵的艺术品。

刺绣《古观音》像构图比较奇特,上下分成两大部分,上面一半是文字,下



张謇题字、沈寿刺绣的《古观音》像



面一半是观音绣像。上部文字又分左右两边，左边是作品题名，写着“古观音”三个大字；下面有一行工整的小楷：“据贵池刘氏所藏本，原本心经为高江村书题，古观音摹陈洪绶七字，知陈必有此本。今所得于并亭庵所藏陈画，复不同陈亦必有所据也。”说明了这件古观音像原是明代大画家陈洪绶的作品，它是如何辗转得来的，而且连此画与陈画不同的原因，也在这简短的句子中交待清楚，为以后的学者考订提供了方便。这段文字一侧，有“簪又记”三字，说明作者考订认真负责。显然，张簪选用这幅《古观音》像给沈寿作绣稿，是看中这件作品原是陈洪绶所画。陈洪绶，浙江诸暨人，又号陈老莲。擅长人物、仕女，书法诗词皆精。作品中人物躯干伟岸，衣纹细劲清圆。他晚年的作品造型夸张，有的画得面目怪异。其作品被后世所推崇，与名画家崔子忠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沈寿运用这件作品作绣稿时，作了适当变更，有张簪亲自重写的作品题目和跋。张簪怀着虔诚的态度，全部用端庄的楷书书写。右上方是佛教《般若波罗蜜心经》经文，和作者动手创作的时间“民国七年三月春分后一日，南通张簪熏沐敬书，吴县沈寿熏沐敬绣”，这段文字说明作者制作这件绣品的态度非常虔诚。

整件作品有390多个楷书文字，沈寿都刺绣得十分仔细，每个字的横、竖、撇、捺笔顺，和它的转折、顿挫结构都绣得很到位，即使娟娟小字也一个个俨如原笔写就。每个字的笔画都绣得极其认真，笔笔到位，细看也找不到一丝误针。这说明刺绣者在绣字前，对张簪的书法有深入研究，早就掌握了他书法艺术的特点。绣中除大块刺绣文字绣得精致外，三个不同绣印也非常有特色：在经文后的那枚沈寿朱文绣印，块面较大，故用阴文形式绣成；左上侧一方是张簪的阳文绣印，纤巧儒雅；左下端边角印则是“南通女工传习所”的阳文篆字方印，也绣得精彩。综观这件观音绣像，构图别

具一格，古朴大气，与众不同。下方的古观音像则绣得十分出色，用针特别细腻，几乎看不到针迹。尤其是观音脸部更加精细，她面带笑容，目光和善慈祥，一头乌发顶着一件深红色的披风，手持一根枯木拐杖。白色衣裙下，鞋履半露，老者形象生动地跃然绣面之中。绣中人物衣服折痕线条流畅，色彩过渡十分自然。像这样精致的绣品，实在难得一见。

除张謇和沈寿合作的这件《古观音》像外，近人安徽郭长俊也称发现张謇书写、沈寿绣制的对联，内容是“争疑白雪飘香阁，隔断红云听玉箫”。下联中有“啬庵”款，并有“啬庵长寿”之朱红绣印。此对联不但书写苍劲挺秀，笔画流畅通达，字体也疏密相间，错落有致，给人以抑扬顿挫、大气磅礴之感。据郭文介绍，这副对联也是沈寿亲绣，时间在民国九年（1920）前后，体现了沈寿对张謇的谢意和感激，同时也有沈寿自律、清白的意思。由于刊文中照片不大，无法鉴其原始面目，故不能妄自评述。张謇协助女工传习所刺绣的亲笔题字、题词很多，如南通市区和海门余东两处，都有人收藏了相同的绣联“花木相媚好，草木有嘉声”。均是张謇书法由女工传习所绣制的。我认为，安徽郭氏发现的那副对联也是类似作品。那时，张謇为传习所刺绣作品题名的书法很多，现存南通博物苑的刺绣《圣僧负鸡》和沈寿艺术馆的一件山水绣屏《行水看云》，题字都是张謇写的。

张謇与沈寿共事多年，他们的合作何止上述几件？民国八年（1919）八月东奥山庄落成，传习所师生在沈寿率领下共绣《东奥山庄绣屏》表示祝贺，其绣屏上的诗文就全出自张謇之手。那时张謇还经常为沈寿学生刺绣题字增色。如民国九年（1920），他见沈荣珍绣了一幅《鸬鹚捕鱼图》，图中渔翁、小船、鸬鹚都绣得精致生动，于是就趁兴题诗一首，诗文序为：“鸬鹚捕鱼图，沈生荣珍绣，啬翁为题一截句存之。”其诗曰：



乌鬼衔鱼没浪频，生鱼饥鹭散空津。
渔人拒汝非无意，待啖咙胡出锦鳞。

诗后还有“庚申四月”四字。这件册页绣品因有张謇题字赋诗在上，故弥足珍贵。据邱丰先生的《南通地方书画名人名录》记载，传习所第三届毕业生周福音（英）女士（1903—1970）刺绣的对联“寻华山左股，束马西海头”也是张謇手笔。

赵绘沈绣

南通狼山，仅高百米，与军山、剑山、黄泥山、马鞍山组成一个群体，是我国著名佛教胜地。它地理位置显要，屹于万里长江下游，与江南虞山对峙，浩瀚的江水在其脚下向东奔流，一泻千里。登高瞭望，只见江水汹涌，万舸竞流。山上山下多名木古树，寺院山房、碑刻园林，历史旅游景点丰富。山前，张謇题名的“赵绘沈绣之楼”最为显眼，游人如织。这座三层小楼是民国七年（1918）建造的，楼内收藏有观音像、书画和沈绣，平日对外开放，让那些来狼山风景区游览和礼佛的信众观摩。张謇题写此楼名，意为本楼中以元代赵孟頫的字画和当代沈绣最珍贵。楼内两三层作展厅，楼下会客接待观众。展厅整洁宽敞，四壁悬挂展品，珍贵作品放在玻璃展柜陈列。室内光线充足，观众可以仔细观看欣赏。该楼收藏的作品较多，可以定期轮换展出。楼房地基较高，山水由沟渠排放。它面阳背山，通风干燥，有条件收藏这些珍贵文物。

张謇崇敬的赵孟頫，浙江湖州人，又名文敏，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是元代著名书画家。其书法出色，自成一格，被后人推崇为“赵体”。他主张“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



工无益”。他擅用书法技巧写古木竹石，自称“石如飞白木如籀”。绘画既工山水，又工人物，也善墨竹花鸟。有人论述他的作品“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宋人之雄去其狂”。可见，赵氏书画作品在我国艺坛上有很高的地位。该楼中收藏了不少赵家父子的书画作品。同时，张謇也看重沈绣。他将沈家姐妹的绣品也藏在该楼中与赵氏父子作品并列，这完全是从艺术的角度着眼的。在《瞻敬规则》中，张謇特别提出重视“美术学之研究者”这一参观对象，可见张謇建造此楼，除重视宗教文化外，更注重艺术的审美价值。

赵绘沈绣楼的兴建有一段生动的故事。狼山观音院，久已荒芜，民国四年（1915）张謇将其扩修。三年后，杭州人张摩诃（出家还俗后名叫“张子騫”）送来一批历代名人绘画的观音像，共有160余幅，它们原是辨利院僧人静法收藏的。张謇见这批观音像十分珍贵，就在狼山观音院前又专门盖了这座三层小楼用以收藏。这批佛像先在观音院陈列，余冰臣先睹为快，见每幅人物形象都很生动，观后心得颇多，写成《狼山观音院观绣像》一文请张謇修改。沈寿闻讯也不顾身体虚弱前去观看，见有不少历代名家作品适宜刺绣，就从中选了几件作绣稿。沈立刺绣的那件《观音大士》，就选自这批观音像图。

张謇对这批珍贵的佛像和刺绣非常重视，认为“窃念各尊大士像，或画、或绣、或拓，自唐迄今，均出名人手迹，可称稀世之珍，应与名山并寿”。因此，亲自制定了保存、瞻敬规则，由县署转送省公署备案。同时撰《函聘南通观音院院董启》，向社会招聘管理人员。他制定的保存规则很详细，如责任人、保管地点、登记手续、晾晒时间、清洁卫生、洒扫工具、日常安全等都有详尽要求。同时对前来瞻敬、游览的人也有具体守则，如开放、闭馆时间；对来访的名人、常人、学生以及散客、团体也有细则，学生参观须有老师带领

负责，名人、远客、高僧、美术研究者还有优待，由院董僧敬慎导观；要求瞻敬者不得携带火种、雨具，要注意安全；不带5岁以下小孩，以免乱涂画等，更要注意文明用语和行动，不得随地涕吐，不可用手触摸借取临摹；并向参观者提供下层楼房作为休息室，免费提供坐具。瞻敬的信众来此，可在楼下敬香、楼上敬花，花朵由院僧提供，收取一个铜元。张謇亲手制定的这些文明制度，贯彻后能达到保护文化艺术珍品的目的，同时让观众接受文明教育。

由于张謇重视赵绘沈绣楼的管理工作，该楼珍贵文物的保管、展览事宜都做得很出色，瞻敬、参观的人很多，社会影响良好。沈寿刺绣的《古观音》《四罗汉》，沈立刺绣的《观音大士》像等优秀作品，都曾在这里和瞻敬者见面，满足大家一睹神针风采的要求。日寇侵入南通，赵绘沈绣楼内的藏品被迅速转移，经过多种风险才从南通转移到上海。在沪期间，佛教界人士费范九将这批画像影印，发行千部，广为流传。历经多年战火，仅有少部分观音像散失。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原画得以回归，现收藏于南通博物苑。

赵绘沈绣楼经过整修，重现了当年风采，成为南通旅游风景名胜，每天接待大量游客。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张謇为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同时还可以欣赏精美的沈绣作品。



美国女优

沈寿有三件人像艺术刺绣最著名，这就是《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耶稣像》和《倍克像》。其中《倍克像》还是民国八年（1919）病休中绣成的，曾在美国纽约第五街南通绣织局纽约分局与《耶稣像》一起展出。因绣像精美，为广大观众所注目，也引起外国记者们的兴趣，一时各报争相报道中国刺绣，称绣像中的倍克能与传说中的美丽女神维纳斯相媲美。许多美国观众在店堂内参观了精美的《倍克像》等刺绣，见其他中国手工艺品精巧实用，纷纷购买，使店内其他绣织品销售较快，颇有赢利。连日的新闻报道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倍克本人知道了也心动起来，不远数千里从西海岸赶到纽约，寻到中国店参观。她见绣像作品幅面不大，但绣工精美，绣中肖像俨如本人形象，头发卷曲自如，脸型准确，双目有神，绣工精细，连自己胸前的项链、佩饰物都绣得形象逼真。那些挂件原本已经很小了，上面有个精微的耶稣像也绣得形象生动，清晰可辨，自己穿的丝绸衣裙质感自然，折痕、花纹表现生动，双手张开的姿势自然，一手还执着中国折扇，连手指上的戒指纹样也刻画成功，整件绣像置于精美的像框之中，熠熠生辉。倍克越看越

爱，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就想按3 000美元的标价^[1]购买留作纪念。经办人不敢擅自作主，遂向国内请示。不久，张謇回信指示：“此乃国宝，只展不卖。”经办人只好向她说明情况表示歉意，倍克恋恋不舍遗憾地离开了店堂。后来这件刺绣与《耶稣像》由陈仲久护送回国。



沈寿根据美国女演员倍克照片刺绣的作品《倍克像》

刺绣《倍克像》的技法，虽然仍是中国传统的针法，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有全新的技术语言，这就是沈寿在绣谱中所说的“以新意运旧法”，用旧针法绣成了新作品。这

[1] 此价有不同说法，在《张謇全集》卷一第455页中，称“售直3 000元”。余冰臣在《余觉沈寿夫妇痛史》中，也谈及其价值：“该女优（指倍克本人，笔者注）愿以美金五千元购去。”故社会上多篇文章用价值“美金5 000元”一说。



种新作与传统刺绣最大的区别是，刺绣成的物件具有阴阳明暗立体效果，形象具体逼真，俨如原物置在其中。根据这种刺绣有“仿真”的特色，当时人们将它称为“仿真绣”。又因它具有西方美术作品的特色，所以亦称“美术绣”。鉴于该技法为沈寿首创，张謇赞其为“沈绣”。

从仿真绣的诞生、发展与成熟之路可以看出，其获得成功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洋务运动使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使大家认可西方绘画艺术；余冰臣、沈寿艺术思想较为开放，易于接受新事物，外出考察亲身感受日本美术绣的长处，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沈寿刺绣功底深厚，勤于思考，善于研究，又有艺术知识渊博的丈夫协助；加上清王朝和张謇先后为她提供了较好的刺绣创研条件和环境。这些内外因素结合起来，终于将仿真绣艺术研究成功，并一步步成熟，推向更新更高的舞台。张謇在《倍克像》到美国展出前，还出版了《雪宦绣谱》，从理论上阐明仿真绣艺术，丰富了刺绣艺术理论，为中国沈绣占领世界艺术高峰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九九喜子”

工作勤奋的刺绣艺术家沈寿来南通传艺，因身体孱弱多次生病，张謇屡请名医为其治疗，沙健庵就是其中一位中医。

出身书香门第的沙健庵，名元炳，世居江苏省如皋县沙家河塘。他刻苦好学，知识渊博，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清末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与实业，曾协助张謇在唐闸创办广生油厂，在如皋也创办了众多企事业，著名的如皋师范就是他一手创办的。同时，他医术精湛，乐施好善，是著名中医。贫苦病人来求医，他不收诊费，有时还奉送中药。沈寿病重，多次幸其参与救治，方转危为安。民国四年（1915），沈寿为筹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作品，劳累过度，肝郁症发作，因没有根治又去操劳，故以后该病经常复发。民国六年（1917），沙健庵应张謇之请，从如皋赶来为沈寿诊治，他见这位清秀的才女身体如此虚弱，心里十分惋惜，遂用心为其诊脉，问清病情，细心地为她开了处方，一面安慰她不要担心，同时也叮嘱病人不能大意，应注意保重，好好服药调理休养。服了沙医开的中药后，沈寿病情就渐渐好转。第二年三月底，张



謇为仁祖治病，将沙健庵请到南通，趁隙又来看望沈寿，开了两方膏丸，她服后果有效果，精神也好多了，大家都佩服沙健庵的医术。

沈寿的病几次均赖沙健庵医师诊治才得以转安，故沈寿感激不尽。为表示心意，她精心刺绣了一幅《九九喜子图》，请张謇题字后赠给沙医表示感谢。该绣兼为贺寿，赶在他生日前完针。喜子就是蜘蛛，因“喜”与“蟠”同音，民间也叫“蟠（喜）子”，俗称“喜蟠”，视为吉祥之物。沙健庵素闻刺绣大师沈寿绣名，其作品珍贵，价值连城，如今收到她相赠的刺绣非常高兴，“心丝欲与心绣会”，亲自将它张挂在素斋壁上，左看右视，细心欣赏把玩，果见沈绣作品非凡，男儿才气顿时敛收；近视时更静心屏气，唯恐有半点喘咳污染绣品。从后来沙健庵赞颂这件绣品的诗歌中，最后那句“图如片楮费三载”，可知沈寿刺绣这件作品时间很长；同时从该诗末的注“图成于戊午重九，元生日前一日也”得知，此绣是民国七年（1918）的重阳日，即农历九月初九完针。沙健庵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九月初十，当时正是他五十五虚岁生日。

张謇与沙健庵是同榜进士，更是莫逆之交，经常互赠诗词唱和，这次见其喜得沈绣，遂要其作诗。以往才气横溢、常和文人骚客唱和，长歌短赋皆能信口而出，且首首过人的沙健庵，自信地答应了，并发出欲作长歌颂之的承诺，于是大家都等待他的大作问世。可是过了好长时间还没见一字写成，张謇揣摩沙健庵是受沈寿大作拘束，不敢贸然动笔，故在第二年二月十四日回海门常乐尊素堂春祭途中，在舟中先动手写成《健庵得〈九九喜子图〉欲作长歌，意殊矜慎，因先挑以发之》的长诗一首，诗中先说沈寿赠送这件刺绣的缘由：

雪宦新作《喜子图》，大小其数八十一。

寄赠如皋沙翰林，云报频年疗沈疾。

诗中还将沈寿为创作该图时，精心构思的神情也描述得惟妙惟肖：

雪宦未作喜子先，玩画寻真视正侧。

且视且玩芒乎微，动辨其神静辨色。

又将她创作刺绣作品前，认真欣赏名人绘画作品，从中汲取营养，细心观察生活，寻找创作灵感的严谨态度也写得十分生动。沈寿身体不好，长时间俯颈刺绣，十分辛苦，诗人心疼不已，不由得向她发出“雪宦作绣母乃劳”的劝慰。该绣幅面不大，但把那么多大小不一、形态不同的蟾子，一个个都细致地刻画出了其生动活泼之态。张謇在诗中对绣面上的蟾子形象作了这样的描述：

大喜作镜壁，护卵致藏密，镜里星星含疹粒。

中喜学未工，薄薄翳蝉翼，新妇周章初作室。

小喜但嬉群，缘络不成列，或蠕蠕脱空房瘕。

释虫不入土草科，得蝇亦现搏吞力。

同时也赞美这些丝线绣成的蟾子不能小觑，个个神气活现，都有结网吞蝇除害之功。诗中还用生动的语言赞美沈绣的针法技巧：

针锋飘忽跂脚纷，丝光旋变文章别。

殊形异状各以天，喜子不知人与蝎。

由于这位刺绣艺术家的高超才艺，绣成的蟾子个个丝光发亮，更加活泼可爱，其严肃的创作态度、细致认真的绣工也可见一斑。沈寿艺术素质之高，工艺造诣之深，无与伦



比，令人敬佩。从诗中那句“君尚兢兢我尤栗”可以看出，面对女子“神针”绣品，张謇在写诗时尚有一丝胆怯，难怪沙健庵此时也有“兢兢”之感。细观这些绣线造就出来的蟾子，它们在画中或嬉或卧，自由爬行、垂悬，如赋生命思想，各显神灵。这些蜘蛛能绣得那么生动，诗人真百思不得其解。再看该绣画面构图严谨，一个个蟾子聚散布局合理，绣线丝缕细密，针法自然活泼，色彩变化多端，真是一件难求的绣中极品。细赏刺绣，绣神沈寿才气尽显，胜过七尺男儿，顿使翰林汗颜，书生意气敛收，虽握笔在手，就是不敢轻易落纸，往日许诺的长歌也就迟迟难以成章。“翰林作歌宁可逸”，如今见到张謇有先发之歌挑引，果然也就诗兴大发，很快就作成《雪宦绣赠〈九九喜子图〉为频年疗疾之酬，啬庵要作诗迟迟未成，啬庵以诗先之，长歌以答和张謇》与之唱和^[1]，诗中盛赞沈寿绣品。其诗首曰：

惟蚕有茧喜有丝，两虫巧均功殊施。
竟以蚕绩代喜用，造物虽巧无此奇。

接着，诗人又喜孜孜地唱和：

喜子七四喜母七，八十一喜巢九室。
一室悬当空，老蟆翳景轻云烘。
一室圆且缺，潭底光摇初八月。
一室室开微见喜，仿佛日中著黑子。
旁缀六室丝蝉联，烂银摊叠墨西钱。

沙健庵也将沈寿绣成众多的生动活泼的蟾子形象，从多角度扫描出来，展示在众人面前。其诗中的“老蟆”就是

[1] 志颐堂诗文集·诗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另,文中引用上述两首长歌都是节选,特此说明。

蟾蜍，民间俗称“癞蛤蟆”。古人传说蟾蜍在月亮中的桂花树下，故借蟾蜍（老蟆）表示月亮。“初八月”指上弦月，暗指沈寿完针之日。“墨西哥钱”即是墨西哥银元，亦示沈绣价值无比，不是那些烂银和不值钱的外币就可以轻易换取的。接着诗人又写道：

小者队队蚍蜉生，大者脉脉缘壁行。
横看侧视各异态，岂暇评到针线迹，开膝真欲无丹青。
自我得此图，冻蝇抢决不取近，髯奴缚帚惊欲捎。
坐中邻几素近视，直疑粘壁非生绡？
人间珠玑不足报，计值惟藉君当诗。

诗人得了刺绣细细欣赏，见大小蟥子个个生动，再没有哪幅丹青绘画可以胜出。自这件绣品张挂以后，飞来飞去的苍蝇不敢近前，怕有丝网缠身。那位白胡子老佣人还在竹子上捆绑扫帚，准备上前掸扫蛛网。坐在客堂中的近视眼邻居，因看不清丝绡上的刺绣，还疑为壁上怎么有了蛛网呢？作者连用物与人的误认，进一步衬托沈寿刺绣的蛛蜘、蛛网形象生动可以乱真。最后赞美沈绣珍贵，人间珠玑都不足论值，世间唯有张謇诗词可与它媲美。张謇和沙健庵二人唱和的歌赋都是赞美沈绣，格律也相同，但风格却不尽一致。张謇诗作老到高逸难追，沙健庵的长歌也不示弱，他巧妙地借用民间传说和典故，使该诗更加活泼生动，意境也益发深邃。

沈寿几次大病，都是经沙健庵及时赶来抢救方转危为安，但生性勤劳、忠于职守的沈寿，稍有精神就忙着工作，没有严守医嘱。沈寿兼任绣织局局长后，工作更加繁重，那年夏秋之际，就肿自脚起，而她仍坚持工作，没有很好治疗休养。民国十年（1921）春天，沈寿脚肿渐上，四月初肿胀至腹部，中旬又及胸背。张謇虽急招沙健庵和德国医生海格门等



名医会诊，但沈寿已病入膏肓，终因病情恶化遂卒。沈寿歿后，面对《九九喜子图》，沙健庵心中很难过，他在悲痛中又写成《书〈雪宦绣谱〉后兼以志悼》一诗，其中有：

惜哉谱成不竟授，身殉针死针不生。

我今观此谱，虽欲赞叹君得听。

呜呼，九针法在不能使，嗟我枉读《灵枢经》。

他既悲痛沈寿英年早逝，使我国失却了一位杰出的刺绣艺术家，又恨自己无能枉读了那些医书，没有回天之术挽救她的宝贵生命。

民国十五年（1926），就在张謇逝世不久的那个寒冷冬天，沙健庵也病逝于如皋，享年62岁。

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日寇侵占如皋，许多日军像野兽一样在沙家河塘肆意洗劫，使沙家历代收藏的珍贵字画、古籍和文物毁失殆尽，珍贵的《九九喜子图》从此不知所终。好在沙健庵当年陪嫁女儿的礼品中还有四件沈绣山水作品，如今完好地保存在如城他的外孙家中，这也是沈寿和沙健庵友谊的象征。

梅郎获绣

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家，光绪二十九年（1894）九月二十四日，梅兰芳生于北京铁拐斜街的一个梨园世家。梅兰芳祖籍江苏泰州，本名群子，字畹华，又字浣华，艺名兰芳，别署辍玉轩主人。其祖父梅巧玲幼年因家乡水灾逃往江南，后过继给从艺的江家，学成后前往北京，因擅长青衣花旦而名满京城。父亲梅竹芬也是天才的旦角演员，同时又善昆剧，可惜过早辞世。他的伯父梅雨田为一代琴师，长期与京剧大王谭鑫培合作演出。梅兰芳是个苦命的孩子，继丧父之后，15岁那年母亲又病亡，只得靠伯父梅雨田照顾为生。

梅兰芳8岁开始学戏，由于刻苦，进步较快，11岁就登台演出。在老一代师长的教导下，不但能演不同的旦角，而且还可以演青衣，武功也练得不错，因在少年时唱工、做工和武功都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不到20岁已经唱红北京。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他还学习绘画，其中仕女、佛像画得最好。梅兰芳除了在北京演戏外，还应邀到上海等地演出。张謇也喜欢京剧，在北京当官虽然很忙，也抽空去看梅兰芳演出，经过多次交往，两人结成忘年之交。在一次次文化交流



中,张謇和梅兰芳以文会友,互赠书画,为此,梅兰芳也得到多件精美的沈绣作品。

得悉梅兰芳在北京将有新寓时,张謇为表示祝贺,就嘱咐女工传习所刺绣两件绣品作礼物给他布置新房。沈寿让技术水平突出的姐姐和侄女刺绣,这两件绣品虽不大,但都绣得很精致。其中沈立绣的《鹦鹉图》,一只白鹦鹉在窗帘下作倒悬状,攀于铜架上正在嬉戏,鹦鹉身上的羽毛用针紧凑,压鳞针法活泼,将鹦鹉身上的羽毛鳞片刻画得十分逼真,细针密线绣成的白色羽毛,在黑色绣面底料上显得格外醒目,眼神也十分水灵。张謇在刺绣的右上方用两行小楷行书题诗一首:

天与聪明谁与惜,梦回碧树帘阴立。
白衣倘有度禽径,应参般若波罗蜜。

在第三、第四行上又书写:“雪宦姐鹤一立之绣矣,雪宦一闻耳,今属为浣华绣鹦鹉,并系以诗,嗇翁。”此四行行书小楷也绣得精细,点画分明,书法韵味十足。另一件是沈粹缜绣的《碧桃画眉》,也绣得细腻平服,丝缕发亮。绣中一株碧桃枝杆,自左下方向右横斜,上有两组粉红色盛开的桃花,各有数朵,在绿叶映衬下分外娇嫩可爱。中间一只画眉站在枝杆上正抬头鸣唱,形象生动活泼。花朵与画眉的刺绣用线极细,丝缕整齐,绣面光洁亮丽。在绣品左上方,张謇也有题诗曰:

碧桃花艳画眉娇,领取凭人付画绡。
花自不言春自换,可怜宛转一春韶。

诗后还题写:“属雪宦姪粹缜绣图,浣华小友,嗇翁。”可见张謇十分重视这两件沈绣,亲自参与选稿、作诗、题写、钤印。两位刺绣作者都是女工传习所的刺绣教

师，沈立绣艺精湛，也是沈绣艺术的主要创始人。另一位作者沈粹缜是沈寿的侄女，是在姑妈绣绷前长大的，对刺绣耳濡目染，从小就拈针弄线学习绣艺，让其参与刺绣赠品，也是看中她有一手好绣艺。这两件绣品完成后，张謇在寄给北京梅兰芳前还写了一封信，对沈绣作了专门介绍：“吾吴沈雪宦之绣，天下之名绣也，其弟子绣出者亦至不凡。此属其女兄与侄绣花鸟各一帧，明春可寄作新斋雅供。雪宦为吾长绣工传习所已五年，昔尝总教京师绣工科者也……”在此信中可以看出，张謇是多么看重沈绣。他送沈绣给梅兰芳，也说明了他俩的友谊非同一般。绣品寄出半月左右不见回音，二十一日他又写信给梅兰芳，内有“兹复寄去绣画两帧（廿三四寄出），配与玻璃较易，新岁新斋当所及时点缀”和“绣件收到望复”等语，可见，他对邮途安全不放心，唯恐有散失。梅兰芳对张謇赠给的两件珍贵沈绣作品非常珍惜。该绣品现在还收藏在北京梅兰芳纪念馆内，这是张謇、梅兰芳友谊的象征，也是沈绣与他的友缘结晶。赵鹏等南通学者编写《张謇与梅兰芳》一书时，在北京还看到这两件绣品真迹，作品完好，绣面色彩仍十分鲜艳。历经了风雨80多年，能保存得这么完好，除梅兰芳重视外，梅夫人福芝芳及其后人功不可没。此外，张謇与梅兰芳还有其他沈绣礼品往来，如民国九年（1920）春节前，张謇写信告诉梅兰芳：“仆明日亦去常乐扶海垞度岁，新正三日即来通矣。绣叶竭十余日之计论，画稿始能上缎，大约明春二月可完，足可一新耳。”这里张謇虽没有说明刺绣内容，但可以看出该绣之重要，以至春节之际还写信到北京和梅兰芳通报这件刺绣的进展情况。

张謇从北洋政府辞职回到南通从事实业教育时，创办了许多学校，其中就有戏曲学校“伶工学社”，自任董事长，儿子张孝若任校长，聘著名戏曲家欧阳予倩为主任，尝试戏曲



改革。为扩大影响，改善南通戏曲演出场地，又投巨资在桃坞路建成当时全国一流的更俗剧场。欧阳予倩回忆称：“那时剧场之好，恐怕中国没有第二家。”应张謇邀请，民国九年（1920）一月，梅兰芳率阵容强大的剧团来南通演出，这年初夏和第四年又来。梅兰芳与欧阳予倩同台演出，成为中国戏剧界的佳话。为纪念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张謇特在更俗剧场设立了“梅欧阁”。当年，梅兰芳来演戏，南通各界都到更俗剧场观看，女工传习所的艺人也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年春节前夕，《雪宦绣谱》正式出版，张謇寄赠梅兰芳，并在信中说：“可与夫人看，若曾习绣者，必有助也。”可见，在张謇的牵引下，沈绣与梅兰芳的关系相当密切。

南通更俗剧场为答谢梅兰芳前来作精彩演出，也为他绣制了一幅大型画梅刺绣台幔，请张謇为它作诗，张謇就提起如椽大笔，漫题其上为之增色：

海陵东畔有梅家，移去南天北地賒。
今日孙枝承祖干，琼霏玉照万重花。
邓尉山腰树拂云，罗浮洞口蝶如轮。
始知琼及红罗地，不著寻常缟素人。

二月四日，张謇写信给梅兰芳：“画绣台幔凡画四梅，章法至四易稿，顷成矣。然辗转上地尚须十日方能付绣，绣须十人，不知五十日能否成也。”又说：“散花布景幔已特制，合经典矣，观者哪得尽解人，吾不计也。”可见，这件画着梅花的布景章法严整，枝繁花茂华丽至极，这在《徐冬昌文集》中也有详尽介绍。梅兰芳还得到四件沈绣，十一月十五日，张謇写信给梅兰芳：“气候极寒，近日学书画何似？以子学画，故摹冬心梅四帧，属女生绣寄，都中恐无第二也。”看来，已摹好梅花四幅画稿，让女工传习所安排刺绣了。果然

在十二月廿四日又写信到北京：“绣画另交邮局。”显然这些绣品是要赶在年前让他布置迎接新春的。

当年，梅兰芳来南通演出了《贵妃醉酒》等优秀节目，一直记在观众心中。60年后，沈绣传人庄锦云和她的弟子储有莲，将梅兰芳表演《贵妃醉酒》的艺术形象搬上绣绷。在梅葆玖先生来南通参加梅欧阁纪念活动时，南通艺人特地复制了一件给梅公子，他高兴地说：“我又能天天见到父亲演戏了。”



沈绣精品《贵妃醉酒》，是女工传习所十四期学生庄锦云和她的弟子储有莲，参照梅兰芳演出剧照刺绣的。



画舫夜游

民国初年，正是大生纺织企业鼎盛时期，各工厂都开足马力加紧生产，棉纱、布匹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盈利较多，这使张謇有较充裕的资金投入到南通城市建设和文化事业中去。民国七年（1918），他以西南濠河为重点，分别修建了东公园、南公园、西公园、中公园和北公园，这五座公园建设完备，濠河也更加美丽了。为发展城市旅游，公园内还添制了几条游艇投放濠河，虽是人工手摇船只，因其小巧，也很轻快。船上装饰考究，还请画师彩绘各式美丽图画，所以大家称它为“画舫”。船上插红绿彩旗，挂红灯笼，十分醒目。入夜，画舫上华灯齐放，灯光倒映在水中，水面上波光粼粼，画舫在吴歌小曲的伴奏中轻快地向前行进，真有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别有诗意。有条画舫是从苏州买来的，叫“苏来舫”，它收拾得特别干净，舱内有小巧的刺绣和绘画镜匾供游客欣赏，靠背坐椅舒适，小桌可放茶点，雕花的窗户宽大明亮，便于客人对外观景。如先预订，可增加酒菜。朋友来了，几个人上船漫游，一路观景，别有风致。一些文人雅士在游玩时吟诗作画，船上也有笔墨伺候。有人要听曲儿，游船码头上有笙弦弹唱全能的民间艺人恭候，客人可以随意点

曲。张謇曾作过一首《端午日饮客苏来舫，席罢使星河舫拽之，周循西濠》诗，诗中有“新舫旧舫水中央，尽张锦旗如道场”，“供人喜笑我则狂，归欤蒲艾沿门香”等句。

南通有了苏来舫等游船，濠河活动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张謇见大家高兴，也欣喜若狂。为方便张家和客人使用，这些舫船经常到濠南别业码头和濠阳小筑前边停靠。此事张謇有诗作证：

命友苏来试画舫，管弦灯火彻雕窗。

长为送家山曲，第二桥东屡下桩。

濠阳小筑临近濠河，借住在那里的沈寿，从此在散步时可以经常见到家乡的游船，刺绣时耳闻船家摇橹时唱的吴歌，感到格外亲切。为表达对家乡的爱恋，据说沈寿还绣了幅小型刺绣作品，送给苏来舫布置客舱。民国八年（1919）八月中秋节那一天，张謇“下午五时以雪君饌宴客于苏来舫”。客人到来，受到沈寿热情接待。一会儿，苏来舫就驶出码头慢慢向前摇去，船舱内外华灯明亮，大家谈今论古，十分高兴。有人一边品茗，口尝瓜果、月饼等点心；有人一边吟唱，欣赏两岸美丽风光。这天天气晴好，月亮也分外明亮，沈寿坐在舫中神情怡然，感到上了此船如同在家乡一样。尤其是那位船娘弹起琵琶，一曲苏州评弹听了格外亲切。心想，自己来南通整五年，还没有回过家，虽说哥哥姐姐都到南通来了，大家安居乐业，这全仗了张謇的照顾，但是家乡还是那么亲切，令人思念。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忽儿被一朵云彩遮住，四周就暗了下来。此情此景，沈寿不免想起余冰臣，近两年丈夫离自己似乎远了许多，人家夫妇在中秋佳节一起团圆，多么幸福，而自己经常孤身一人生活，想到这里不免有些惆怅。待和沈寿坐在一起的吴夫人，拿起一块月饼塞到沈寿手中时才回过神来，于是连



忙起身招呼大家，给客人添加了茶水，又劝他们多用点心和蔬果，只怕怠慢了客人。

天上的云儿飘过，周边又亮堂起来，摇橹的水花在月光照射下，泛起粼粼银光。张謇呷干杯中之酒，拿笔就用苏东坡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句韵，乘兴作起诗来。此时早有人将绢纸铺好，张謇边吟边写，一口气就成了三首。然而他犹嫌不足，在众人叫好声中，端起酒杯一呷，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又连作了两首方罢。诗曰：

今月分明古月圆，今人但觉古人贤。

古人好处月多见，第一能诗又种田。

新教伶童舞柘枝，明年今日甲班齐。

酡颜主客应俱健，看送山河月影低。

这时，座中满头白发的朝鲜诗人金沧江心情别有一番滋味，在异国他乡度中秋，这里月亮再圆再明，哪有自己家乡的月儿那样完美？濠河水清，哪有自己家乡的汉江水香甜？现在只是受到吴夫人和沈女士盛情款待，才暂时忘却对汉城的思念。他见张謇连写五首诗，不禁诗兴大发，拿起毛笔也作起诗来。就这样，张謇、吕鹿笙、张景云等也不示弱，你一曲，我一首，都有新词、新诗唱出，舫中渐渐铺满了新诗墨迹。吴夫人见月儿西斜时间不早，心想沈寿身体刚愈，哪能贪玩受凉，就催船家快摇早点靠岸。船到小筑码头，让罗生将金沧江、张謇、沈寿等一一扶了上岸，又令船家快送张謇回家。这次中秋夜，大家乘着苏来舫游濠河都尽了兴，张謇几年后还作诗怀念：

轻舫时掠画楼西，灯影常随桨挈提。

最是中秋明月共，两回看到玉绳低。

沈寿在南通多次参加如此游玩活动。第二年南通县城群众组织盂兰灯会，沈寿也饶有兴致地来到濠河边观看，见许多人捧着荷花灯来到水边，点上蜡烛放在水面上，一盏盏纸灯就随着微风水流向远处漂去，远远一看，夜晚河面上的灯火一闪一闪，就和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她和大家一样很开心，看了很长时间才回屋休息。

就在濠阳小筑西南河沿，当年沈寿与众人乘舫之地，如今新塑了一座汉白玉沈寿像，她手持书本坐在青竹丛中，双眼望着远方若有所思，仿佛在细研绣谱后，又有心得……正在思考发展中国刺绣的宏伟计划，或读了张謇的诗作，自己也在吟咏新诗……塑像前面是一处新建的码头，有不少游船停靠在那里。岸上的休闲长廊柱上，刻着赵鹏先生作的一副联语：“画舫来时快意长萦濠水碧，曲栏倚处赏心遥隔市声喧。”引来不少游客驻足欣赏。



雪君学诗

沈寿早年喜爱诗词是受父兄的影响。哥哥上学，常在家里朗诵诗文，小妹一旁用心细听，时间长了，也学会多首。为此，她从小就喜欢诵颂民谣儿歌，故后来有“十一二岁窥涉文字，悦喜谣吟”的说法。故乡苏州浓郁的文化气氛，对沈寿的人生走向也有重要影响。父亲沈椿常与书画文人来往，他们欣赏古董和名人字画时，看得高兴了常常作诗赋词；在客堂高谈阔论时，也不时有诗词佳句作评析。好学的沈寿见那些文人议论作品就静心细听，听多了也悟出一些道理来，以后也能写一些小诗。

民国六年（1917）五月，沈寿因病借住在谦亭休养。在养病期间，身体无力不能事绣，而脑子却闲不下来，有时就拈笔折纸学写几句，虽都是自我消遣解闷，想不到写多了也就渐渐成篇。然而，这些诗句她都秘不示人，生怕别人见了笑话。

由于我国封建时代教育制度落后，人们对女子教育普遍不重视，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女孩子上学。沈寿小时候也没有正式上学读书，好在父兄均有古典文学修养，使她从小就受到文化艺术的熏陶。沈寿日后

能写一些诗句，也与她丈夫日常的辅导有关。余冰臣学问渊博，在弄文舞墨之余，也常有新创诗词吟唱。到南通后，余冰臣没有中断写诗，也有向张謇学诗的愿望，就写了两首向张謇请教，张謇写了《赠余觉》作应答，诗序曰：“吴县沈女士寿，偕其夫山阴余觉请从学诗。女士以绣名天下，有殊慧。每与谈一事，婉雋微至，得诗人意。余君则前清孝廉，曾致力于举业之试帖。比年以来，皆为任所营之事致效，可喜也。余君以二律为贄，赋以酬之，即示之拙。”序中对余、沈夫妇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的精神作了充分肯定。

沈寿在刺绣中少不了要绣些诗词墨迹，有不懂的就向丈夫寻根问底。余冰臣就绣中文字掌故给予解答，时间长了见识也就多了。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长期潜移默化也悟出了一些作诗的窍门和相关知识，掌握了一些简单的诗词韵律规则，并能填入新词加以吟唱。在谦亭养病时，张謇日常散步休息也顺便前来看望她，有时还坐下聊上几句。张謇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平时出口成章，在口语中常常带有诗句。沈寿有心倾听，自然也增长了不少知识。时间长了，张謇从交谈中了解到沈寿喜欢诗词，所以有了新作就顺手抄上一首给她欣赏，有时和她谈论也有心用一些诗词形式表达，因此，自谦亭借给沈寿以后，张謇为她写了不少新诗，沈寿在欣赏张謇诗词的时候，也学写了一些新作。张謇对她学诗的评价有：

短诗渐渐欲成篇，小字朝朝试折笺。

不肯示人犹避我，男儿志气女儿天。

沈寿借用谦亭和濠阳小筑，张謇和余冰臣也经常见面，文人之间寒暄谈吐常借用古诗文，沈寿在旁听了也受启发。故在民国七年（1918）新春，沈寿搬入濠阳小筑就有新诗做成，二月十日，张謇为之修改润色，其诗文如下：



晚阴当暮沈沈月，春嫩阑干淡淡风。
徙倚无聊还却坐，门铃怕听索丁东。

从民国十年（1921）六月三十日张謇的日记中看到，他翻捡到沈寿在谦亭养病时的学诗草稿时说：“为润者亦居半，而章法句意皆其自出也。”由此可知，沈寿学诗手稿还有不少，在张謇的辅导下，已大有长进。《张謇日记》中保留了张謇修饰过的上述那首外，《张謇全集》第五卷（下）还有三首。

池上垂柳拟古

晓风吹户送春色，垂柳千条万条直。
镜中发落常满梳，自怜长不过三尺。
垂柳生柔荑，高高复低低。
本心自有主，不随风东西。

池上看鸳鸯

人言鸳鸯必双宿，我视鸳鸯尝自独。
鸳鸯未必一爷娘，一娘未必同一鸂，
同池未必有媒妁。
拍拍波面迎，啾啾砑边鸣。
怡怡自有乐，恹恹自有情。
东风吹浮萍，散散复聚聚。
浮萍无本根，鸳鸯有处所。

谦亭元日

病起岁又华，迎神剪烛花。
禳灾薄命妾，长生君子家。

这些看似很普通的诗句，却也可以看到沈寿的内心精神世界：虽然命薄又多病，像浮萍一样飘泊在外，家室不稳，但自律自重的品格不变，心中有主不随风的思想令人敬

佩。这些诗词固然经过状元公的加工润色，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上了新的台阶，但诗文中仍可以见到作者创作这些诗词的初衷。通过学习古诗词，沈寿学到许多文学知识，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艺术境界，对刺绣艺术也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学诗，张謇和沈寿在艺术认知上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平时见面谈论的话题更为丰富，也为以后协作著成《雪宦绣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沈寿学诗进步很快，主要得益于张謇的精心辅导。张謇曾从《古诗源》中抄摘了73首古诗词，集成《雪君课本》，还就其诗词的结构、平仄、意境作了较详尽的注解，方便沈寿学习。有了那个“课本”，她学习就更为方便，长进也更快。学习诗词，不但提高了沈寿的艺术修养，而且对其今后刺绣、教学和所务管理都有好处。沈寿逝世以后，张謇怀念她学诗的一些情景，在一首诗中生动地写道：

听诵新诗辨问多，梦如何梦醒如何。

梦疑神女难为雨，醒笑仙人亦烂柯。

何事商音爱楚些，学诗能自识诗微。

沈吟乐府娇娆曲，满把琼瑰泪欲挥。



雪宦绣谱

我国刺绣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尚书》中已有关于刺绣工艺的记载,但中国刺绣工艺技法记录和理论研究基本上
是空白,少有专著传世。我国历代刺绣名人众多,她们绣成了
无数精美作品,但是没有总结成一本较完善的绣谱,许多
优秀刺绣名匠的宝贵经验人亡艺佚,很少得以传承。故张謇
大声疾呼:“嗟夫!莽莽中国,独阙工艺之书耳。”这对拥有
五千年文明史、古籍如海的中国文库来说,极为遗憾。虽然
“汉唐以来,言绣夥甚”,从事刺绣的艺人很多,但受自身文
化水平所限,无法把自己的刺绣经验、工艺技法总结成文字
传流下来。明代倪仁吉的《凝香绣谱》在战乱时散失;清代
道光年间刊有《丁佩绣谱》,内容尚不够丰富,对刺绣的独
特艺术语言和主要的表现技法无详尽叙述,如针法的应用
就过于简单,因此实用性欠佳。

沈寿是一个很用功的人,她在每件刺绣中都倾注了自己的
心血,对每针每线都有研究,力求最好。在平时日常生活中
也处处细心留神,联系刺绣艺术,注意观察各种物品的细
节,从中研究如何用针线来表现,日积月累,经验逐渐增多,
也丰富了自己的学识。如有看画、观绣等机会,更是不愿轻

易放过。她到日本考察时看到美术绣，就汲取其透视原理，见日本绣粗疏不耐看，就以此为鉴；发现它的虚针、肉入针有特色，就认真学习，回国后通过实践，再加以总结提高，在教学中传给后人。平日抓住每一个学习机会，即使身体不好也不放过。学习时讲究方法，善于联系实际，因此刺绣技术进步较快。无论是对刺绣作品的选题、构图，还是绣制针法、用色、用线等表现技巧法则，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故在刺绣技法 and 艺术理论方面均有新的创见，经过多年努力逐渐形成了以“仿真绣”为特色的刺绣艺术体系，即张謇所题名的“沈绣”。她继承顾绣和苏绣传统，将中国刺绣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峰，成为中国刺绣的艺术精萃、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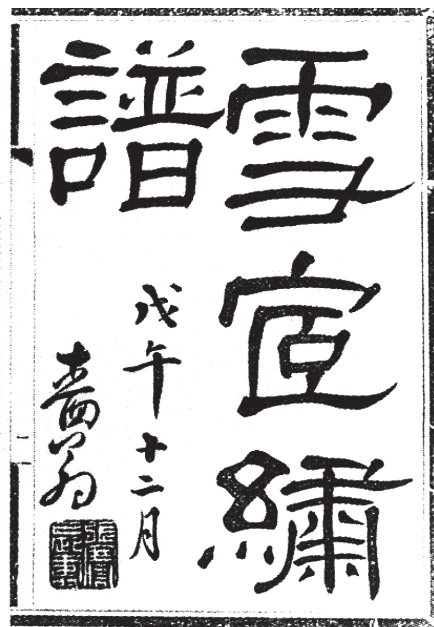
由于沈寿个人条件所限，虽有深厚的刺绣艺术造诣和丰富的经验，但要将它系统研究整理成书，把个人经验升华为理论，尚有许多困难，主要是她文化基础和阅历不够，且又体弱多病、工作繁重，加之对自己刺绣艺术经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以往没有进行过全面总结，也没有向理论上提高的想法。而张謇认为：“伊古以来，凡能成一艺之名，孰不有其独运之深心，与不可磨之精气，而浮沕霄电瞬息即逝，徒留其存亡疑似之名，而终无以禅其深造自得之法，岂非人生之大憾！”于是决定让沈寿在休养时全面总结刺绣经验，亲自为其写谱。

善于识才用才的张謇，虽然忙于繁重的南通自治事务，但毕竟比以往从政时清闲些，可挤出时间关注传习所和沈寿刺绣。通过观察和交谈，张謇对沈寿的刺绣工艺和理论水平也有较深认识，认为其刺绣艺术已超越前人，有必要进行总结，编撰成书，传给后人。民国七年（1918），张謇见沈寿又病，且来势凶险，恐有不测，万一有闪失，其一生之宝贵刺绣经验岂不全部丧失。为抢救刺绣艺术瑰宝，张謇遂将自己



的想法告诉沈寿，使她认识到这项工作的传世意义，并表示要亲自为她写谱。病中的沈寿欣然同意，她克服病痛折磨，悉心回顾自己30多年来苦心钻研刺绣艺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就“一事一物”、“一针一线”口授给张謇。如此，有时一天总结一两条，有时两三天才总结一条。张謇记下整理成文字后，再读给沈寿审听，复问明白后再进行修改，直至符合其原意。如此历经数月，此谱告成，翰墨林书局接到书稿立即排版，终于赶在年底前印成。腊月二十九日，张謇在回老家祭祖度岁途中，“舟中与雪君讯，说取绣谱事”。向沈寿报告喜讯，并送新书祝贺她欢度春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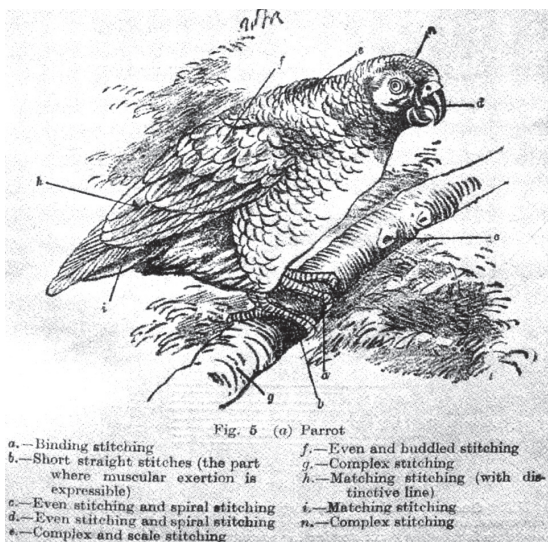
绣谱分序言、绣谱两个部分，谱分八章，即绣备、绣引、针法、绣要、绣品、绣德、绣节、绣通，条理清晰，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刺绣的要点和过程，内容具体分明，以技法经验为



翰墨林书局出版的《雪宦绣谱》封面

主，又不失工艺理论水平，为后来众多刺绣艺人所师法。书中还附有详尽的色线类目表和刺绣工具规格全图。实用方便，是刺绣艺人必备之书。这是沈寿刺绣艺术、教学经验的结晶，虽然是借张謇之手录撰而成，但谱中“实无一语不自寿出”，每字每句都浸润着沈寿的心血，其中之甘苦常人是难以品评的。一名普通的刺绣女子，能

在病痛中将自己的刺绣技法、经验总结成书，为后世传承取法着想，让大众推广应用，个人研究成果不秘为私人所有，其不求个人名利、甘心服务于大众的高尚品德值得赞颂。



这是《雪宦绣谱》英译本中的一页插图，图中画着一只鹦鹉栖在树枝上，它标明了鸟儿身上不同的羽毛，应如何使用不同的刺绣针法进行刺绣的英文说明。

在绣谱中，沈寿关于刺绣用针、用色都有独特见解，如她认为“针之用无定”、“色之用无定”。这些从实践出发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十分宝贵的，大大丰富了我国刺绣用针用色学说。她根据我国传统针法的特点加以科学分类，总结成齐针、抢针、套针、擞和针、扎针、铺针、刻鳞针、肉入针、打籽针、麝针、接针、绕针、刺针、针、施针、旋针、散整针、虚实针等18种主要针法，对每种针法的具体使用方法和特色都有详尽介绍。针对有些针法使用时有几种技巧，还分别加以说明，如“套针”有“单套”和“双套”之分；“抢针”有“正抢”、“反抢”法则，使读者一目了然。谱中还教导大家



不能墨守成规，要灵活运用。她以自己绣制意大利王后肖像为例，运用的线色并无创新，使用的针法亦是“旧法”，而创作成功的作品却一改旧颜充满了新意，说明刺绣艺术中不仅要熟练运用中国传统针法技巧，而且要善于根据画理与物象本质，灵活处置传统针法，赋予它新的生命。

同样，对刺绣色线，书中也根据光学色谱原理加以科学分类，制成详细的表格，使艺人一目了然。色分正色和间色，对每色的色相也进行了科学分类，共分成702色。例如，青色线就有15种94色；绿色线和类似色有18种181色。这些色线在具体运用时要灵活处置，可以通过劈线、拼色等技法，结合针法灵活运用，以丰富作品用色。为方便刺绣艺人用线，绣谱中除列出线色标准名称外，还吸收民间常用叫法，如“月白”、“雪青”等，通俗易懂易记。绣谱对刺绣中用针、用色的一些精辟论述，对现代刺绣艺术仍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当年，张謇为抢救沈寿刺绣艺术经验而不辞劳苦的精神值得敬佩。特别是他身为状元，又曾担任中央政府内阁要员，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上都有很高的名望和地位，却能冲破世俗偏见，和普通绣花女子为伍，不顾社会嘲讽，

“审思详语，为类别而记之，积数月，而成此谱，且复问，且加审，且写稿。如是者再三”，终能谙其技巧，熟之其妙，笔耕数月方将书稿写成。此书“无一字不自謇出”，正是他的高大之处，其尊才、爱才，提倡艺术的非凡境界，当与《雪宦绣谱》永存。在写作绣谱的过程中，张謇与沈寿齐心协力，互为师生，为填补中国工艺文库空缺，繁荣发展我国刺绣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绣稿编成三四遍，语言文字当行参。

空前独负千秋业，只有青青哪有蓝。

该书刊成时，张謇高兴地写信告诉梅兰芳：“仆近为沈女士作《绣谱》，自谓空前。”其自信和快乐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推荐自己：“亦愿他日为小友作《舞谱》。”此时，他对刺绣艺术研究成功，又雄心勃勃想在京剧艺术上再作尝试，若不是梅兰芳忙于出国演出将此议耽搁，那《绣谱》与《舞谱》将成为姐妹篇，其时必定在艺术界引起轰动，成为中国文坛一大盛事。

《雪宦绣谱》于民国八年（1919）春节前，由南通翰墨林书局出版发行。这本书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民国十六年（1927）又经江苏武进的涉园重印，在社会上发行流传。尔后有人将它译为英文，书名改为《中国刺绣术》，为方便外国人阅读，书中还增加了一些形象的图文等说明，民国二十六年（1937）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耆翁做媒

张謇爱惜人才，为女工传习所聚集了众多优秀教师，故教学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他见外地来的青年女教师工作有成绩，就希望她们留在南通长期工作。有个嘉定女子朱倩霞是朱赧石的妹妹，任花边班教师，做事实在，见所长沈寿身体不好，主动做好教学工作，从不让所长费神操心。她忠厚本分，技术好，人也勤快，张謇见了很喜欢。见她已是大姑娘了，还没有谈婚论嫁，如果再拖一两年，她父母兄长就可能在嘉定为其找婆家，若回乡成婚，再来南通工作就有许多困难，家在江南，有丈夫和孩子牵挂，必定心神不定，难把工作做好；若放她回去再培养一个合适教师，既费周折，又很难有这样的人材，要想留住她，最好让她在此成家。然而，当时哪有女孩子自己去找对象的？于是，张謇就主动关心她的婚事，终于给她找了一个家庭条件较好的人家。因张謇有眼力，这一对男女也般配，民国七年（1918）七月，就将这件好事说成了，见他们双方满意，张謇心里也很高兴。

女工传习所中还有一位女教师沈粹缜，别看她年纪轻，但已教绣多年。她是沈寿哥哥沈右衡的大女儿，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二。父亲当年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很少，母

亲又多病，故全家生活很清苦。粹缜的大姑母沈立一直单身没结婚，粹缜10岁那年，过继给大姑母作女儿，受家人影响也喜欢刺绣。在北京时，小姑母沈寿将她送到京师蒙养院读书。民国三年（1914），粹缜的两位姑妈到南通传绣，她母亲不幸在苏州病逝，父亲随后应张謇聘请任南通博物苑主任，便携全家迁居南通，住在柳家巷。粹缜在女工传习所学绣三年，那时传习所正在发展中，缺少刺绣教师，沈寿就让她担任初级班刺绣助教。那年她才16岁，和有些年岁稍大的学员相比，她还是个小妹妹，故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小先生”。



青年时期的沈粹缜

沈粹缜从小在姑母身边长大，对刺绣耳濡目染，加上她聪明、悟性强、手特灵巧，和学绣的学员年岁虽相差无几，但已能绣出一手好作品，故得到学生的尊重。教学时也没有老师架子，和学员形同姐妹，十分亲热。她教学特别认真，面对学生一遍又一遍讲解示范，有时还手把手辅导，直到学员理解掌握为止。第五期学员李巽仪回忆“小先生”说：“那时她仅比我稍大几岁，是我刚进校学习的刺绣老师，还担任班主任。上课生动活泼，和我最亲近，有几次我还带她回家，去看我父亲作画^[1]。她回苏州，我知道了还去送她，以后两人

[1] 参见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神针.内部版, 1958.李巽仪父亲李禎, 又名“苦李”, 著名金石书画家, 曾任南通翰墨林书局主任。



还互通书信，多年来我一直想念她。”

张謇见“小先生”能干，工作又负责，也想留她在南通长期工作。因上次为朱倩霞找了个好婆家，这两年她安心在传习所教学。现在眼看着粹缜一年年长大，也从孩子变成大姑娘了，该关心关心她的婚事。他看到粹缜这孩子虽然出身较苦，但学习用功，很有志向，就想物色一个较好的人家，给她选一个能干的丈夫。平时在社会工作中，张謇就关心合适的男青年。因上次说媒成功有了经验，再做媒就增加了几分信心。

沈粹缜在南通学习、工作前后8年，教学之余就抓紧时间刺绣作品。当年张謇请梅兰芳来演戏，想送绣品给他作纪念，粹缜知道后就自告奋勇参与刺绣，这就是上文记述过的刺绣作品《画眉》。当她完针上交时，张謇见作品绣得精彩，十分满意，而这些成绩都与她姑母的严格要求和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据沈粹缜后来回忆，两个姑母对她很宠爱，但在学习方面从不迁就，要求很严，除了教她刺绣技术和如何提高刺绣艺术的表现方法外，还教她如何做人。长大离开姑母参加革命工作后，小姑母的教导仍一直记在心上。1984年春天，已经80多岁的她不顾年老多病，专程来南通参加纪念沈寿诞辰110周年暨南通女工传习所成立70周年活动，还兴致勃勃地重游女工传习所旧址，回忆创办传习所的张謇先生，说当年常见他到传习所来巡视工作。她还叙述自己绣过一件张謇书法艺术作品，现在陈列在上海韬奋纪念馆里。她深情地说：“当年，张謇先生的书法很珍贵，社会上的人都求之当宝。我很喜欢，所以认真地绣了一件，以后一直带在身边。”这幅绣品的诗文是唐代御史许瑶所作，内容是：

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

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

据说，沈粹缜绣制这件作品时，精微之处还用自己的头



为祝贺张謇七十寿辰，沈粹缜精心刺绣的《祝寿图》

这件绣品不大，但寓意鲜明。图中一根粗壮的竹竿和数丛竹叶组成画面，一枝细枝横斜，上面站着一只红色绶带鸟，长长的红尾巴与细竹枝相映成趣。图中“竹”与民间的“祝”字、绶带鸟的“绶”字又与长寿的“寿”字谐音。“祝（竹）寿（绶）图”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两个谐音物体，将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组成一件喜庆的贺寿珍品。绣中用色合理，青绿色的竹枝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红色绶带鸟表示喜庆吉祥，尤其是它长长的尾巴和名称都与“寿”字相联，讨人喜欢。该绣工艺上乘，针法多变，绣面平服，细腻精致，分外传神。尤其是左上角边款两行娟娟小字：“耑翁先生七十寿，壬戌五月廿六日敬写”绣得格外精致，字下绣着“沈粹缜绣”四字方印，右下

发代替绣线。她说该诗首句中的“无定则”三字大有学问，中国书法历史悠久，法则严谨，“无定则”不是不要既定方法，而是要求学习书法的人，遵循其原理长期苦练，掌握其规律后才可以悟得其真谛，到那时方能功到自然成，跳出框框自创一体。张謇书法艺术水平之所以高，就是因为他长期研究中国历代书法名家作品，悟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真谛。

在张謇70岁生日前，沈粹缜为尊敬的老人精心绣了一幅《祝寿



角有压角章是“南通女工传习所制”。这件绣品是她怀着对张謇的敬爱之心绣制的，非常精美。

为沈粹缜物色对象，张謇着实费了一番功夫，经过较长时期观察选择，终于物色到一位合适的男青年，其家境较好，是老友王康寿的第三个儿子曜丹。他学业成绩不错，是南京河海学校工科毕业生，品德好，很能干，长得仪表堂堂，年龄也合适，和沈粹缜很般配。民国九年（1920）五月十八日下午，张謇作完几首诗，就兴冲冲来到传习所为粹缜姑娘说媒来了。沈粹缜见张謇这么大年纪，天天工作很忙，还关心自己，亲自前来说媒，心中十分感激。其实沈粹缜一直感受到张謇的关爱，几年前在谦亭陪小姑母养病时，张謇在远处看到灯光，就知道孩子缺少寝具受蚊子叮咬，第二天就差人送来寝具蚊帐。工作方面也常受到张謇的帮助和鼓励，如上述那件书法，就是张謇知道她喜欢，专门写了送来让其作绣稿的。想不到沈粹缜和王曜丹的婚事因两人无缘，张謇此次做媒没有成功。第二年，苏州女子职业中学闻知沈粹缜才华，专程来南通协商，指名聘请她去担任该校的美术科主任，于是粹缜就回故乡工作去了。她虽然人已离开女工传习所，但对南通仍一往深情，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她与著名政治活动家、新闻记者邹韬奋结婚后，还多次带着孩子来这里看望亲人。

沈粹缜是个伟大的女性，追随丈夫邹韬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9月12日给她写信道：“在韬奋先生笔下，培养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信中还写着：“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奋斗。”该信高度评价了她丈夫的丰功伟绩，也肯定了沈粹缜功不可没。

1984年，沈粹缜来南通参加纪念沈寿的活动时，大家

建议为沈寿设立纪念馆。当时苏州、南通都想争取这个项目。沈老一番思考，认为还是建在南通好，她说：“沈寿出生在苏州，是杰出的苏绣艺术家，但当年如果没有南通张謇努力支持，沈寿就没有那么大的成就。”南通建馆时，也得到她的协助。她提供了许多珍贵历史资料，捐赠刺绣文物，还嘱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大儿子邹家华^[1]题写馆名。她自己专门为该馆写了展览序言。序中说：“为缅怀先生业绩，发扬先生精神，在南通设立沈寿艺术馆是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各界人士的夙愿今终得实现，这是可告慰先生的地方。”序末，还对中国刺绣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愿我国的刺绣艺术在继承先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愿我国有更多的优秀刺绣作品走向世界。”

1993年1月，邹家华副总理来南通视察工作，还特地代表母亲到沈寿艺术馆亲切地看望大家，深情地回顾自己小时候随母亲来南通走亲戚，在这楼上楼下玩耍的情景。在馆内视察期间，看到展厅中有那么多女工传习所传留下来的珍贵刺绣，有些还是张謇亲笔题写，他连连称赞这些珍贵绣品是“瑰宝”，离别前挥毫为艺术馆题字：“继承研究沈寿艺术，弘扬发展民族文化。”对南通人民继承研究沈绣艺术、办好沈寿艺术馆提出了殷切希望。

把南通视为第二故乡的沈粹缜，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妇女委员会执行委员，晚年，还担任南通市沈寿艺术馆名誉馆长多年。1997年在上海病逝时，上海人民为她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南通也派代表前往悼念。

[1] 邹家华：原名邹家骅，新中国建国后，改名为邹家华。



名师助教

南通女工传习所教学质量高，因刺绣科和编织科都有专业教师充任，特别是刺绣科除拥有刺绣大师沈寿外，沈立、金静芬、施宗淑都是著名的刺绣艺术家，在国际艺坛上也有显著成就。

金静芬，回族，人，光绪十一年（1885）诞生在苏州，原名金彩仙，乳名杏宝，9岁就开始学绣，绣艺进步很快。由于家庭生活条件较差，13岁就到宫货局领取绣片回家加工，用刺绣换取钱粮补贴家用。她刺绣针脚齐平细密，用线一丝不苟，色彩搭配合理，受到检验官员的称赞，十六七岁时已在当地小有名气，左右邻里夸她：“金家姑娘有一手好针线活。”由于虚心好学，不满足现状，她上门拜沈寿为师，从此师徒俩经常在一起刺绣，感情十分融洽。由于学者虚心、教者认真，小杏宝的绣艺日益长进，绣品更加出色。

光绪二十九年（1903），沈寿刺绣一批精美的绣品给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作贺礼，那件八幅通景屏风《八仙上寿图》由她亲自率人合绣，还有一幅难度较高的《无量寿佛图》，当时无人认领，年仅18岁的金静芬，自告奋勇独立承担，结果绣品十分出色，和师傅的作品放在一起，难以分辨究竟是谁绣成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沈寿任绣工科总教习时,将她一起带往京城任刺绣教师,行前,其叔父认为她原名不雅,为其更名“静芬”,期望她静心刺绣今后有所成就。从此,金静芬就长期跟随师傅,成为沈寿教绣的得力助手。教课之余还努力钻研刺绣,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她绣成的挂轴《水墨苍松图》和《猫嬉图》,在南洋劝业会上展出时,都荣获优秀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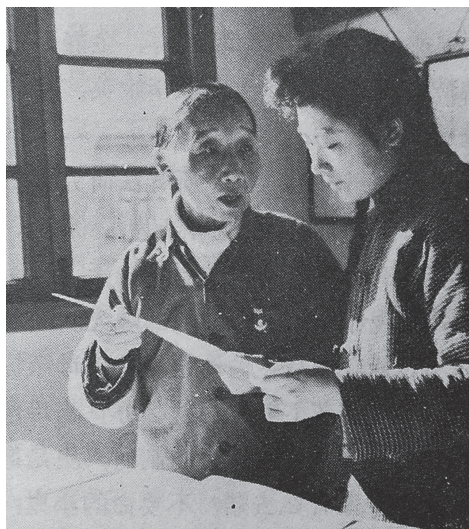
她到南通不久,就承接了刺绣《齐老太太像》的任务。据说这位齐家老太太就住在仓巷南面,原是外地来南通经商的,思想较开通,家人听说传习所能绣人物肖像,就拿了老太太的照片来订货。金静芬知道绣好这件绣品的社会影响很大,对今后传习所招生、产品销售声誉有直接关系;同时,绣好这件作品还可以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因此刺绣时格外认真。绣品完针,果然非同一般,绣中人物与老太太本人形象一样生动。自此以后,整个南通城都知道传习所的老师有本事,能将人物肖像绣活。

沈寿有病不能上班,中高年级的刺绣教学工作就落在沈立和金静芬身上。好在她们熟悉沈绣艺术的特色和教学方法,无论是花鸟翎毛、动物走兽还是人物仕女都绣得很好,故沈寿生病时她们就能代课,不影响高年级教学。沈寿病逝以后,金静芬肩上的责任就更重了,除了要完成以往的教学任务外,还要协助新所长沈立的工作。沈粹缜回苏州后,所内少了一名得力助手;第二年沈右衡又病逝,沈家在不长时间内连失两位亲人,沈立悲痛欲绝,一时所内工作重担就落在金静芬肩上。据老艺人张元芳回忆说:“金先生真辛苦,比所长还忙。”张謇逝世后,传习所又失去一支擎天大柱,虽然有张孝若继任所董,但他在上海的时间较多,很难来传习所照应。沈立担任女工传习所所长前后17年,尤其

[1] 参见朱培初.中国的刺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1.



到后期已70多岁，年事高了精力有限，好在有金静芬全力襄助，不辞劳苦地团结众人，努力将各项工作做好。她认为，只有协助所长继续做好沈绣传承工作，培养更多的沈绣艺人，才是对师傅最好的报答，因此工作格外认真。



晚年的金静芬仍努力从事刺绣、教学，这是她辅导学生的情景。

抗战时，金静芬流离失所，一度在上海以帮佣为生。新中国建国初期回到苏州，不顾自己年近七十，积极恢复苏绣业务，努力将沈寿刺绣艺术思想传给后人，为繁荣祖国刺绣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以往在南通曾参与传习所的管理工作，故晚年任苏州市刺绣研究

所所长时，教学传艺和研究生产等管理工作都得心应手，很快就培养了李娥英、顾文霞等一批杰出的刺绣艺术家。她晚年见有南通绣女到苏州学习取经，总要亲切地问长问短，给她们提供各种方便。1970年金静芬因病在苏州辞世，享年85岁。这位终身未嫁的绣女，像她的老师沈寿那样，把一生都献给了刺绣事业，生前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江苏省政协委员。1978年，苏州人民隆重举行金静芬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曾对中国刺绣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刺绣大师。

张謇重视刺绣艺术，对当地刺绣女子的成长也十分关心。当年，家住通州金余镇的施宗淑就得到张謇的器重，

经教育培养，也成长为我国杰出的刺绣艺术家。光绪六年（1880），施宗淑生于通州金沙场金余镇，其舅舅卑政曾任金余镇董事；她父亲是个贫穷的儒生，喜读书不善经商而使家庭破落，竟不能供孩子上私塾读书。幸好施宗淑天资聪慧，在父亲的指授下，和二姐施宗洁都能识文断字。为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姐妹俩很小就学会了纺纱织布，做些纸锭等，换取零钱补贴家用。艰苦的环境，使她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坚毅品格，她和二姐还学会了刺绣、缝纫、剪裁等女工细活，做成的物品精巧耐看，受到左邻右舍的称赞。清末，朝廷筹办南洋劝业会，要求各地推荐名特优产品参展，张謇率孙做等通州名士在当地积极筹办预展，从中挑选参展物品。施宗淑与姐姐施宗洁合绣的一幅《狮子滚绣球》，因绣品精美，被选送到江宁参加南洋劝业会。

南洋劝业会期间，张謇在京畿馆中见到绣工科刺绣精美，价值很高，也想培养人才，发展家乡刺绣，于是拿了施宗淑和邢景夷的刺绣向沈寿讨教，“询可教否”，想请她传带通州绣女，学成后回来发展当地绣业。沈寿在展览中见过通州绣品，见总审查官张謇持绣来商量，仔细观看后称：“针法未得，觐其艺能耐，是有专静之德者，可教。”张謇见沈寿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回到通州考核两生，“则固有专静之德”，就决定派她俩同赴京师去学绣。

时年30岁的施宗淑已经婚嫁育子，丈夫黄元浩是金沙镇恒兴糟坊店员，为人忠厚开明，见妻子由张謇派往京师去学绣，心里很高兴，还怕她担心孩子幼小放心不下，就劝妻子不要顾虑，此次机会难得，应当珍惜不能错过。宣统三年（1911）春天，施宗淑等两人被余冰臣派来的代表铭盘接到京师，由于她俩是张謇派来的，沈寿自然也很看重。她见施宗淑原有刺绣基础，又虚心好学，稍加指点就能心领神会，也就喜欢上这位通州女子，悉心传授仿真绣技法。不久辛亥



革命爆发，绣工科停办，施、邢两人只好返回通州。这次上北京学绣虽然时间不长，但施宗淑也学到了不少刺绣诀窍，回乡以后在家继续练习针法，对其以后刺绣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沈寿来南通传绣忙不过来，想起此地的施宗淑刺绣技艺不错，就聘请她担任丙班刺绣教师。施宗淑工作负责，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刺绣教学方法，见有些新生拈针穿线不熟练，就手把手一遍遍示范，直到大家领会掌握为止。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几位老艺人巫玉、张元芳等，生前都很尊敬施宗淑老师，说她为人谦和，教学很有耐心，她教过的学生进步很快，都能顺利升入乙班学习，张謇和沈寿对她的教学成果也很满意。第五期学员李巽仪在回忆施宗淑老师时说：

“她讲话文雅，即使批评学生，也从不疾言厉色训斥。在指导学生操作时，说得详详细细，即使不是她班上的学生，她也热心施教。她对初学人物刺绣的学生讲：‘学习旋针针法往往感到比学其他针法困难，尤其是刺绣正面佛像，丝路必须根据人脸肌肉生长纹理旋转运针，针法要灵活、圆润而不现棱角。’还说：‘开始绣时不能一次套密套实，要由稀疏逐渐到紧密。这和其他行针法则是区别的。’经她这样一指点，我们就能较快地掌握这项技术的要领。”

施宗淑刚报到时，知道所内将要挑选一批刺绣作品到美国参加巴拿马博览会，由于南通女工传习所开课不久，没有现成绣品，要完成参展任务时间很紧迫，她就邀请二姐前来帮助，两人合绣了一件《牧马图》。图中有一匹雄健的高头大马，还有两位牧马人，虽然是赶绣出来的作品，但仍然绣得十分精致。由于施宗淑学过仿真绣，针法熟练，基本功扎实，负责刺绣关键部分，姐姐也认真配合，针法运用恰到好处，马与人的形象都很逼真，色彩变化也非常丰富，真是一幅难得的好作品。张謇和沈寿见了都连连称赞。由于该幅绣品精

湛，在博览会中荣获银奖。这是南通绣女在国际艺坛上获得的最高奖项，民国政府也授其银质八角形的奖章一枚，张謇亲自向她祝贺。施宗淑受到鼓励，以后她研究刺绣、教授学生更加努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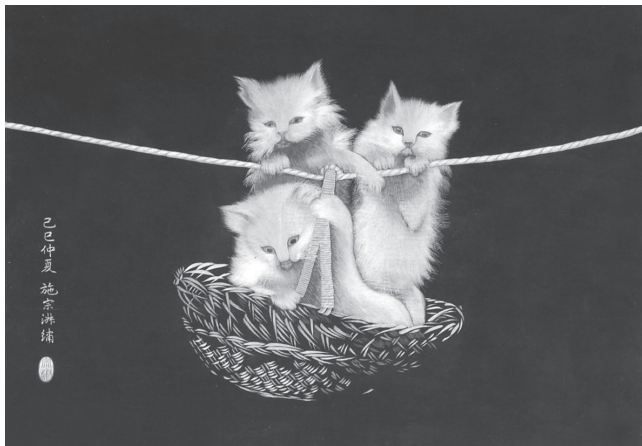
南通女工传习所刺绣教师施宗淑像

本地教师施宗淑和学员语言相通，容易开展教学活动，故不少学员都和她亲近。她见所长经常生病，工作就更加积极主动，因此张謇和沈寿对她的印象都很好。沈寿病逝后，女工传习所的新任所长沈立及时向施宗淑发了聘任书，让其继续任教。日寇侵占南通，传习所停办，她只好回家，民国三十年（1941）在悲愤中逝世，享年61岁^[1]。由于历史原因，其存世绣品不多，仅有一件利用暑假刺绣的《三猫图》被后人收藏。该图以黑缎为底，从左到右一根粗纱绳横贯其中，一只竹篮挂在中央，内有三只活泼可爱的白色小猫，一只蹲在竹篮内，前爪趴在竹篮边框上，后两只则站在篮中相互依偎着。这三只白色小猫挤在一起，这些皮毛颜色一致的动物，要分辨它的前后层次，又要栩栩如生显现其个性，十分不易，全靠刺绣艺人对针法变化的领悟和手上过硬的功夫，通过不同的运针技巧，才能使猫

[1] 关于施宗淑卒年有两种说法：《南通市志》中是1941年，近年通州区张謇研究会高志华、黄为人通过社会调查，认为是1938年，即日寇侵占南通后不久。



毛丝缕发生微妙变化，显示绒毛的蓬松感。如果没有这些刺绣技巧，那几只相偎的白猫身体就可能融在一片白线之中，分辨不清它们的前后位置和形体特征，即使绣得再细腻也无用。这种高难度的作品能绣得如此生动，可见施宗淑的刺绣功底很深。再看猫的眼睛也绣得有特色，目光炯炯能呼之欲出，生动极了。此件作品能存世至今，十分珍贵。如今，其后人还珍藏着余冰臣给张謇写的书信、沈立所长发给她的聘书和传习所的开学通知，这些都成了宝贵的历史文物。^[1]



施宗淑刺绣作品《一篮三猫图》。这与南通博物苑内收藏的沈寿捐赠遗作《一篮三猫图》相同，也与金静芬参加巴拿马博览会的《猫嬉图》照片一样，说明此绣是施宗淑复制了老师的作品，自己收藏作纪念的。

女工传习所除了拥有刺绣方面的名师外，速成科还有教员仇本步，她也是吴县人，毕业于北京农工商部绣工科。

[1] 这是根据通州市张謇研究会高志华、黄为人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信息，施宗淑后人收藏着余冰臣致张謇信件、施宗淑照片、绣品《一篮三猫图》和沈立所长发给她的聘书等文物。详见《江海文化研究》2010年第2期第36页和彩图版。

在美术教育方面，师资力量也强，有苏州画师杨拱乾、吕子根^[1]、杨羨九、周乔年、王剑秋等，有的曾随沈寿在北京工作多年。这些画师先后在南通教学，创作了不少优秀绣稿。他们描画绣稿经验丰富，上美术课所教的构图、线条、素描、色彩等知识结合刺绣实际更为实用，学生也更容易领悟接受。如擅长绘画艺术的第五期学生李巽仪，当年就是师从王剑秋学习工笔画的。

[1] 这几位美术教员，分别参见南通县教育局编印的，南通县教育局民国六年度、九年度学事年报中的“全县学校教职员一览表”和《神针》一书中老学员的回忆文章。



革新教法

沈寿来南通教绣传艺，为保证教学质量，从苏州带来了一支高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这些教师的到来，壮大了南通工艺美术教学的力量，提高了传习所的教学质量。以后又得到张謇和姚倚云的支持，教学模式有了很大改进，形成了教学、研究、生产、销售相结合的新体制。因教师不足，沈寿等又从学员队伍中挑选高材生充实教师队伍，在教学科目上也作了相应调整，废除了不实用的日语课，加强文化艺术课程，如开设国语、算术、图画、写字、素描、色彩和家政等课。有些课程的教学也得到女子师范学校教师的协助。教师队伍壮大了，教学质量也提高了。

张謇创办女工传习所是根据南通当时妇女的实际情况，突出了“女”与“工”。所谓“女”，是开设适合女子的刺绣、织发网、编杞柳、蚕桑、保姆等专业。突出“工”字，是以初级技能训练为主，辅以文化教育，故在沈寿来南通就职前，已设有刺绣、图画、编织、手织、裁缝、育蚕等六科，目的是为南通造就一代有文化的妇女劳动者，促进当地妇女生产劳动的发展。然而，现在张謇有了沈寿等一批高水平的刺绣艺术家教绣传艺，让她们只培养普通刺绣女工，大材小用，

未免可惜；尤其是第二年，张謇见传习所师生绣品首次在世界艺坛上亮相，就取得突出成绩，更增强了他发展南通绣业的信心。因此，张謇决定培养高素质人才，扩大规模，改善办学条件，花了很多精力和沈寿一起研究，总结她的刺绣经验，将它提升为工艺理论，撰写成《雪宦绣谱》；建立绣织局，开展对外贸易。女工传习所刺绣教学的目标，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设立四种学制：分别是一年制的速成班（丙班），教授刺绣基本针法；两年制的普通班（乙班），以学习刺绣花卉、翎毛为主；四年制的刺绣美术班（甲班），学习刺绣较难的山水和仕女；五年制的研究班（本科），培养高级刺绣人才，专攻刺绣西方油画和人物肖像作品。编织科也有多种学制，有一年制的普通班，也有三个月或半年的短训班。一所普通女子职业学校设立这样完善的教学体制，这在当时是个创新；设置本科培养研究生，更是当时所罕见。即使是清朝的农工商部绣工科，这所专为皇室贵族女子服务的学校，当年也没有如此完备。民国九年（1920），第一届研究生班就有9人学成毕业，张謇亲自到场祝贺勉励，他评价这些学生说：“本科毕业生成绩及绣品固已突过前人，甲乙班之出品亦在他处之上。”这批研究生多数留校工作，如民国十年（1921）沈寿病重期间，就委托刘采繁代课，可见其水平不低。其他如宋冯、孙慧基、葛秀芹、宋金苓等都是骨干教师，她们承前启后培养了许多刺绣艺人，为中国刺绣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件新事物的产生，必然有它的基础。女工传习所设立研究生班培养高层次的刺绣人才，当时在国内应是首创。从时间上推算，它是在民国四年（1915）下学期设置的，这个决策是在校长姚倚云领导下作出的。如果当年沈寿在女子师范学校没有作出杰出成绩，张謇完全有可能维持原状，没有必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关注它。所以，张謇全力支持女



南通女工传习所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师生合影。前排为所董和教师，左起：施宗淑、沈立、张謇、沈寿、金静芬。后排是学生，其中左起第五人为宋金苓。

工传习所刺绣事业的发展，也与姚倚云为首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为沈寿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有重要关系。若再从个人学识水平来分析，上述学科的刺绣教学体制和教学课程的设置，没有张謇、姚倚云等人的帮助和谋划，单凭沈寿个人努力也是难以办到的。

我国传统刺绣向来以母授女业、姊妹相竞得以发展，除少数为皇家和贵族专用的宫廷刺绣因不惜工本极为精致外，民间刺绣一般较粗陋，尤其是那些乡间的普通日用刺绣品，用色简单，运用的针法也仅有几种。当然我国的刺绣流传了三千多年，也有一些具有很高文化艺术素养的“闺阁绣”，如明代通州城的袁九淑、如皋冒家的董小宛等，因本人文化素养较高，刺绣又特别精致，故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名声。个别“闺阁绣”因工艺精细，革新刺绣题材，风格也与众不同，如明代露香园顾绣，因应用名人字画为稿件，绣成的作品就胜人一等，为后人所垂范。这种“顾绣”竟影响了江浙地区近300年。

我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制约了民间刺绣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重文轻艺的观点，使许多人轻视女子缝纫、刺绣、编结等手工技艺，将它们视为不屑一顾的雕虫小技，故很少有人总结它的工艺技巧，许多珍贵的工艺技法，只能靠母女口授心传，发展创新较难。沈寿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教绣传艺多年，在长期的刺绣实践和教学工作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次应聘到南通来教绣，不是为了生存讨口饭吃，而是带着发展中国刺绣事业的宏愿来的，因此她在工作中就不断总结自己的教学实践，从中寻找最有效的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沈寿教授刺绣的方法，是在民间教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很少使用课堂演讲法则，主要通过实践操作提高学生的刺绣水平。招来的学生随到随学，老师交给她们一套刺绣用具和材料，教她们如何使用。接着，就由浅入深地教授具体绣制方法，如学习花鸟的先学绣花草，后学绣禽鸟。又在教室中张挂各种示范作品，让她们学习欣赏。老师教绣时，是一个个就着绣绷教学的，绷面上画好花卉示范纹样，让学生在绣制过程中反复练习。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刺绣时，自己也有绣绷刺绣示范作品。学生刺绣时，老师在巡回观察中进行指导，学生可以随时发问请教，还可以到老师示范的绣绷上观看，借以比照自己的作品。学生在反复练习中逐渐学会了用针用线，对色彩的名称、色线之间的应用与搭配、绣花针的刺针法则变化技巧等，都是在刺绣过程中逐渐掌握提高的。老师让学生练习刺绣时，要针对不同学生的进度提出不同的要求，关键的要点难点都反复讲解，有时还手把手地示范，直到她们真正理解掌握。一般学生通过一两件作品刺绣，一些基本要点也就掌握了；再经过三两件不同作品的练习，学会了同类作品的主要绣法，就可以独立操作了，再由此举一反三逐步提高。掌握了基本技法的学员，将参与刺绣较



难的作品，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艺。此种行之有效的刺绣传教方法，一直延用到今日。如通州区李港成人教育中心、天香绣坊等民间刺绣团体，仍用这种方法传带新艺人。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沈寿也吸收当时引入的西方艺术教学的法则，设有图画课教授绘画、色彩和写生。为提高刺绣学生的整体艺术素质，还走出教室带领她们到社会和自然界去观察，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结合实际进行指导。教授刺绣的方法也不不断改进，如为绣好月季花，有时就采来一朵插在绣花架上，随时可以观看比照。还曾带着学生到狼山远足，观看山峦树木、对景写生。一次沈寿在冬季生病，学生来看望老师，她也不放过教育学生的机会，就着床前取暖的炭火，讲解刺绣中如何表现火苗的技法。正因为沈寿刺绣教学方法科学，又能结合实际生活，故效果良好，学生易学易懂，成才较快。

传习所革新了教学方法，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成为全国刺绣名校，外省、市女子竞相前来学绣。有些原本是刺绣先进地区，如苏州、上海、山东和安徽等地，也先后到南通来聘请刺绣教师，帮助他们发展刺绣事业。

新秀辈出

南通女工传习所在张謇的关怀下，沈寿和她姐姐沈立先后担任所长，至日寇侵入南通时停办，历经25年，培养学生数以百计。仅刺绣专业一项，在沈寿逝世时已学成110多人，其中高材生9人。沈寿逝世后，又有多届研究生学员毕业，加上其他班级陆续毕业的，以及编织科、花边班等学生，人数就更多了。当时，南通女工传习所已成为国内著名的职业女校，虽然规模有限，但仍有许多外地女子前来学艺，绣科生员遍及华东各省，她们承前启后，为中国刺绣事业的繁荣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绣科第一届研究生宋金苓（1891—1973），通州东郊观音山人，出生在一个殷实守旧的家庭中。她从小聪明能干，性格坚毅，在家乡读过书，学过女红。据说，沈寿来南通教绣初年，一天有支吹吹打打送亲队伍经过传习所门前，花轿中突然滚出一个被捆着的新娘，街道上看热闹的人们立即大哗。被惊动的所长沈寿拨开看热闹的人群，上前搀起新娘解开绳索，对押送的亲属进行劝解批评，不应该用粗暴手段强迫她出嫁。为防止意外，她又扶着女子进传习所休息。这女子就是宋金苓。她十分感激这位文静的所长，佩服她说话声音不高，但句句在理，很快平息了闹剧。于是，她要求留下来学绣。沈



寿同情这位不幸的女子，也喜欢她的不屈性格，遂破例收徒。张謇事后知道了，也赞扬沈寿办事果断，不畏邪恶势力。在看望宋金苓时，张謇亲切地鼓励她好好学绣，将来以绣自立自强。宋金苓受到了关怀和鼓励，学习更加刻苦，经过五年努力，成为传习所第一届研究生。她以89分的好成绩在本科毕业时留校任教。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缺少刺绣教师，慕名来南通招聘，宋金苓被派到上海“松筠女子职业学校”教绣，在那里传艺多年，培养了许多学生。她教当代“仿真绣”技法，亦兼顾当地顾绣艺术传统，刺绣题材选用历代名家名画，针法不刻意单纯追求细平，注重发挥刺绣工艺语言表现特色，既加强刺绣基本功训练，又重视学习西方美术的明暗、色彩、透视原理，因此，她的学生刺绣素质较高。如80多岁的上海著名顾绣老艺人戴明教，就是她的学生，如今还在坚持带徒。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顾绣，上海松江区文化馆专门成立顾绣工作室，请戴明教任顾问。馆中陈列的顾绣刺绣作品风格，和南通刺绣相差无几，这是因为顾绣发源地松江府、苏绣故乡苏州府和隔江相望的通州地域相邻，历代艺人相互学习、借鉴，民国以后交往更加频繁，使这些刺绣工艺在发展成长中逐渐融为一体难以区分的缘故。

抗战时期宋金苓回到南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协助张謇二媳妇吴端华创办张吴女工传习所，历任教务长，一度代理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就参加文联活动，带领刺绣艺人参加生产自救，组织刺绣合作小组发展刺绣生产。南通市刺绣合作社成立后，宋金苓为社长，不久又加入南通市手工业联社。1958年，刺绣合作社发展成南通绣品厂。第二年四月，新成立的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和工艺美术学校合署办公，宋金苓是副所长，负责刺绣研究，又兼任工艺美术学校教师，积极培养新生力量。她刺绣非常勤奋，全面继承了沈绣技艺，作品有《十姊妹》《桃实千秋》《十二金钗》《虎》等百件

以上,部分作品被南京博物院收藏^[1],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和沈寿艺术馆也藏有她的作品。她刺绣的《十姊妹》受到张謇的赞扬,张謇赋诗曰:

十姊妹,十姊妹,鸟中最小最相爱。
各有爷娘各有窠,窠儿门户长相对。
朝出啄花,呼姊姊成群。暮归噉果,唤妹妹成队。
不知高者天,大者海。不乐金者衣,玉者佩。
朝光暮果,同住同飞,欢乐一辈。

除在沈寿手中学成的第一批优秀生外,以后历年都有高材生,如巫玉、周禹武^[2]、袁佩秋、李巽仪、张元芳、张淑德、李群秀^[3]、陈锦^[4]、庄锦云、王坚、葛秀芹、宋燕

[1] 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神针.附“南通女工传习所师生作品选”.内部版,1985.16.

[2] 周禹武(1890—1980),传习所附属工场绣工,也是沈绣艺术的一位主要传承人。她边工边学终承师风。曾先后至安徽、山东及南通女子师范任教传艺。曾任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刺绣艺术指导。传世精品有《婆娑舞》《葡萄少女》《列宁像》《耶稣》等,南京博物院和南通博物苑均有收藏。

[3] 张淑德、李群秀,均是传习所早期优秀学员。她们曾在沈寿辅导下分别绣成《夕阳返照图》《奉天牧羊图》。这两件珍贵绣品由张謇孙女张柔武、孙子张绪武在1983年3月14日献给国家,现由南通博物苑珍藏。

[4] 陈锦(1906—2003),传习所第十四期学员,擅绣翎毛走兽,一生刺绣80多年。95岁时还能穿针刺绣,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亲自观看她刺绣演艺,亲切地祝贺她长寿。陈锦刺绣藉运画理,针随心意,落针有神,用色丰富,绣成的禽兽栩栩如生。改革开放后虽年事已高,仍信心百倍伏绷走针,完成了《芦雁》《稻香千里》《双虎》《猴》等几十幅作品,部分刺绣先后选送国外十几个国家展出。沈寿艺术馆藏有她的刺绣《猴》,运用鬃毛针技法,施针大胆灵活不落俗套,堪称绣中极品。



玉^[1]等，也是一代刺绣精英。

巫玉（1902—1995），字淑清，福建人，14岁到女工传习所学艺，是第三期学生。18岁自绘自绣《芦苇翠鸟》，入选《中国刺绣》图册，流誉海外。毕业后曾在如皋女工传习所教绣，与画家顾启时合作多年，一度还受安徽聘请到那里去传绣。新中国成立不久，参与创办刺绣小组，曾任南通市绣品厂副厂长、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刺绣艺术指导等职。其绣品师承沈寿风格，形象准、晕色和、用针细密、丝缕平顺、色彩丰富。代表作有《木兰图》《狩猎图》等。南京博物院收藏了她的《僧陀》等绣品，沈寿艺术馆藏有她的《韩干牧马图》。她生前是江苏省第三届人大代表，和宋金苓等老艺人一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培养了曹国秀、练育英、丛兰英、王玉桐、周珏红等一批刺绣能人。



1984年，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举办的“刺绣艺术大师沈寿诞辰110周年、南通女工传习所创办70周年、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25周年纪念会”会场。

[1] 宋燕玉（1910—1983），南通市人，南通市绣品厂职工，1976年退休。早年曾在女工传习所习绣，传世精品《八仙过海》一套两件有沈绣遗风，现存南通市沈寿艺术馆。

女工传习所学员张元芳（1913—2000）和曹国秀（生卒年不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领导的支持下，从事挖掘、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刺绣工作，经过近20年的努力，在民间点彩、纳锦这两种古老的刺绣传统技法基础上，创研成功一种全新的刺绣工艺，张元芳还用它绣制成双面绣《读书》，得到所长宁覃等领导的重视。当《戴月归》等一批新作于1978年在全国第二次工艺美术展览会上亮相时，这种新颖的刺绣工艺立即引起工艺美术界的重视，大家根据其工艺母本，正式将它命名为“彩锦绣”，并载入《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1982年，大型彩锦绣壁画《哪吒闹海》被列为苏绣精品，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张元芳11岁学艺，是传习所第八期学员。她技术全面，且勤于思考，故多创新。曾革新刺绣生产制版工艺，发明小电动制版机，提高了当地的刺绣生产效率。她的刺绣代表作《竹林溪鹅》，主导南通彩锦绣先声。20世纪60年代初，她试制成功双面彩锦绣《读书》，对彩锦绣的技术创新有重要启迪作用。沈寿艺术馆藏有她的作品《鳜鱼》。曹国秀刺绣技术全面，作品精致，潜心研究刺绣几十年，终入化境。她对民间刺绣技法研究颇深，也是彩锦绣的重要创始人，《蕉香季节》是她的代表作，还有传世精品《观鸟捕蝉》留存研究所。

女工传习所学员庄锦云（1914—2007）是第十四期学员，本科毕业时成绩突出，又留校继续学习一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以特科生资格毕业，学校还奖励她女式手表一只。她擅长人物绣，学生时代就自绘自绣《疯僧》《自由神》，并被选送国外展出。她是张吴女工传习所的刺绣骨干教师，教授绘画和刺绣。她的弟子众多，不少人成长为新一代沈绣骨干。其作品多而优秀，南京博物院和沈寿艺术馆都有收藏。



在刺绣理论教学方面，女工传习所第五届学员李巽仪最有建树。她根据多年刺绣教学实践，总结了一套具有南通特色的刺绣针法，20世纪60年代初编成《南通刺绣针法》教材，由南通市手工业管理局油印成册，给下属的工艺美术学校师生、工艺美术研究所和有刺绣工艺的工厂技术干部、刺绣艺人学习。后来工艺美术研究所撰写的《南通针法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她选用父亲李苦李创作的佛像画稿，刺绣了《南无阿弥陀佛》，佛的脸部运用旋针针法绣制，取得良好效果。70年代初期，她选绣著名画家石鲁的国画《转战陕北》，运用传统平绣技法绣制，留给后人收藏。



沈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培中创作设计的《丝绸之路》，工艺美术师丛兰英绣制

老一辈刺绣艺术家把一生献给了中国刺绣事业。她们承前启后培养了一批批艺人，20世纪60年代初，在她们辛勤培养下，又一批新秀从工艺美术技校毕业，其中的程美玲、储有莲、万显珍、周永芳、朱美珍、顾瑞莲等，后来都成长为优秀传人。1972年，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选招了一批女生，经过精心培养，她们迅速成长为南通刺绣骨干，其中张建还被派到拉丁美洲教绣多年。如今，南通城乡手艺较好的刺绣艺人，大多数是沈寿传人的再传弟子。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仿真绣”艺术传承人金蕾蕾刺绣的《憧憬》

其实当年的女工传习所新秀又何止上述数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工艺美术，尽管前进的道路曲折，但在沈寿弟子的努力下，沈绣事业不断繁荣发展，沈绣技艺水平也早就胜过以往，张謇原先期望以传习手工艺解救当地妇女贫困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刺绣作品



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成为陶冶人们思想文化艺术情操的精神食粮。沈绣艺术品早已飞越国界，誉满世界。仿真绣艺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刺绣艺人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庄锦云、黄培中、金蕾蕾荣获“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长期从事刺绣艺术研究、创作了大量优秀刺绣作品稿件的黄培中先生，2007年又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蕾蕾也荣获“仿真绣艺术传承人”荣誉称号。还有仇美兰、周珏红等一批“江苏省刺绣工艺名人”以及王玉桐、练育英、程美玲、吴玥、李锦云、王建华、冯美琪、周琴、张蕾等一大批高、中级工艺美术师和刺绣艺人。在刺绣稿件的创作设计方面，还有一批艺术素养很高的画家和专业画师，老一辈的有刘松樵、陈定九等名师，当今有黄培中、张文昌、华俊山、卜继平、王宪飏（女）、戚和（女）等一批名家。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还走出去一批杰出人才，如许平、林晓、范阳、徐艺乙、康卫东、成阳等，他们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和南通大学等著名高校担任教授或领导；顾乐夫、冷冰川等人在国外发展也各有成就。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三四十年内，在刺绣事业管理方面也有众多能人，如管怀芝、宁覃、陈彭庚、江卓等杰出人物。多年重视沈绣艺术的美籍华人胡嘉华女士，1999年春节曾组织百幅沈绣作品，在台湾高雄佛光山美术馆举办大型沈绣艺术展，得到星云大师帮助。短短半个月，就有十余万观众前来参观欣赏，社会反响强烈。近年来，她不遗余力组织艺人又绣制了一大批沈绣艺术精品，准备到美国等地举办艺术展览，让世界人民共享沈绣文化艺术。可以预见，未来的南通刺绣新秀必将越来越多，他们的事业也必将更加辉煌。



1994年，为纪念刺绣艺术大师沈寿诞辰120周年，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沈寿艺术馆举办“沈寿艺术研讨会”，苏州、南通等地的刺绣艺术界人士进行沈绣艺术学术交流。图为由宁草、顾文霞主持的学术研讨会会场。



谦让加薪

当年沈寿应聘来南通前，也接到四川高薪邀请函。那时沈寿虽然经济困难，但仍从事业着想，没有计较南通工资待遇较寡。回到南方，见传习所尚在建筑，就在苏州家中刺绣、课徒传艺维持生活。

封建的旧中国素来不重视女子教育，普通女子都不能上学。加上办学是很费资金的，民国初年国内南北两派尚有纷争，政府财政经费欠缺，哪有多少教育经费？因此，公办学校很少，许多男童尚不能上学，女子教育就更加困难。然而，张謇谓“世苟文明，学不可遗女子”，身体力行，千方百计创办女学，为改变过去教育重男轻女、重文轻技的弊端，使那些贫困女子学到实用技能，让她们以技自立创造财富，从而把那些贫困妇女从社会底层解放出来。没有办学资金，张謇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争取国家、政府财政上给予支持，同时发动乡绅名士共同捐助。虽然他自己在捐款中一次次带头多捐，但长时期要求社会负担女校经费显然不可能，尤其是创办女子技校的意义，更不为广大民众所认同，故张謇要办女工传习所，只有自己捐钱出资。沈寿到南通上任后，见张謇一次次为传习所捐款，首期

就承担办学经费3 000元，以后历年都负责常经费4 800元。传习所迁往城南建设费5 000元，也由他个人承担，直至6年后传习所收入几近自立时才减半，民国十年（1921）传习所能自立有余才停止捐助。如此粗略估算，张謇仅对女工传习所一项就前后捐助资金34 400元。沈寿见他一次次将大笔资金交到自己手上而不图回报，十分感动。她在使用中自然分外珍惜，所以一心想做好工作，多招学生、多出产品，争取早日使传习所在经费上能够自立，省去所董一切负担，为此，她顾不得自己身体有病，更加努力工作。

从这所女工传习所费用讲，它是张謇个人出资建办的女子职业学校，所有开支都是他捐助的。对外招生培养绣女要收取一部分学费，但所收学费不能应付学校日常开支，所董负担很重。按计划，当时女工传习所不但培养刺绣人才，而且还有生产任务，这样可通过师生刺绣作品销售来增加收入，直至学校自立了，就不再要所董负担经费了。然而该所开始办的几年，生员不足，出品也较少，常年的办所费用仍主要由张謇个人负担。因他开创的教育、慈善等公共事业项目较多，各处均赖其负担，往往难于支撑，这才由县署每年发给一些补助。

张謇虽然公务繁多，但对女工传习所的事务非常关心，只要人在南通，就时常前往视察。见所长沈寿“兼授课，又家计重，月俸略足支持，议用年功加俸例，分年加之”。可是沈寿不同意，她认为南通重视刺绣的人尚少，办传习所的资金出自个人，而所董张謇的事业较多，日不暇给，若处处加给，势必无法继续维持。再说一人加了，必人人都加，所董一人又怎能应付？因此，虽然自己不富，负担较重，但还是作了辞谢。况且，她看到张謇负担的教育、慈善、文化方面的事业众多，因个人经费不足，多次鬻字筹资，如民国五年（1916）为传习所移建城南，他个人出资后，



建残废院和盲哑学校的资金就不够了，只得又刊登鬻书筹资告示。此时，张謇已过花甲之年，为创办社会事业竟如此辛苦，这些，沈寿看在眼里敬在心中，恨不能女工传习所马上就自给有余，因此，更加不愿为自己加薪了。她说：“传习所乃女子职业教育之一种，当以经济为目的，充个人之志愿，不但望学生多，出品多，并欲渐渐谢免地方之补助。”因此，沈寿到南通工作多年，几次加薪都被她回绝了。直至民国九年（1920）传习所第一届五年本科生毕业，所董张謇的负担已减大半，给她加薪一倍被谢辞，就减至加六成，才被接受。沈寿这种不计较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精神，一时在师生中传为美谈，对全所人员影响也很大，其他教师在她影响下，都以工作为重。经全所师生一致努力，至民国十年（1921），南通女工传习所终于达到办学经费有余、能够完全自立，不但所董张謇的经济负担全免了，县署的教育经费补助也中止了。

绣 织 局 长

张謇对手工艺品一向很重视，早在担任农商总长期间，民国四年（1915）二月二十七日，就发布了“关于减免七种自制工业品税厘给各省区咨文”以振兴地方实业。咨文称：“查原呈请将运销外洋之草帽辫、地席两项，减半征收税银。通花边抽、通花绸中抽、通花夏布、发织髻网、蜜汁果品五项，无论运销何处，所有出口及复进口各税，一律暂行免征各节……分别减免，以轻负担，而广行销。”该文要求“研究改良，杜绝作伪，务期日新月异，角腾商场”。当年南通女工传习所出产的刺绣、编织等工艺美术作品，在南公园内的商品陈列所展销，传习所移到城南后，还借附近的药王庙陈列产品对外销售。

张謇创办女工传习所，便于当地女子学习技艺，通过学习刺绣、编织杞柳、织花边、网扣等技术，提高生产技能，解决部分贫困女子的就业问题，也为发展地方经济、开展对外贸易创造条件。传习所既注重教学传技，也重视生产市场适销的产品以增加收入，减少所董和地方补贴。针对南通城中女子不及乡间妇女俭朴，有好逸恶劳不尚勤俭之风，张謇思谋解决办法，就在传习所扩充柳编、花边等手工项目，作



为解决一些城中贫困妇女的生计之本。民国七年（1918），他还发了《忠告习工妇女之父兄》一文，劝导城中妇女努力习工劳作。针对某些学习柳编尚没结业而中途已有退学的，学花边虽一个月结业而回归自制者，农村妇女犹能完成，而城中女子则有贪逸不作的，张謇忠告其父母兄长加以教育，不能任其逸惰，放纵妇女聚博^[1]，趋不劳而厚获之利……最后希望诸妇女及其父兄家长听其忠告，期望南通城市女子都能养成勤俭之风，发展生产谋求自强自立。同年，张孝若出洋赴欧美游历考察，了解到各国喜爱中国绣品，归国后主张组织中国绣织品出口。张謇看到海外有此市场，就决定加大绣织品生产，开展海外贸易。

为了解外国人对中国刺绣的看法，张謇常带着到南通来的外宾参观女工传习所，观看中国刺绣和编织工艺品，听取意见，为今后出口做准备。民国九年（1920）五月六日，世界著名学者杜威来南通，他也在张謇亲自陪同下前往参观。为作市场试探，张謇先派有经营绣品经验的余冰臣到上海成立福寿绣品公司，不料因他经营管理不善而亏本。但张謇发展绣织业、开发海外市场的决心未变，很快就亲自组建南通绣织局，还为它书题对联：“绣五彩素为本，织七襄报成章。”九月一日举行绣织局落成典礼，委精通绣织业务的沈寿任局长。这天濠河畔十分热闹，南通各界都来祝贺，传习所全体师生也参加庆典。绣织局将南通作为大本营，组织调度绣织货源。在上海九江路22号的南通大厦和美国纽约第五街还设立分公司（又称办事处），经营销售刺绣和手工编织工艺品。为增加出口产品，在南通设有蚕桑讲习所、发网传习班，培育壮大花边、发网加工队伍。那时如皋女工传习所也已创办，也生产绣织品。

[1] 纸牌，又称叶子戏，民间俗称“游和”，是一种赌博游戏。

为扩大出口货源，还派人到苏州、常熟、太仓、浦东等地收购产品。任芳东主任组织编织科设计制作的工艺品精巧美观，有女子用的各色柳编、草编提包、花篮，还有镶嵌花纹的草鞋、垫子等物品；绣科设计刺绣的工艺品更为丰富多彩，有众多专供欣赏的刺绣艺术精品，如中国字画绣屏，其中高档刺绣主要是传习所组织生产的人物肖像绣，山水、花鸟绣屏；刺绣日用品也很丰富，有美国市场上适销的舞衣、浴衣、睡衣、坐缦、门窗帘和“补子”等产品。所谓“补子”，就是我国明清时期官服的前胸后背均有一片刺绣图案，因它是服装做好后才将绣片补订上去的，所以民间俗称为“补子”。这种绣品是专业绣工制作，非常精美，图案有严格的定式，根据不同的图案可以识别其文武官阶等级。当时，中国政府已废除这种旧官服，而欧美人却将它作为流行的古老玩物进行收藏。纽约的南通分公司开办后生意不错，各种产品都有顾客购买。尤其是女工传习所高档刺绣格外精美，吸引了许多美国顾客，一些记者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热情地宣传中国工艺美术作品，一些外地顾客也赶到纽约来购买。

沈寿来南通努力传绣，就是为了繁荣中国刺绣事业，现在见张謇创办绣织局开辟海外市场，传习所刺绣可以对外出口增加经济收入，今后能够自立再不要所董负担，心里很高兴。担任了绣织局局长以后，沈寿知道自己的责任更为重大，为此工作更加认真努力。她还在绣织局院子中亲手栽植了一棵壮实的枇杷树，就是期望绣织局越办越好，将来它的业务像枇杷树结果一样，果实累累，越结越多。那时，她病体虽然才有好转，但不愿继续休养，天天坚持到绣织局巡视，过问各种出口业务；到传习所上课，加紧培训学生；到加工场指导工作，期望多多生产国内外适销的产品。

出于关心沈寿身体，减轻其绣织局长工作负担的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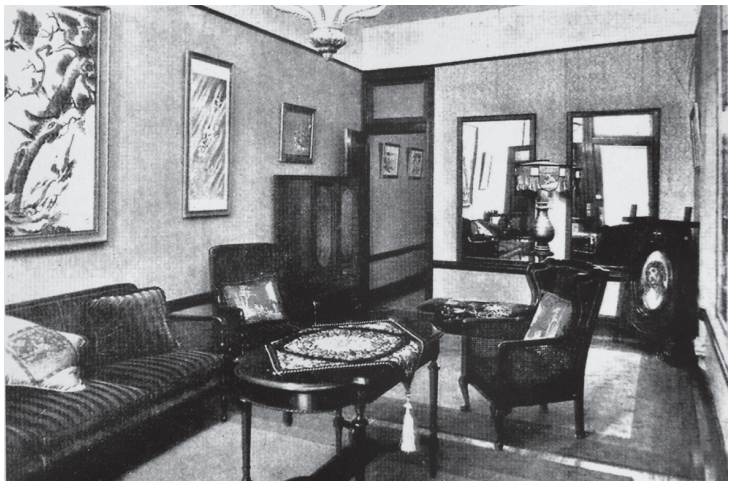


局内许多重大事务，还是由张謇负责，如亲自出面对外交涉，解决了诸多组织人事、货物采购、出关海运和借贷资金周转等重要问题；同时对国内组织产品生产、改进花式品种、申请花边专利等重大问题也一一解决，为纺织局顺利开展对外业务铺平了道路。

那时，纺织局生意虽然看好，但资本银根太紧，而当时的大生集团又因扩张过快资金周转困难。纺织局的流动资金主要由大生上海事务所及淮海银行筹垫，部分资金又向大生以外的友华、懋业及上海银行借贷，每年出口值20余万美元。因南通货物出产有限，主要是在江南一带收购，运送到遥远的美国时间较长，那时美国经济已有危机迹象，百姓购买力下降，到岸货物失去最佳销售时机，就降价销售，利润减少，加上长途运输费和浩繁的税捐开支巨大，商品售出无多盈余。民国十一年（1922），美国经济危机，市场更不景气，产品销售不旺，后续商品到岸积压，就无力缴纳关税，因此大部分货物一到纽约码头就被海关扣押，时间一长还要缴纳滞纳金、仓储费等。后因美国经济危机加剧，即使货物领出，一时也难以销售，如运回国内费用也大，面对当地关税壁垒只能作罢，南通纺织局不得不宣告停业。

从纽约分局资产情况分析，当时资金主要搁在成品上，它的大部分货物被扣押在美国海关无法提出销售，上市销售商品本身并无亏损。纽约分局在美国开张时间不长，也有一些盈利，如再坚持一段时间扩大影响后，是能够将生意做红火的。它的停业不仅是为了17万美元的关税，主要是当年南通大生集团严重亏损，垦区又大面积严重受灾，龙头企业一厂和二厂已面临破产困境。面对西方列强向我国大量倾销花纱布，市场混乱，银根更紧。张謇面对国内市场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无法扭转大生企业严重亏损的局面，一时在国

内外举债无门，大生企业尚已难保，当然再也没有精力去料理纽约这个小门市部了。最后，绣织局从国内运去的25万美元成品，大部分被美国海关扣押了，只有8万余元商品可以出售，售得的资金作为纽约分公司开销，所剩无几的钱款只买了几个冰箱运回国内。在张謇指示下，纽约分局停办后，陈仲久将沈寿的两件珍贵刺绣护作品送回来。



南通绣织总局设在美国纽约的分局办事处内景

绣织局虽然在沈寿逝世后的第二年停办，但南通绣织事业并没有因此停下，传习所和蚕桑讲习所等机构仍在正常运作，培训出来的人员继续生产，本地业务也没有荒废，生产的大批花边、网扣和刺绣产品，通过其他渠道对外销售。民国十一年（1922），张謇曾发表《蚕桑发网女工招生二则》，仍鼓励南通女子学习发网发展生产。民国十三年（1925）初夏，他信步来到绣织局院子中，见沈寿手植的枇杷树枝繁叶茂长得郁郁葱葱，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果子，就信手摘了一个品尝，肉厚汁多味道特别甜美，不由得睹物思人，成诗一首：



可堪人去树无心，空报枝头个个金。
留与闲庭风雨说，年年须护昔年阴。

叹息人去树在，顶风雨抗寒暑累结硕果。联想到沈寿的事业也要精心呵护，故在关心就近的传习所同时，还亲自到蚕桑讲习所去视察。可见，他对发展女子手工艺的前景仍然充满信心。

冰臣辞职

民国二年（1913），余冰臣来南通求助，张謇见其生活尚无着落，即将他留下当警署教员。余冰臣送传习所刺绣往美国参展，回来后，任南通贫民工场主任。张謇对该工场很关心，初创时许多事务都亲自出面过问，如了解到京师八旗贫民工厂出产麻棉混纺的布，质优价廉，就让人采购几匹回来作样品；见北京仿制外国木器，坐垫中有乱棕和棕片弹力好，就嘱该工场利用河边屋角多种棕树备用。对场内人事亦多关心，对工场主任余冰臣更是器重，对余冰臣提出的安排殷甸青任分销，并安排无锡人胡杏耕工作等要求，张謇都一一满足。

当年，贫民工场设在城西大码头，占地40余亩，场屋有六七十间，另有养鱼河、园圃百余亩，各种员工百余名。它系两淮盐商捐助兴建，年经费万余元，大部分由盐务局及地方筹划。它专门收容生活无所依靠的贫民子弟，让这些无职业无技术的流浪青少年有容身之处，并能学一种手工艺，今后有谋生的技能，长大后走向社会能自食其力，不再拖累他人。所以，该工场具有收容流民和不良青少年的性质，又有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综合功能。收容人员在工场学习技术不



收费用，还供应吃住，学成毕业在工场义务劳动一年后，就可以自由外出，到社会上自谋职业。场内主要传授木工、漆工、藤竹工、缣丝、缝纫等社会常用工艺，亦有雕刻、缣丝等工艺美术项目。工场利用河塘、田圃发展养殖业，用于改善职工生活。由于余冰臣学识渊博，又有多年管理经验，贫民工场在他领导下颇有成绩，张簪、张謇也很满意。除上述张謇《赠余觉》诗序中赞扬他“任所营之事致效，可喜也”外，民国七年（1918）十一月，又在《致郭礼征、曹秉仁函》中称：“南通贫民工场藤竹工出品颇佳，销货亦畅。”第二年十一月，在《致赵凤昌函》中也称赞：“南通贫民工场缣丝、藤竹两科，于美术殊能研究，成品亦颇精雅。兹特令合制挂屏、帐衾二种，用佐新房之饰。”可见，余冰臣能发挥自己管理、美术方面的才能，将贫民工场管理得很好。他参观了狼山观音院的观音像后，还作文评论，平素也不断有新诗创作，故主管大生实业事务的张簪曾赞誉：“余冰臣先生好学不倦，可敬之至。”

余冰臣代表南通女工传习所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取得辉煌成绩，还带回不少中国刺绣，颇受美国民众喜爱的信息。后来为发展中国刺绣，受张謇委托到上海办绣品公司，但由于经营不善，该公司亏本歇业。民国九年（1920）十月，他主动辞职，到上海鬻书谋生去了。余冰臣当年兴冲冲来求职，以后他全家以至一些亲戚朋友，也在南通有了工作安了家，还将苏州马医科巷宅卖了，家什也运到南通来，为什么现在说走就走，不听众人劝阻，坚持要辞职去上海呢？说起来原因很多。

余冰臣颇有学问，擅长社会交际活动，总想做出成绩使别人刮目相看。献绣祝寿、日本考察、主持绣工科、寻求意大利王后照片、赴美国参加世博会等，这几件事都办得漂亮。在朝官虽不大，但在京城中活动面较广，颇有声名。张謇

到京城中办事寻找能人时，马上就有人向他推举余冰臣，而且初次见面就给张謇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故有“余冰臣人才也”一说。来南通以后，他也颇有成绩，一度还想用男童学绣超越女子。但是，余冰臣也有不少缺点，如爱虚荣、图享受，当大家为慈禧太后寿辰献绣忙碌时，他竟出去寻花问柳与一寡妇生子；进京才一个月，就从济良所中娶满族人铭盘为妾；不久，农工商部刘柏生助他回苏州创办福寿夫妻绣品公司，他一回苏州又娶叶天锡为妾。两妾进了门，互不相容，好在沈寿大度，才没有让她们把家吵翻。在京城多年，余、沈夫妇收入颇丰，全被他挥霍殆尽，故后来到天津不久就无法生活。余冰臣工作虽有能力和热情，但不能持久，一有成绩就自满骄傲，故张謇托他到上海经营绣品公司，结果亏本失败收场，连自己苏州的房产也赔了进去。他来南通工作时间长了，缺点渐露，张謇对他也渐渐改变了看法。余冰臣比较专横，夫权思想严重，妻子沈寿努力奋斗多年，成就显著，但他平日很少关心她，连其生病也不照顾，只是经常伸手索要钱款，故他们夫妻感情逐渐淡薄。他的无情无义，也为张謇所不悦。最主要的是余冰臣多疑，心眼小，听不得一点闲言碎语。那时社会新风未开，沈寿借住曼寿堂后，生活上得到张謇一些照应，又共同撰成绣谱，个别无知小人就任意猜疑编造，一些民间无稽之谈传入他的耳中，余冰臣将信将疑，就有回苏州的想法，当和妻子谈起此事时，立即遭到沈寿反对，她说：“归已无家，若再租屋，费大，我现在多病不能如从前之卖力，但我受啬公之托，主传习所事，我不但自己求能自立，亦欲为事求能自立。以后传习所不能再烦啬公之补助，方是我谢事之日，决不能同汝去。”

余冰臣见此，心中更加气恼、疑惑，便到张謇那里辞职，声称要到上海去卖字。张謇知道了，还以为他在南通工作嫌薪水低，看在儿女亲家份上，真诚地劝他留下，并许愿



说：“且节用移家仍住工场，将来游民传习所成即在工场，就近可以兼管，可以增加津贴，比上海卖字较安稳，有把握。”但见余冰臣去意已决，劝阻不了，遂又为其亲订书法润格文，用状元名望为其沪上鬻书卖字鸣锣开道，曰：“余君会稽名孝廉，精研八法，初摹虞褚，继师右军，更近研究汉魏，出入颜柳，笔势沉厚，非流辈所可及也。索书人多，应付綦悴，为订廉润如左……”润格文告后，还为余冰臣在上海出版的《三在居士临古》题名。沈寿也为丈夫写了祝辞：“外子冰人先生偕寿研究绣法二十余年，俾寿谬负中外盛名。今外子鬻书海上，愿吾夫妻一笔一针为世界佳话。”余冰臣辞职到上海卖字并不顺利。虽说他的书法确实不错，楷书、草书非常出色，墨竹花卉也画得很好，一时却很少卖动。他平素用钱出手大方，现在已辞去职务，经济上断了来源，生活就很尴尬。加上生意不好，心里又添烦恼，想起南通的一些传言更信以为真，对张謇关心沈寿生活益发多疑，认为张謇心术不正，不怀好意。余冰臣在上海事业不顺利，非但不怪自己无能，反而都怪罪到别人身上，故使他逐渐和南通疏远，与众人往来日稀，独自在上海忿忿不平。

余冰臣自从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心存疑虑后，去看望沈寿的次数越来越少。沈寿的生活越来越冷清，后来就饲养了一只金黄色的小狗作伴，随时带在身边，逗其作乐解闷。为此，张謇曾作诗曰：

苑径纡回草树分，金丝小犬导人勤。
足音知远尚非远，凭仗铃声报已闻。

因树斋记

民国九年（1920）八月二十四日，沈寿将借住的濠阳小筑房间和庭院打扫干净，把所有物品整理好安放到原处后，这才搬到西隔壁的因树斋居住。说起张謇、沈寿住房也有缘，当年张謇到北洋政府任农商总长时，宿舍就是沈寿工作过的清朝绣工科留下的房屋。沈寿来南通工作，因病休养时一次次借住的房子都是张謇建的，这因树斋地方不大，却和她苏州马医科巷宅一样安静。这个新宅中，沈寿房间的家什都是在苏州时自己使用过的老家具，安置好以后就像过去老家的房间一样，生活在其中感到分外温馨。原来因余冰臣到上海重办福寿绣品公司亏损，急需用钱，就将苏州马医科巷宅典给了张謇，腾房时将部分家具运到南通来。现在有了因树斋，沈寿想把它作为自己的宅地长期居住下去。然而想不到，她不久就因病离开人间，这里竟是她安的最后一个家。

这座因树斋小宅是绣织局东北角的一个独立小院，前后两进坐北朝南，院子幽静，正适宜文静的沈寿居住。沈寿可以在那里安心养身、研究刺绣、辅导学生，偶尔可读读书、作一两首小诗。该院虽小但设计合理，建筑也比较讲究。青砖黛瓦的传统建筑，两排房屋各二房一厅，西头有一条宽敞



的南北走廊相连，主人、孩子各自起居方便，还有厨房和佣人住的地方。前排正房前还有一处凉亭，东、南、西三面安有坐靠长椅，方便主人冬晒太阳取暖，夏季避暑纳凉。沈寿住的后院东房更为安静，庭院里有棵古老的鸡栖树，四周摆放着一些花木盆景，桂花和梅树几株点缀其中，花开季节分外幽香。小院正门朝西，跨出大门就到绣织局，再往西三五十步就是传习所，沈寿随时可以跨出院门前往照看，上课、问事方便极了。因树斋小院东墙与濠阳小筑之间也有个便门，张謇也随时可以前往绣织局、传习所视看。因树斋是著名建筑家孙支厦的手笔，连窗户也是特别设计的，内外三层启闭便当。玻璃门窗，室内明亮，窗户上有纱窗，夏天通风避蚊，冬天百叶窗紧闭可防寒保暖。把条件如此优厚的住宅让给沈寿居住，自然也是张謇的安排。



图为因树斋外景，该斋现为张謇研究中心办公处。因树斋大门朝西，房屋面南，东邻濠阳小筑。图中两层中式楼房为曼寿堂楼。

“因树斋”宅名是张謇题的。从一首张謇徙庙建斋的诗中看到，这里原是古药王庙，庙前有棵数百年的鸡栖老树，因树而题此宅名。张謇的叔叔张茂华在庙东南购买陈家旧

宅居住，故张謇小时候曾在这里玩耍，10岁那年见这里正在修庙，就顺手拿起瓦工刷墙用的歪帚，在砖墙上写了尺余大的“指上生春”四字，受到大家称赞。这座药王庙是清乾隆年间通州名医陈实功所建，用以纪念神农、扁鹊、华佗等10位神医。张謇也敬仰这些为民除病解痛的古代神医，清同治年间就曾作《药王庙题壁》诗：

换骨无方药可知，十龕犹奉汉唐医。
丹炉欲叩长生诀，烟水微茫月落时。

其后，张謇就药王庙曾多次作诗词赋之，如民国五年（1916）又作了《重题药王庙壁》。在这首诗的序文中，除了将该庙祭祀的10位神医交待清楚外，还有句“庙与家隔一墙耳”。可以看到张家的濠阳小筑当时和该庙紧密相联仅隔一墙。从这首诗的诗句和注中，还可看清张家得宅的渊源。

诗文显示古庙荒芜多年，唯有鸡栖古树“荒庭意自春”，独自逢春吐绿。在濠阳小筑与女工传习所之间建绣织局时，就将古药王庙向后移建至南城墙脚下。故重建该庙时又特作《古药王庙前有鸡栖树，数百年物也。六十年前尝嬉戏其下。今庙徙建因树斋，诗以记之》，说明他与那棵古老的鸡栖树有特殊的感情，因为那棵古鸡栖树经历了通州数百年的沧桑，也见证了状元公的一段童年生活和成人以后的成就与事业。其诗为：

婆娑何代树，几阅海堦桑。见我童年戏，尊之大父行。
心空秋荚瘦，顶秃午阴妨。未改平生敬，瞻依况此堂。

古鸡栖树实际上是棵老皂荚树，是一种豆科植物。其荚含碱质能去油污，民间用它洗涤，故称皂荚。因该树实在太年久了，主干已空，向地面歪斜着，附近人家的鸡就常栖息在树干上，故当地人就称其为鸡栖树。药王庙迁徙后，它仍



留在原地，这里建成一座幽静的小院后，这棵古树就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树而建的小斋，张謇取名“因树斋”。该斋建成后收拾干净，沈寿就移住到那里。

因树斋离传习所更近，沈寿教课、办事方便，此时她感到身体有所恢复，心情也舒畅，就天天上班。可是她的身体不争气，站立或行走时间稍长脚就肿，细心的沈立见妹妹走路不稳，看她的双脚已肿起来了，想起医生曾有“病从脚起，若肿就难治”的嘱咐，就劝妹妹赶紧休息治疗。沈寿又何尝不知道脚肿的厉害，但不愿放弃自己的事业，说：“啬公以所事托我，现在局里工作刚开始，业务正忙，我怎能中途放弃？”于是，还像往常一样坚持到所里上课和局内问事。她脚肿已非一日，只是开始并不厉害，故夏天还坐在藤椅中纳凉。张謇曾有诗记其事：

脚疾从来一大事，按摩亦自千金方。

可怜胫肿谁消得，藤椅南荣自纳凉。

想不到这次病情发展迅速，不久脚部水肿就上窜至腹腰，她浑身无力，再也不能起床了。第二年四月，竟是沈寿在因树斋最后的日子。那时，她病情不断加重，因胸腹肿胀饮食困难；不久又胀及肩背，众医都无法使其消退。张謇见沈寿不能饮食又受病痛煎熬，也急得没法。月底，只得再招沙健庵前来诊治，诊脉后说尚无危象，主张放水。而一起会诊的德国医生海格门却说腹水放了还会复胀。一向胆小怕痛的沈寿更是不愿放水，会诊没有成果。五月一日，俞汝权前来诊病，诊脉后亦主张放水，但因那天天气变化，沈寿受凉而痰涌，又没有及时排除腹水。沈寿浑身肿胀如鼓，足胫揉已见水，痛苦至极。二日下午3时，海格门又前来诊视，沈寿因受尽肿胀之苦，才表示愿意放水。当皮管插入体内，腹水顿时直下，放水重16斤。手术后海格门还前来照看，那天晚

上，张謇、余冰臣、沈立等都不放心，一直守护在沈寿床前，祈望她排除积水后，能熬过这关，早日康复。此间，张謇见沈寿虽然病入膏肓，但“精神贯注至死不衰”。这次生病有160多天，见她在“病榻之中弥留之际，镜奁粉盂不去手。衾枕依倚之具尝未乱尺寸，食饮汤药无纤尘。拂听无言，微闻其喟吁一二而已，生卒性好，兹可谓贯彻始终焉。聆其言颇能遗外生死”。益发佩服她的坚强性格。

虽然沈寿在因树斋仅住了短暂的10个月就走完了人生道路，但她却做了两件大事：担任绣织局长，和张謇一起为中国刺绣开辟了海外市场；立下遗嘱，将身后珍贵遗物捐给国家，演绎了人生最光彩的一页。



耆公问药

致病非今见始今，一言顿使泪沾襟。

终身自分无人觉，不道医和是圣心。

身体素质原本不佳的沈寿，在民国四年（1915）三四月间病倒了。这种气痛病因多日劳累而发，正好此间在北京任农商总长的张謇到山东、安徽和江苏等地巡视林牧业和水利工程，回南通后见沈寿生病，就请陈星槎医生前来诊治，经诊断为肝郁症，须速调治。由于工作繁忙，张謇在南通时间不长就回北京去了，沈寿服了陈医开的药后，病初愈就忙着教课刺绣，没有继续调养，想不到此一疏忽竟种下了病根，以后稍一劳累就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张謇很重视沈寿身体，将她生病作为重要事情记入自己的日记。首次是民国六年（1917）四月九日，自此以后直至民国十年（1921）五月，前后五年没间断。这些日记虽然记录简要，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沈寿病史和张謇的问药情况。如第一次记录沈寿生病日记为：“至传习所视雪君病。”十日，记录同上；十一日：“至传习所。图书馆开幕。郑铁如回沪。”张謇在此尽管未写明探病的事情，但他到传习所去，不会不去看望病中的沈寿。在这里也没有记载为她寻医问药之事，

但参阅五月六日、九日的日记就知道，因本地医生诊治多日无甚疗效，又约请如皋沙健庵前来，在沙医的诊治下果真有效，至五月底，沈寿就能起床借谦亭休养了。这几年沈寿的病经常发作，张謇一如既往，只要闻悉沈寿有病，就立即延医问药，吴夫人也参与照应，方使沈寿一次次转危为安。张謇记录沈寿生病、医疗情况，较系统的日记是在民国七年（1918）。那时，沈寿刚搬往濠阳小筑半个多月，就因劳累过度而发病。正月、二月、四月、七月、八月、十月、十一月直至年底，每次生病都是张謇及时延医为她诊治，不嫌其烦地一次次忙着问药。十月底，沈寿病重，张謇请了陈、俞、唐等三医先后来诊疗、会诊。这年沈寿病的时间较长，故他诗中曾有“不知药盞齐炉畔，清损容颜几许除”的句子。尤其是十一月二十九日，“雪君中夜眩晕，闻声起为施治”。张謇不顾夜半寒冷，立即披衣起床赶过去抢救，为此他受凉感冒咳嗽，“服汝权药，痰咳稍平”。这众多日记文字，足见张謇是多么看重她，关心她，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

余冰臣与沈寿是患难多年的结发夫妻，妻子生病，丈夫应当多关心仔细照料。但沈寿在病中最需要丈夫关爱时，却受到冷遇，跟需要她出力时的热情态度完全两样。沈寿来南通后第一次生病，余冰臣携刺绣作品到美国参加博览会不在家固然不谈，回到南通后，遇到妻子生病也很少理会。有次沈寿因病告诉丈夫，他回应竟很冷漠，不但不安慰病人去寻找医生，反而嫌她麻烦，“说此老病，我非郎中”，使沈寿气得忍受不语。此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不数日血崩，势甚危”。沈立见状急忙告诉张謇，这才延请俞医来治。但俞汝权因病家多出诊忙，每次来诊都不及时，让余冰臣去催，他又不愿，以致此病失去最佳治疗时机，一再延误酿成难治的大病。为了等候俞汝权来为沈寿治病，张謇常常等至三更半夜不敢安睡，一听到院门铜环声响，忙叫女佣去看是不是俞



医来了。那次沈寿血崩幸得张謇重视，一再延医，又提供休养场所，才使她逐渐康复。在《惜忆四十八截句》中，就有延医治病和守夜之事的诗句：

血溃肝伤绝可吁，宁辞夜半候俞拊。
人犹去未人还到，辄警铜环问女嫗。

沈寿47岁那年的春天又生大病，张謇日记中也有记载。如正月四日的日记中有“入城贺年，雪君肿痛未愈”；十六日“雪君病甚”；十七日“雨。为雪君延汝权诊，汝权丧子不能来”。只得连用电报催请如皋沙健庵，见他一时还没到达，沈寿病又有加重，张謇急得“竟夕不能寐”，就赶紧派专轮往如皋城去接沙健庵来抢救。

张謇用专轮到如皋去接沙健庵为沈寿治病并非仅此一次。民国九年（1920）十一月中旬，沈寿“复感痰病，自午后一时至六时甚剧”，张謇又接沙健庵来治，沈寿服了含有羚羊、桂枝的经方，病才减轻。张謇高兴地称赞“健庵于医学诣殊有得，雪剧病三次皆至可虑，皆健庵应手而平也”。

沈寿病重，急得张謇直搓手，曾多次请周子莲占卦。其实张謇何尝不知道占卦并无作用，只是此时别无他法，就以占卦来安慰自己而已。无论张謇怎样请医生为沈寿治疗，她身上的肿胀就是不退。第二年五月三日，一代刺绣大师终因肝郁肿胀而逝，张謇为沈寿问药一事方告结束，他多年来不嫌其烦为沈寿寻医问药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他在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忆雪宦自丁巳四月上旬病传血，五月下旬至谦亭养病，六月七日愈，七月中旬回传习所复病，八月下旬复移谦亭，十月、十一月上旬连病，随愈随病，随病随愈。戊午正月六日以濠阳小筑借以养病。庚申八月廿四日移绣织局，先后五年，生活与药为进退，而中医、西医药方几厚二寸，迄不获效。”最后发出“哀哉！世安得更有人也”的呼声，痛惜

沈寿逝世。如皋沙医闻悉，也悲痛万分，谓：“×××××，一死当为天下惜。良药不医命，十全岂独国人难。”^[1]

张謇慈父般地关爱沈寿，一次次为她寻医问药，点燃了她生命的希望。沈寿也一次次和病魔抗争，才得以转危为安，重上讲台继续教绣传艺，培养更多的学生，重拈绣针，刺绣更多更美的作品报答耆公。为此，沈寿每次生病坚持服药，尤其是借住曼寿堂时，曾遵医嘱坚持忌盐百日。试想原本病人就厌食，要天天吃淡而无味的菜蔬，其强吞硬咽是多么难受，但沈寿凭着坚韧的意志还是坚持下来了。张謇为此事还作诗记之：

角张赋命自伤占，饶药饶医病转添。

负气一生拼茹蘖，酬恩两月不尝盐。

沈寿病休时仍思考刺绣艺术，在床榻上回忆口述绣谱，又在休养中绣成《倍克像》《蛤蜊图》等不朽作品。但是，人的意志总是有限的，长期生病遭受各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以致产生一死了却日夜痛苦煎熬的情绪也不奇怪，张謇见了虽深表同情，但又无法替代和减轻其痛楚，只能给予慈父般的关爱，亲自下厨整理菜单给她变换食谱，调剂口味，增加其营养。见她有时不好好服药，就将中药温好后送到她床前，有时亲自用汤匙喂她，就这样一次次将她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就在沈寿浑身肿胀的最后日子里，张謇虽已为她的后事做了相应准备，但他还抱一线希望，在德医为她放水前，“余亦先令嚼吉林参”。放水后“以人参、杏仁、苏梗、甘草服之，谓可支持，以待气转”。

[1] 本诗见余觉：《余觉沈寿南通夫妇痛史》第7页。该书作者将首句遗忘，因本诗没有收入沙健庵的《志颐堂诗文集》，故一时无法查证补全。



请褒绣圣

民国十年（1921）四月，张謇见沈寿病势越来越严重，水肿从脚部开始，逐渐向上发展渐至腿部、腹部，虽然请医生诊治用药，但效果都不理想，反而越来越严重，心里不免焦急难过。又见她饮食渐减，恐怕她来日无多，不免回想起她一生种种不朽业绩：勤奋刺绣几十年，研究成“仿真绣”，在国际上多次为祖国争得荣誉而不骄傲；办事不受请托，评审刺绣公正严明；教学中师德高尚，技艺高超，从不保守秘存，悉心传授给学生，还有绣谱留传后世；日常生活中妇德优良，节俭爱清洁，不搬弄是非；等等。这些优良品质理应受表彰让众人学习，于是就代南通县教育会长、副会长起草了报告，恳请中央政府给予褒奖。在这件请褒文中，一开始就说明了请褒目的，是根据国家典令扬善优贤，希望国民向上，以贤人为学习榜样，故推举地方女学贤媛。

该请褒文中先详细介绍沈寿职务和优秀品德，应受政府表彰。张謇文中说：“伏查南通女工传习所所长、绣织局主任吴县女士沈寿，幼娴家训，长擅女工。近文史而晦不自矜，新旧而识能达礼。论艺术则古人未胜，论才行则女子能奇。谨举闻见所知，以证褒扬之例。”文中还汇报了沈寿

的主要事迹，如沈寿从小学习刺绣艺术，却没有拜师学艺，全凭自己聪慧认真，刻苦学习专研悟成，其犹如天授；她处世文明，其品德高尚人人所知，故不待言，刺绣技术胜过露香园顾绣；到日本考察，博求知识，回国后能将学来的先进技术化为己有，并努力推广；将西画技术原理，造化到自己的刺绣艺术之中，绣成的作品犹如



南通绣织局局长、女工传习所所长
余沈寿女士肖像

实物；因此，沈寿的刺绣在社会上声誉很高，大家称赞她的技艺为“神针”。沈寿拥有这些高超技术，并非神灵暗中所授，全凭藉个人努力研究所得；光绪三十年，她以刺绣进献慈禧，被奖赐福、寿二字；次年，任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名满全国；所绣《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在都灵赛会上得奖，又获意大利国王赠钻石金表作纪念；所绣《耶稣像》在巴拿马赛会上得最优大奖，以后复在美国展览，声誉广流海外。接着又汇报中华民国成立后南通特设女工传习所，延沈寿任所长的成绩：“七年以来，教成学生一百一十人；在美国纽约市店她绣的女像方不及尺，售值三千元；绣谱一书，则尤空前之述，有目共见。”沈寿其他生活中的优良品德，张謇也有评述：“孝父母，恭兄姊，笃诚恻款，若将终身；劳动收入全交给丈夫支配使用，数之巨而无吝；



抚所慈庶出之子，范以礼而有恩；到南通传绣，刻以自立，海人不倦，期广其传。”

张謇认为，沈寿可贵的品行还有许多，如普通女子都爱虚荣，而沈寿独不。她当年承清慈禧太后文翰之赐，里人欲张皇之，而其处若平素和往常一样。南洋劝业会评绣时，对湘绣评审时公正严明不受请托，因此湖南艺人都佩服，没有异词。借宅三年，迁出时，庭户中原有器物都完整如新，一一安放到原处。遇有公益募捐辄有输助。长期辛劳致病，发病必将数月，但仍坚持工作，故学生知道了都祈神灵减算自己，要求延续所长沈女士生命。这些古人史书中的美谈，今日教育家所不能为的，只有沈女士才能拥有这样的学生。

在请褒扬呈文的最后，张謇要求内务部根据修正的褒扬条例第三条第四项“有功艺术”、第五项“硕德淑行”，均得由地方官厅呈请褒扬。兹沈寿授艺成人，播声异国；相夫有道，无间里闾。符合褒奖之例，请按章褒扬……

南通县署教育会首长接到张謇为之拟写的为沈寿请褒扬文，很快呈到省里。省署也于七月报呈中央内务部，但多时不见回音，故在同年九月四日，张謇特致电内务部向齐耀珊、何煜催请。电文如下：

北京内务部总、次长钧鉴：

南通为绣工传习所所长沈寿呈请特奖案，准省批七月转陈大部，文到乞速呈批转发。沈所长现已病故，应请公府特给褒辞，褒章例免，合并声明。敬希赐复。

张 謇

张謇在这篇请褒呈文中，已对沈寿作了全面总结，看了此文犹若给沈寿画像，亲见其人，若不是与沈寿多年相

处，对其平日工作、言行、品德深刻了解，是不可能在这简短的呈文中，将她杰出成就和高尚品德生动地概括总结出来的。无论当时政府对美术家沈寿褒辞有否，我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沈寿的刺绣艺术能否继续传承，结果是令人欣慰的。沈寿逝世后，张謇一如既往重视女工传习所的工作，及时委任沈寿姐姐沈立继任所长继续传绣。沈立在抗日战乱中逝世后，张謇后人又克服种种困难，在战乱中先后二度复办女工传习所，终于将传承沈绣的接力棒交接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以后更好地发展沈绣艺术、繁荣创新中国的刺绣事业，积蓄了众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临终遗嘱

绣织局开张后许多事务都需要处理，局长沈寿就更忙了。那时，她身体刚有所恢复，只顾工作疏于保重，十一月二十六日，因劳累发病，痰涌不止，下午一时至六时渐渐加剧。民国十年（1921）春节，沈寿在病榻上度岁，张謇也在牵挂中过年。

沈寿在病中承受了别人难以忍受的折磨，难免思前想后，尤其是夜半更深以后，别人都安睡了，自己还在病痛煎熬中难以入眠，许多往事也就一一浮现在眼前：从学绣以来，自己就一直忙于绣事，丈夫余冰臣以前还好，有事喊他也能前来协助，难题也能互相商量设法解决，那时生活虽苦倒也心里舒坦。进京教绣前他也辛苦，以后操作《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送《耶稣像》到美国参展，也都办得不错。但他到京城一有职位后，就贪图享受连娶两妾，说话口气生硬，有事独断不再商量着办，夫妻间也渐生隔膜。只恨自己太顾及面子没声张，怕人家知道了笑话。他花钱无度，自己在金钱上又没有把关，以致在京多年竟无积蓄，到天津后就无法度日。来南通后，头几年余冰臣尚算卖力，可后来越弄越不像话，自己工资花光后就不断前来要钱，要不到时，竟然

抢了钻石金表去质押，好在张謇及时发现才用钱将它换了回来……想到这里不由得泪流满枕。

四月份天气渐暖，沈寿的病却渐重，虽然仍在服药，但下身水肿非但不退，反而渐上胸背，痛苦万分。余冰臣这次知道妻子病重非同以往，就带着儿子赶回南通，守在沈寿身旁，见她病成这样，也心里难过急得没法。但他从来没有服侍过病人，也没有生重病的体会，所以不会服侍病人，也不能体会病人的痛楚。沈寿有时难过得哼哼，他在旁边听了没耐心，不会主动抚慰关心，去减轻沈寿的痛苦。见妻子病情加重，他只是干着急，想不到再设法去寻医问药；若保姆等人忙别的事，让他端个汤、端碗药就嫌麻烦，认为这些事情是女人们的小事，在家里依然是一副老爷派头。沈寿见他与自己是20多年夫妻，到头来竟如此冷冰冰地对待自己，不免感到阵阵心寒，更加难过。其姐姐沈立、哥哥沈右衡见余冰臣不问病情，反而还带着小孩来添乱，摆着老爷架子要别人侍候，对他都有意见。尤其是沈立，她长期照顾病人已经够忙够辛苦了，此时更加苦恼，一家人想不到一处去，家庭矛盾也就逐渐增多。

张謇那时虽有众多社会事务要处置，但见沈寿病重，放心不下，就常来看望，一再鼓励她要战胜病魔。沈寿十分感动，再苦的药也往肚里吞，只想病退早日康复，好多做事情回报张謇。那时张謇时刻关心沈寿病情的变化，不断为她寻医问药，让中西医会诊，这一举动都使沈寿感到温暖。回想近几年在南通工作，目睹了张謇办事业并非为了个人，为传习所发展刺绣付出了很大代价，年岁那么大了还不辞劳苦，处处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自己近年多病，工作受影响，老人家非但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像慈父般关爱她，多次危难都是他老人家帮助解决。他真正热爱刺绣、热爱艺术，重视自己的刺绣和纪念品，如《耶稣像》和《倍克像》在国



外展出时，都有人出高价购买，只有他老人家才把它视为珍宝，只展不卖派人运了回来。

这几年，沈寿也了解到一些有关南通博物苑的收藏情况，有许多原本在民间可能散失毁弃的珍品，在那里得到珍视和妥善保存。自己这次已病成这样，可能来日无多，丈夫余冰臣这几年越来越疏远，这些珍贵的刺绣等物品能否留下来，实在为之担忧，若是他手中没钱了，完全可能将它们变卖出去，倒不如赠给南通博物苑永远保存收藏，于是沈寿作出决定：将这些珍贵刺绣和奖品全部捐给南通博物苑。她怕丈夫余冰臣知道后不同意，还可能闹事，干脆在他不在房间的时候，向哥哥、姐姐讲了自己的心思。对此，张謇知道了十分感动，见沈寿在病危气衰之际，还一心挂念着自己心爱的刺绣事业，其崇高的思想境界感动得张謇热泪盈眶。他紧握着沈寿无力的手只是点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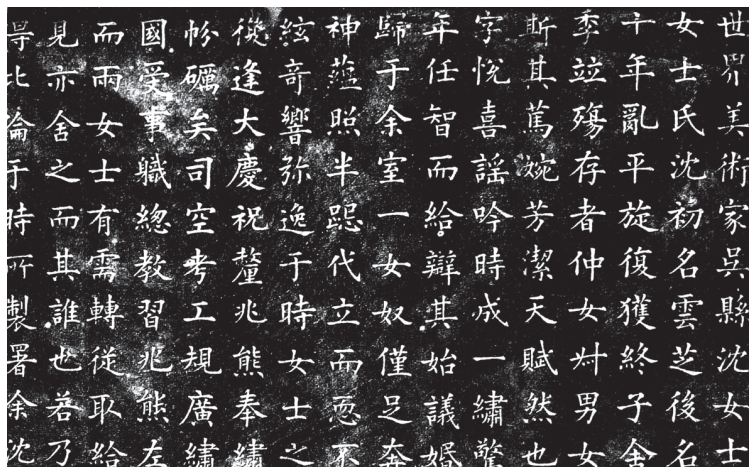
就在沈寿排放腹水的第二天，即五月三日，南通县将举行庆祝县公路建成通车典礼，张謇要出席剪彩活动。当天他守在沈寿病榻前，见她呼吸平稳，紧张的心情才得以稍稍平静，还以为这次放水有效，可以挽救其生命。那天，他坚持守到晚上10时以后，见其病情没有变化，这才回房去睡。其实，此际正是沈寿最后弥留之际。张謇回屋上床睡下不久，阿祥就急促地赶来报讯说沈所长已病危，他立即下床，三两步抢到她房中时，见其已停止呼吸，上前“抚尸尚温，恻痛不可言”，不禁失声痛哭。此时正交夜半12点钟。

公祭绣圣

沈寿逝世前立下遗嘱，将遗留的珍贵刺绣、奖章、钻石金表等物都留赠给南通博物苑永存；自己不愿归葬苏州，要留在南通。张謇尊重她的意愿，亲自以传习所所董身份，为所长沈寿治丧，并根据民间风俗组织收殓、过七、百日、生忌等祭祀活动，先后写挽联、作哀辞、书碑文、撰地卷，组织指挥立阙、筑墓、竖碑，还题诗、作词，多次在公众纪念活动中讲演，号召众人学习沈寿美德。这些纪念活动庄严、隆重。张謇为保护沈寿倾注了全部精力。四日中午将她大殓。五日殓事刚过，又在恻痛中撰成挽沈寿联：

真美术专家，称寿于艺，寿不称于名，才士数奇，如是如是；
亦学诗女弟，视余犹父，余得视犹子，夫人为恻，丧予丧予。

这副挽联先总结了沈寿一生的成就，接着又表明了作者和死者的身份，他视沈寿为学生，沈寿尊其为师如父，其关系表白得非常清楚。同时，还将他和吴夫人失去沈寿的悲痛心情溢于联中。一周后，张謇又怀着沉痛的心情代女工传习所女生撰挽联：



沈寿逝世后，张謇为表彰她的丰功伟绩，手书了《沈寿灵表碑刻》，碑长170厘米，宽82厘米，计27行，每行58字。

人可赎今百身，频年列疏吁天，神灵不灵，医效无效；
师乃亲于五服，此日失身向哭，后倦敢倦，先传孰传。

表达了沈寿师生深厚的情谊，将传习所女生痛失恩师、不敢忘却教导的心情溢于联中。同时，还表述了她们继承先师绣艺、永传后世的决心。此联虽说是所董为其女校师生失去所长所写，但也同样表达了作者痛失知己的悲痛心情。

根据南通民间祭祀家人的习俗，张謇主持祭祀沈寿各个纪念活动。六月八日是沈寿“六七”第一日，还按“俗例佑儿当荐七”，这是一种当地的民间礼仪，让养子张佑祖拜祭未来的丈母娘。第二天又请了观音寺静圆僧率一干和尚为沈寿放观相焰口，仪式隆重，犹如七日水陆道场一样。观音寺建在狼山东岩，寺奉僧伽，释氏书以为观音化身，以祈嗣辄应有名，故此东岩亦称观音岩。据寺院老僧言，该寺始建于明代，历代多有修建。民国三年（1914）三月三日，张謇购地将寺院扩建，至第二年十二月工程方完成，用银达7 100

多元，自己财力不够，幸好有其三兄张簪和山僧相佐，未烦其他乡亲父老。由于张謇和观音寺院有这么深厚的情谊，那些僧人被请来为沈寿做佛事自然格外用心。张謇本人自九日起，每日为沈寿诵《心经》计540卷，至十四日才诵毕。又诵阿弥陀佛号3240声，以寄托深沉的哀思。十五日，静圆正式放焰口，半夜以后才结束，接着又焚纸库。当日张謇一直虔诚参与，直至第二日清晨三时方才就寝。十九日他又至观音寺行礼，祈求菩萨保佑沈寿。

在为沈寿请僧人作观相焰口诵经超度时，正值张謇三个孙女在六月十一日出生，他也没有为此而多分神。八月十三日是沈寿逝世“百日”，张謇又亲自率众设奠治斋纪念。八月中秋，民间是个团圆日，他又治饌供在沈寿位前。以上一次次纪念活动真可谓细致周到，足见张謇多么看重沈寿。

从沈寿逝世至九月十日归窆期间，张謇翻阅了沈寿诗稿，写了较多纪念文字。如五月十九日为沈寿作哀辞，文章不长，却用了五天方脱稿。六月三日，至东奥、西山题写沈寿遗像诗。二十七日为沈寿作灵表。二十九日，张謇请德医动了个除痣小手术，在病床上只能仰卧休养，虽无大苦，但反侧不便，尻骨酸痛，他益发思念以往沈寿长期病卧，却无叫苦之声，佩服她的忍耐品格。张謇术后稍能起坐，因用手不便，又让人扶着手写诗，修改沈寿灵表。九月十日，张謇组织南通各界公祭沈寿，除女工传习所师生外，师范和各中等以上学校均有师生代表到会，南通县政府、教育会有关官员出席，地方组织、团体都派代表参加。公祭在绣织局举行，会场四周布满了挽联，中间挂着沈寿遗像，参加公祭的人胸佩小白花，沉痛悼念一代刺绣艺术大师沈寿女士。追悼会由县教育局主持，张謇在会上发表了《追悼女工传习所余沈所长》演说。



张謇在演说中先说明召开追悼会的宗旨：“非如普通应酬而然，亦非循例哀悼之举，盖欲我通人士知世界美术教育之重，广我国职业教育之途。而如余沈所长实女界仅见之人才，即教育界最近之模范。”接着又简要地介绍了沈寿的以往经历和来南通后作出的成绩。重点介绍了沈寿的优秀品格：重事业，不计较个人报酬，如辞去四川高薪相聘，来通就低薪之职，多次议加俸薪，都为其辞。生病时也坚持工作，处处为地方事业着想。在简述沈寿生病情况时，张謇悲痛地说：“女士此五年内大病三次，第一次俞汝权治愈，第二次沙健庵治愈。俞沙二君均谓其病根甚深，始由肝郁，中克及脾，终伤及肺肾。病小愈后，非静养一两年不可，而传习所苦无替人，故非病不能起立，无一日不为诸生勤勤指授。及至第三次遂不可救。”“……（故）谓女士死于病可也，谓死于事亦可也。”又说：“古所谓以死勤事者何让焉，余意欲为教育界诸君言者：人言自立，当能自谋生活，而不专赖乎人。女子教育如此，即非女子教育亦当如此；职业教育如此，即非职业教育亦当如此。”张謇这篇讲演，对参加悼念沈寿纪念会的师生和来宾教育很大。这次全县教育界召开大会公祭沈寿，社会影响深远，在南通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不但为教育界的师生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楷模，同时为广大妇女和其他行业的职工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沈寿逝世不久，沈立和沈右衡根据其生前遗愿，将《耶稣像》等物品送往南通博物苑，该苑负责人收到后立即登记造册送入库房。因事关重大，还具专函报告县政府备案。沈寿所捐遗物主要有：慈禧太后授四等商勋章、意大利国王赠予的金钻表各一件，刺绣《耶稣像》《倍克像》《三猫绣》各一件。因博物苑早期收藏物品曾有《南通博物苑品目》对外公布，以后收藏物皆在《号外》中登记，所以沈寿捐献的遗物也登记在《号外》中，上述各物分别为

570号至574号。

为纪念和宣传沈寿，张謇还委托大生上海办事处主任吴寄尘物色放像白描好手，准备用玉石为她刻制肖像。为此特选了沈寿照片两张寄到上海，想根据这两张照片的特色组合成一幅白描像：一张和她面部形象较逼真，可供画家放大画成面部；另一张为全身像，可作画身材之参考。对白描图中的背景亦有考虑，用湖石或树根高几，替代原照片中的藤椅，这可能亦是为了显示沈寿文人身份而作的改动。吴寄尘物色了一位闵姓画师和常州邓春澍分别进行创作，后因邓氏要价过高，闵师又拖延太久，张謇连发数信催促也不能及时完成。直到第二年（1922）一月中旬，才收到闵师寄来的沈寿画像，一看非但画得不好，索价又高，就气得寄还给他。张謇为沈寿刻石留像一事，后来没有办成。



立姐继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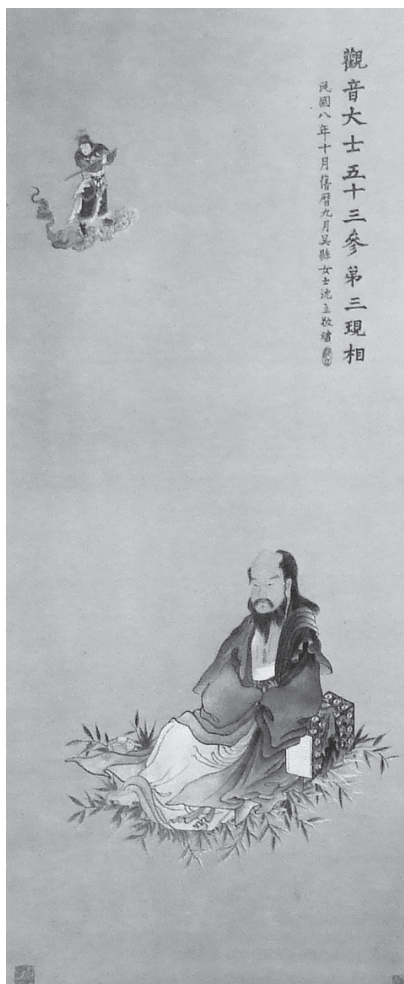
一代绣圣沈寿抱着传绣事业未竟的遗恨离开了人世，女工传习所全体师生非常悲痛，为工作所需，应提拔一个得力之人继任所长。因沈寿近几年一直多病，所内工作主要由姐姐沈立协助，她处理问题也比较得当，所以张謇就让沈立继任所长。沈立上任后，张謇一如既往关心传习所，那年冬天还约请一亭、积余、周氏叔侄等好友前往欣赏师生绣品。民国十二年（1923）十月十一日，沈立六十大寿，张謇亲自置办了贺礼前往祝贺，全所师生见了也深为感动。民国十四年（1925），金沙镇捐了一笔教育资金，他也分400元给女工传习所作传艺经费。

沈立，字鹤一（又名鹤逸），同治三年（1864）十月十一日出生，长沈寿10岁，也是沈寿幼年学绣的启蒙老师。绣乡的姑娘个个聪慧，沈立从小就在妈妈那里学到一手好绣艺，才10多岁，她的绣品就在绣市上行销了。要不是那次天花流行使她染了病，从此脸上布满了小麻点儿，否则也是个漂亮的大姑娘。十八九岁时虽有媒婆提亲，但人品和家庭条件稍好的一个都没有，个中原因就是害于这张脸。以后她也死了心，谢绝一切提亲，决定终身不嫁。

向慈禧太后献绣时，沈立是主要成员。沈立还至绣工科教绣多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余冰臣在苏州创办“福寿绣品公司”后不久又回北京，公司刺绣业务就让沈立负责，故她学到一些管理经验。沈寿后来生病不能问事，所内事务

由其协助处理，时间一长，就成为传习所的“二当家”。任所长后，沈立就像妹妹生前一样认真工作，对花边绣织研究也抓得颇紧。她针对欧美市场的需求，改进原有工艺，终于将原有片断零奇的小件改造成无缝大件，在赢得出口商赞赏的同时，也获得了较高的利润。为保护这项发明创造，张謇在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八日，写信到北洋政府内务部，寄去说明书和样品，向总长高凌尉申请给予十年专利，并颁发工艺品奖章以示鼓励嘉奖。

沈立刺绣技术有很高的水平，也是“仿真绣”艺术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她一生中刺绣了许多优秀作品，有的就是与妹妹合作的。由于妹妹



沈立绣品《观音大士》，1919年绣。南京博物院藏



成名较早，社会影响大，故作品中往往仅绣了妹妹一人姓名。沈立的刺绣作品风格和沈寿相似，常人也难以区分。现存署名作品除《观音大士》外，据说还有一件《虎》，现收藏在上海博物馆。苏州著名刺绣艺术家朱凤，在《苏绣》一书中介绍沈立事迹时，称她还有《马》《神女》等名作。其实，这位辛劳一生的艺术家，刺绣作品又何止这几件？珍藏在南京博物院中沈立刺绣的《观音大士》与众不同，通常观世音菩萨都是女相，而这件刺绣中的观音却长着络腮长胡子，身穿蓝色衣衫，下束白色衣裤，赤脚端坐在瑞草上，旁边有一匣经书，正作悟道之势。左上方祥云飞来，云端上有一位天将双手合一，臂上横着利剑正朝下方观瞻。右上方一行楷书大字：“观音大士五十三参第三现相”，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民国八年十月旧历九月，吴县女士沈立敬绣”，字下有“沈立”椭圆形朱红绣印。作品下端左右两角各有一枚方形朱印。左下是南通女工传习所铭章，右下为“南通狼山观音院藏本”印，都绣得十分精致。沈立刺绣这件作品时已56岁，一般女士到这么大年龄目力有所减退，她能绣制这样精致的绣品，充分证明其功底匪浅。该绣中主要人物绣得精美传神，尤其是图中上方那位将军高仅寸余，眉清目秀，铠甲鳞片分明，衣饰颜色也分阴阳。杨海涛在《南京博物院藏苏绣名家精品》中评价：“沈立刺绣，绣品布局、设色常有新意，绣工精细，风格清新。”在具体谈到这件绣品时又说：“作品绣艺高超，线条精准，排列匀净，色调和谐，层次分明，细部表现得十分完美，把苏绣的平、齐、细、密、匀、顺、和、光的传统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沈立许多绣品没有署名，为今日考证带来困难。如收藏在南通市沈寿艺术馆的刺绣《马》，是她在抗战中亲自抢救出来留赠给她“女儿”作纪念的^[1]，后来沈粹缜将这件珍品

[1] 沈立终身未嫁，侄女沈粹缜过继给她作女儿。

捐赠给南通博物苑。在上海，这件作品挂在邹韬奋书桌上方，由于书房狭小，邹韬奋经常写作至深夜，绣前那盏白灼电灯用电时间过长，渐渐将马头上方一块刺绣底色烧伤，这块淡黄色的伤疤，也成了韬奋先生为祖国自由解放忘我工作的印记。这幅《马》最叫绝的是整件满地用白丝线平铺绣成底色，中间绣着一匹白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一次回乡探亲见了这件作品，连声叫好：“白色绣地绣白马，真大艺术家也。”细看作品，艺人巧妙地利用了丝质绣线有自然光泽的特性，在绣制过程中，根据马匹头部骨骼、肌肉和鬃毛生长结构乘势用针，因绣线丝缕方向不一，绣成的这匹白马就在白丝绣地上突现出来，而且其骨骼肌肤的立体感很强。马匹眼睛更是透明水灵，眼珠似在滚动，特有神韵。当你用心欣赏它时，就会受到心灵感应，那马眼就会紧紧盯着你，向你传来生命信息。头上那对耳朵高耸着，似乎正在倾听你的声音。马头上佩戴的皮革绳索和铜质马嚼等虽然用针不多，但质感很强，柔软的皮革缰绳似乎伸手可握。左下角绣有“南通女工传习所制”朱红方印，通件再没有其他文字。绣面整洁，主题鲜明，充分体现了艺人高尚



沈立绣品《林中小径图》(暂名)，用乱针绣技法绣制，开中国乱针绣技法先河，故特别珍贵。



的艺术素质。

沈立还有一件珍品在上海，由沈寿艺术馆顾问沈慰祖先生收藏着。沈慰祖是沈立侄孙，1992年5月，沈寿艺术馆成立时曾携来借展多年。因该绣原本没有名称和绣字，也没有绣印可以佐证，故大家根据画中内容将它暂名为《林中小径》。这件绣品是按一幅西方风景摄影绣的，在密密的丛林中，有一条弯曲的小道蜿蜒地向远方伸去，林外远处有一缕阳光照射，故绣件中央一片光明。作品虽然不大，但针法和用线与众不同，很有特点。细看绣品的用线较粗，绣线排列不顺，多交叉纵横，故前部景物较为粗犷，树干竟用一根褐色灰线和一根浅黑线捻在一起上绞后再绣上去。线条也不平顺，有故意扭曲重叠交叉的痕迹。树干因光线阴影的作用，绣线也有阴阳深浅之分，因此近看绣面似乎粗糙，若退后两步再瞧，就发现它质感很强。松树上部枝叶茂密，树下小道上铺满了层层落叶。绣制这些枝叶的针法，表层用色较浅，下层有深色绣线打底，故落在小道上的树叶颇为生动形象。随着道路的延伸，其绣线用色渐淡，用线也渐细，针法也趋平顺，渐渐和远处光明亮点融合乃至消失。这件绣品虽然没有名章文字等印记，但沈慰祖父亲生前曾告诫：“这是你大姑奶奶亲手刺绣的，要好好珍藏。”在淞沪抗战后的第二年，沈慰祖11岁，曾亲眼见到大姑奶奶沈立从乡下逃到他家，随身带的行李中藏着《马》和这件绣品。该绣在南通展出时，南通、苏州多位刺绣艺术家都来鉴赏，认为该绣特色鲜明，针法应属乱针绣，由于其线条交叉幅度较小，俗称“小乱针”。当了解到它是民国早期作品，大家都很惊讶，那时传习所就有乱针绣，实在了不起。

我国“乱针绣”是常州杨守玉女士（1896—1981）创研成功的，现在苏绣艺术队伍中的乱针绣艺术家，都是继承她的刺绣技法。在杨守玉创研成功乱针绣技法时，沈立也自我

创研成功这种新针法。据老艺人陈锦回忆，这件绣品当年挂在沈立所长房间内。而陈锦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毕业的，可见这件绣品早已绣成。杨守玉在民国十五年（1926）从常州女子师范毕业，在吕凤子办的正则女校任图画刺绣教师，几年后她创研的乱针绣技法，立即得到校长吕凤子重视，他像张謇扶持沈寿那样扶持杨守玉，提供各种研究、教学、传承条件，又通过举办展览、出版书刊、对外宣传扩大影响。即使在抗战中该校迁至四川璧山，这项研究也没有停止，因此，常州的乱针绣（正则绣）技法越来越完善，经杨守玉在教学中向学生传授，这种新工艺得以在社会上流传普及，很快就名闻天下了。沈立虽然在杨守玉研究成功乱针绣针法的同时，也创研成功这种新技法，但因缺少伯乐相助，得不到总结推广，故这项新成果少有人知晓，也就被忽视湮没了。若张謇多活几年，或沈立再早几年研究成功这种新针法，必将引起张謇的重视，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宣传和推广。那样，这段中国刺绣工艺史就将改写。

沈立的刺绣技艺功底深厚，不亚于妹妹沈寿，她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工作，教学方法灵活，经验丰富，尽管任职时已年近花甲，以后张氏父子又先后逝去，传习所失去有力依靠，但她不顾自己年老力衰，坚守岗位17年，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日寇侵入南通城内，方才将传习所解散。在战乱中退往农村避难时，这位古稀老人不顾自己的安危，极力抢救出上述几件珍品。她这种珍惜艺术爱护刺绣胜过自己生命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尊敬。

由于沈立年岁已高，学识也有限，任所长时只能延用妹妹办所法则，以“萧规曹随”的方法将传习所办下去。那时，她依靠金静芬等老教师，团结编织科同仁，充分发挥留校研究生刘采繁、宋金苓、宋冯等新秀坚持办所。据老艺人庄锦云回忆，她们上学时所长沈立、教导主任刘艳芬（采繁）也



教刺绣，刺绣专业老师有金静芬、施宗淑、袁佩秋、宋冯，教图画的有王剑秋，国画老师刘子美，素描色彩老师施志远，图案、水粉画老师范志愚，殷志老师教语文，教古文的是张老师，教算术的是吴老师，教音乐的是高老师，可见那时传习所教职员工较多，学生数班级数量均有一定规模。据资料显示，庄锦云尽管对大多数老师都有回忆，但仍有遗漏，如那位与施宗淑一起被张謇派往北京学绣的邢景夷，还有苏州画师杨羨九老人也一直在南通女工传习所工作，抗战时才回乡。在生源方面，除本地学生为主外，还有浙江、上海、安徽和江苏其他地区的。可见沈立把传习所管理得很好，社会上有良好声誉，故能吸引外省、外地学生前来就学。后来女工传习所还附设于南通学院，在高等学府管理下，传习所的教学工作又有很大改进，毕业的学生素质就更高了。

沈立所长最风光的事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那年，美国为庆祝对英宣布独立150周年，在费城举办世博会，沈立在张謇指导下绣制了一批作品参展。在当年获奖名录中，就有中国南通女工传习所这个闪耀的名字，荣获费城博览会最高荣誉甲等大奖^[1]。这是南通女工传习所继巴拿马博览会后，又一次在世界艺坛上为祖国争光。

沈立任所长时，传习所“学生会”活动活跃，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二十一日，为抗议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我国，南通学院举行300多人的声讨会，女工传习所师生参加了会议；同月二十四日，农科学生发起组织的“南通学生抗日救国会”，在该校礼堂成立，全城有传习所等11所学校代表参加，议定各校自行组织宣传队分赴农村、集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女工传习所师生多次组织起来，上街向群众宣传

[1] 参见上海图书馆. 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329.

抗日，画漫画揭露日寇罪行。为抵制日货，许多师生还下乡宣传，有一次还到几十里外的石港镇去烧日货。可见，那时的传习所不再关门传艺，已和国家、民族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沈立等师生继承了所董张謇的爱国主义思想。

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天，日寇侵入南通，女工传习所停办，沈立随着群众逃到城外躲避到乡下，后又闯过鬼子封锁线，历经坎坷辗转 to 上海侄儿家。因在途中迭经折腾惊吓，染上了疾病，后虽有侄儿等人照应，给予较好的治疗和调养，但终因她年老病重，在当年秋天亡故，享年75岁，葬上海万国公墓。



孤山新坟

一代刺绣艺术大师沈寿逝世以后，张謇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这种情绪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那年，自四月二十三日沈寿病重起始，至五月二十三日止，这整整一个月的日记，都是围绕着她的病、逝、祭而记载，文字虽然十分简略，但字字都可看出老人的思念和沉痛。在他的整部日记中，围绕一事一人如此详尽，除了沈寿再没有第二个。在这以后的六、七、八、九四个月的日记中，都详细地记载了他过问沈寿后事的各种活动。如八月份张謇因苏北洪灾，赶赴扬州、高邮、兴化、东台一带治水，至月底方回。九月份的上半月中日记九条，其中六条有关沈寿事宜。当时张謇已是69岁的老人，自沈寿四月底病重，至九月份其“百日”祭祀，前后不足四个月，老人围绕她生病、医治和办后事记了大量日记，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同时也发表了多篇悼念沈寿的文稿、诗词。可见张謇失去沈寿的悲痛心情，且长期不能自拔。从中也可看出他和沈寿的友谊非同一般，早就超脱了个人情感。他这种重视人才、爱惜人才的精神令人感动。就在沈寿忌日那天，张謇除含泪设奠纪念外，还作《八月十一日雪君生忌设奠》诗：

去年寿酒滢晶杯，今日虚堂设饌来。
 泪眼犹看红烛泪（俗，丧用素烛，生忌用红烛），
 灰心都付白钱灰（俗以纸钱为白钱）。
 尘凝绣谱涵生气，风动霜帟接夜台。
 空盼珍存亲手制，美名万里海西回。

沈寿愿葬南通，并不是一时激动临时想出来的主意，从五月八日的张謇日记中可以看到，在黄泥山东麓设沈寿的茔地，是“去年所计也”。由此可见，沈寿早为自己身体担忧，有愿葬在南通，故在近年来狼山游览时，曾遥指此荒山表示将来愿葬于此，想不到这个宿愿日后竟成为事实。正因为死者先前多次有此表示，故张謇特为她在黄泥山选了一块向阳平坡地。沈寿逝后，根据其生前遗愿，组织“地方亦为规公葬于黄泥山东南麓”。“九月十日，治沈寿公葬”，在这位老人亲自发动下，来祭祀人员众多，除沈寿学生和生前好友外，南通各社会团体都派代表前来参加。为沈寿愿葬黄泥山和其逝后新坟筑成，张謇曾有诗词纪念：

曾指西山有有亭，亭边割壤葬婷婷。
 那堪宿约成新讫，丹旆来时草尚青。

为了使沈寿在南通有个好的归宿，张謇不顾自己年迈，于五月四日主持了她的遗体大殓；五月八日又带着满腔悲痛“至东奥住，为雪宦规划茔地于黄泥山东麓”。张謇事务繁多，许多大事都委托别人办理，唯有沈寿的后事不论巨细都亲自过问，因此，这一系列纪念活动都办得格外周到。张謇眼中的沈寿与普通民间女子不同，她是世界级美术家，对国家民族文化繁荣有功，又与自己有师生关系和父女般至深情怀。为办事情更方便，张謇干脆住入东奥山庄，这是张家在南通狼山风景区内的一处房产，距黄泥山不远，可以随时



走到沈寿墓地巡视指点，唯恐工程中有一丝不周留下遗憾。七月七日，张謇作黄泥山《地卷》，写道：“中华民国男子张謇，有地八十三方丈强，在南通黄泥山之东南麓，割为美术家吴县沈雪宦女士墓兆。背有山幃，面有沟垅，沙有皋衡，流有窰泄；有啜者栢，有巍者阙；狼峰军峰应其秀，龙阜虎阜拱其穴；是惟女士主，人若樵与牧，有禁在明；幽若精魅亦不得犯义而侵越。敢告司土，守此无缺。”平日文思潮涌，一出手就能洋洋千言的状元公，这次为这区区不足120字的短文，竟整整用了一天时间，可见张謇此时为失去沈寿心中的怆痛不可言状。



南通狼山风景区中的沈寿墓，墓前有阙，阙门横额上有张謇题字“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之墓阙”。

七月二十九日，沈寿墓阙石料制成，准备竖立，张謇又不顾暑日高温，亲自前往视看工程，连儿子张孝若生病也仅看了一眼。沈寿在黄泥山新坟安葬后第五天，张謇又来到坟地视看，这时正巧遇到一场秋雨，他触景生情作了一首小

诗《新坟》：

八尺峨峨新筑坟，一亭左角易黄昏。

生愁五日新魂怯，秋雨秋风满阙门。

虽只短短四句，却将作者面对新坟孤零零地留在荒山中间，黄昏到来四野漆黑，一个弱女子埋在这里横遭阵阵秋风萧杀、丝丝冷雨飘打的凄凉景象溢于纸面，使人更增悯怜。

张謇悲痛沈寿逝世，她的后事件件过问、事事到场，但他毕竟具有博大胸怀，面对苏北发生严重水灾，立即赶赴苏北灾区指挥救灾。这年七月中旬，江淮一带雨水特多，苏北好像也在哀悼绣神似的，大雨、暴雨一直下个不停。八月间，江、淮、海、泗诸河河水同时暴涨，十二日大风雨。十三日是沈寿“百日”，张謇正为之设奠治斋，雨竟日。十四日又雨。十五日雨止风作。张謇治饌供沈寿时，闻诸“水又大涨，盖第六次矣”，内心十分焦急。十六日小雨。十七日雨始止，西北风，又以运河东堤为忧。时任运河督办的张謇，这几天虽然人在南通祀奠沈寿，但连日风雨大作，一贯忧国忧民的张謇，心早已飞到灾区，于是很快赶赴扬州，会同韩紫石等人至灾区实地调查水情，及时开堤三处决水泄洪。至高邮昭关时，那里的群众正为护堤、开堤发生严重争斗，上游有万人要求赶快决堤放水，下游亦有数千人卧在堤上死护。张謇等人一到，立即受到上游灾民的围攻，要其快下开堤命令，但他坚持先视察下游八县水情再决定是否开坝。为防止意外，他一面派人护堤，一面又急赴下游海安、盐城各地，见那里各县的水情更加严重，地面上水深竟达五六七尺，四野里汪洋一片，只有房顶和树梢才露在水面。兴化全境没入水中，水势滔天，比太湖大十倍，仅县城一处约一方里无水。赶至东台，也仅有千分之一见土，其余全没水中，当地百姓只能爬



在房顶上求生。于是，张謇与韩紫石立即致电省长：“昭关坝必不可开。”经过这次灾区调查后，他发现苏北水灾是由于多年水利失修，下游出海河道已严重淤塞，致上水不能及时排泄而造成的，故建议尽快组织疏理下游主河道王家港。经过多方努力，该工程在年内开工，得到苏北各县人民的支持。王家港河这次得到较好疏理，也为今后排涝创造了条件。这次苏北治水，张謇不畏强暴坚持正义，根据实情上守下疏，蓄水泄洪两济。昭关护堤成功，使上游各县蓄了足够的雨水，为来年上游丰收创造了条件。第二年大旱时，当地百姓因有上年余水灌溉获得大丰收，高兴得欲举万民伞到南通来感谢张謇。张謇闻悉立即去电辞谢，并要求当地官员协助劝阻，不必兴师动众劳累百姓。

张謇自苏北治水回通已至月底，多日劳累疲惫不堪，然而这位七旬老人，一回来又沉浸于哀思沈寿的情感之中。九月一日，他即去黄泥山巡视沈墓工地。三日闻高邮水已退至一丈七尺三寸，心里感到宽慰，以后连日守在沈寿墓地。十日一早，5时起床，6时许就赶到墓地，主持公葬，通州各界代表都来参与。那天，他直守到下午工程完毕方返回。自此以后，张謇多次到此巡视缅怀沈寿，到东奥山庄或西山村庐有事时，也总来这里看视。每年清明必亲自到此祭扫，从未间断过。他为什么那样看重沈寿？就是因为她有高尚的才华美德。80年后，著名学者章开沅在《张謇传》中曾这样评价沈寿：“她不仅是用手用脑，而且是用心血用生命。她已经与刺绣融为一体，因此便忘记了生死，当然更忘记了个人身世的不幸。她一生追求真善美，她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她把自己短促的生命化作美，这美不仅是她的绣品，而且也是她的人品。”沈寿真知者莫若张謇，他们的友谊感天动地。

梦觉三生

沈寿病逝后，张謇心里久久不能释怀，经常联想其优秀品德，并将自己对她的真挚情感寄托于诗词，创作了好多动人作品。张謇知道沈寿爱诗，也想学古诗，故借屋与她两人作为邻时，利用日常生活空余时间，与她谈论一些有关诗词创作方面的知识，在为沈寿修改一些习作时，亦为她写过不少感人诗作，成为今人美谈。最早的一首是《以诗侑梅赠雪君慰其新愈》，这首诗创作于民国六年（1917）元月初一，当时张謇在老家常乐度岁，因上年冬天沈寿生了病，年前渐愈，为慰问客居的外籍老师，就用新诗寄托其慰问之情。这是他给沈寿的第一首作品，题中有“侑梅”两字，可能是沈寿见冬梅盛开，曾送过一束给张謇，作为回音祝贺新春，故写成此诗。其诗曰：

春如有讯渡江来，病起停针对镜台。
弱质已知愁益药，新机急与致盆梅。
栏前月且哉生见，砌下花须特地栽。
濛雪尽消波渐涨，翠眉应为好山开。

自此以后，张謇常用诗词代笺和她交流，内容很广泛，



无论是歌颂绣品，还是描写她的生活，一些看似平常的素材都有诗作。有些诗虽没注明为谁而作，但从诗的内容来看，是刻画了沈寿的生动形象。如民国六年（1917）三月十八日，张謇远在崇明（今启东）大生二厂巡视时，就以《记梦》为题成诗一首：

珠帘锦幕绣屏风，衫影条苗鬓影松。
所见似愁还是病，自言非困更非慵。
灯光消息闲笼鹞，香雾温凉缠础龙。
多少情怀绒芍药，奈何连到玉芙蓉。

诗内将一位病弱绣女的勤劳形象勾画在读者面前；她似愁似病？劳作时没有精神。不是困也非慵，晚间她带着病体没停针，点着灯刺绣，忙得药凉了都顾不上服，月亮升起还没有休息。像这种诗词还有许多，尤其在沈寿病逝以后，纪念她的作品更多，首首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六年后的新春第一天，张謇在睹梅时又遥想远去的斯人，以梅为题材成诗一首，对她寄以哀思。其《正月庭梅盛开以诗寄人》，则完全是联想多年前《以诗侑梅赠雪君慰其新愈》写的，该诗为：

郑重东皇报早春，绛英满树树俱新。
一花嫌少枝难寄，火急裁诗慰远人。

张謇还有一首《一丛花（鸳鸯菊）》词，也生动地刻画了苏州绣女优美的形象，用生动的笔墨描绘了其生活、劳动和内思想：

碧潭波冷恼文禽，偎暖瘦难禁。
何时俏入罗家席，化身处犹绾双心。
素袖轻笼，绛裙紧束，对影理瑶簪。
相知最是范家深，同谱惯联吟。

嫌名尚厌雌雄翼，正须改姊妹青琴。
移上绣绷，停辛伫苦，那惜度金针。

该诗词写作日期虽然距沈寿病逝已有年月，但从该诗词的内容来看，这位绣女的生活和勤劳形象在作者笔下尤为生动，将其生活中素袖理妆，刺绣时将绣片“移上绣绷”、“度金针”等优美动作，都生动地在诗词中重现。可见沈寿当年的生活情景和辛勤刺绣的形象，依旧活在诗人的脑海之中，时刻浮现在眼前。特别是张謇那年用一个冬春作成的《惜忆四十八截句》最感人肺腑。诗词都是情感之作，系有感而发，没有真实的情感也作不成好诗词。它以“叙事诗作挽歌”的形式，一气呵成写出48首，首首都那么感人，显然是作者多年情感累积的一次大喷发、大宣泄。如果没有多年情感的积淀，哪能形成如此汹涌澎湃的涌泉？如果没有深厚的情感为基础，哪能写出那么多感人肺腑的诗句？这四十八截句使读者不能忘怀，并深深地为之感动，原因就是作者是用心血凝成的，字字句句都发自内心，故让读者不忍释手。现仅从中选择一二，让大家窥测张謇对沈寿思念的真情实感：

槧几当年绿褥随，料量留赠有余悲。
誓将薄命为蚕茧，始始终终裹雪窠。

中元风物易中秋，扶病看灯拜月休。
太息明年知在否，两行烛泪替人流。

上面一首通过以往曾有绿色被褥相赠的事情，借用丝被表达自己对其的保护之心；下面一首则回忆去年中秋她尚能抱着弱体来河边观灯赏月，叹息明年中秋你又在哪儿？我到什么地方来寻你？思念的泪水早已流尽了，唯有烛台还有情，替我不断地流淌着两行热泪……这48首诗词，真可谓字字滴血，行行珠泪，反映了作者的真实情怀。最后



一截句写道：

召亡曾试鸿都客，召得爷娘百种哀。

汉武歌词君最熟，他时帐内倘能来。

这句诗词写出了作者每天都在思念故人，白天事多可能忘却，一到夜深人静之时思念的心情就更加深沉。细品张謇与沈寿的诗词，曾有“偶出宽容例”写了《谦亭杨柳》等诗作，但见其“心中自有主，不随风东西”的坚贞品格，也就肃然起敬自律，再不敢“孤杯试浅斟”。尽管张謇和沈寿有多年情谊，尽管彼此之间能心息相通，但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高尚情操，却能使他们相敬如宾。因此，张謇能坦然进入沈寿病房，在其床前记录其口述，撰成绣谱；又为她亲自下厨调整菜谱；甚至在其病重时像父亲那样喂其汤药。诗句“为劝衰年日进餐，朝朝亲手理厨单”和“亲伺汤药”等文字，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张謇如师如父真诚对待沈寿，这种纯洁高尚的情感世间难有，也为后人所敬仰。他在沈寿逝世后，就其遗像也作了几首诗，其中第四首《介山楼》是他“梦觉三生”的生动之笔：

不论东奥与西村，病起何尝一到门。

从我已休尚言在，死君安忍貌犹温。

镜中证觉三生梦，纸上招回九逝魂。

咫尺新坟来往便，楼头烟月候黄昏。

该诗生动地展现了张謇思念沈寿的真挚情感，将他经常到介山楼看望近在咫尺的沈寿，等候月上梦中相见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状元鉴绣

张謇视沈寿刺绣为艺术瑰宝，赞其为“沈绣”。民国十年（1921）春天，安徽当涂人奚度青赠来一件顾绣《奎星像》，张謇给他作诗题字回赠。在晚上人静时独坐灯下，他又为该绣题字曰：“名绣传世自宋始，然绝不易见。明露香园传亦不多，余所见裁可三五数。辛酉（1921）三月，当涂奚度青以此奎星像见贻，审其针法，当雪宦所授诸弟子仅四五之一，因已艺噪当时，誉流来祀矣，岂意三百年后，复有沈绣见于世。艺术之学，后者胜前，亦人世公例也。既和生诗，复记于此，盖燃烛坐楼上时也。”从其文看到，张謇对这件绣品很重视，除作上文外，还另有诗词相和。联想中国名绣，对沈寿刺绣艺术亦十分看重，故将它与顾绣一样，也以姓氏命名为“沈绣”。同时寄语三百年后，“沈绣”后者胜前，将成为中国名绣誉流于世。

沈寿一生刺绣了许多优秀作品。在其生前，许多达官贵人争相求得；在其逝后，又争相收藏。张謇因为热爱刺绣，对它颇有研究，时间一长就逐渐了解到该刺绣艺术的各种奥妙，所以，在沈寿去世前几年能协助沈寿撰成绣谱。由于张謇和沈寿共事多年，常就绣艺磋商，又亲见其



刺绣操作过程，从而熟悉沈绣作品的艺术特色，鉴别沈寿作品就很有把握。

因张謇能鉴别沈寿刺绣的名声在外，有些持有沈绣作品的人，就拿来请他鉴赏。民国十二年（1923），安徽休宁人李达孚受朋友吴蝶卿所托，请张謇鉴赏四件刺绣短屏，自称都是沈寿刺绣的。吴蝶卿是清光绪年间苏州吴县参议胡祥铤的女婿，胡氏曾在农工商部为官，沈寿是部辖绣工科总教习，可能在那时沈寿有刺绣赠给乡党。胡家女儿出嫁，这些刺绣短屏是陪嫁的奁中之物。吴蝶卿得到这四件绣品，听说是“绣神”沈寿的作品，故对它格外看重。

张謇鉴赏这套刺绣非常慎重，首先从作品的鸟儿羽毛开始鉴别，“顾谛玩羽毛针法非沈作”，细看后就断定这不是沈寿绣的。原因是：“沈作翎毛，无不奕奕有神，栩栩欲活。”而这些作品中的鸟儿羽毛绣得还不够完美，没有栩栩如生像活的一样生动，尚缺乏“神韵”，技术上没有达到沈寿那样的水平，从而得出鉴赏结论：“此刺绣耳，非画绣也。”

细观这批作品总体水平后，张謇又评价：“然亦必出其高弟子之手，足以追踪露香。”从这批刺绣风格和刺绣工艺手法上，又断定必出自沈寿高水平的弟子之手，而且其水平之高，足以和露香园顾绣相媲美。鉴赏完这些刺绣，他感慨地说：“若沈绣开径自行，空前无二。露香且当北面矣。百世下以俟真知者耳。”事后，他写了《题沈绣》一文，除了叙述事情经过外，还含有怀念沈寿和对沈绣的殷切期望，希望“沈绣”开径自行，长期坚持形成完美的艺术风格以胜过“露香”。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内，张謇既鉴别了上述刺绣作品，也提出了鉴别刺绣作品的一些观点和方法。

鉴赏刺绣主要看绣品的主题思想与表现技法。鉴别刺绣究竟是何人作品，就应先观察其作品中的刺绣表面针法，从其绣面上形成的丝痕线迹看起，通过比较、分析、判

断，认定其绣制工艺水准。再细观该绣的用针、用线、用色是否合理，绣后形成的绣面艺术效果如何，从而根据其绣件表象综合因素，追寻绣制这件作品的作者究竟是谁。故张謇打开李君拿来的刺绣细看，就有“顾谿玩翎毛针法非沈作”的断语。刺绣是一种表像艺术，它与作者本人的艺术修养和操作习惯关系很大，每个人的作品都有其自身特点，长期积累将形成自己的风格。如果追踪的人很多，形成了群体，那将成为社会公认的流派。因此，当年张謇细看了李达孚带来的刺绣，就能肯定这不是沈寿绣的，是因为他熟悉沈绣作品的针法和色彩惯用的特点，这四件短屏与沈寿作品水平尚有明显差异。但后来又如何断定是沈寿高弟子绣、“足以追踪露香”呢？就因为该刺绣是采用沈绣的工艺手法，只是尚欠艺术修养，工艺表现技巧尚需进一步提升。简单地说，这几件是学习沈绣技法绣制的，已有“肖形”水平，技术不错，是个高手，但还没有达到“神似”高度，缺少栩栩如生能使作品“活”起来的韵味。因此，张謇将它判为“此刺绣耳，非画绣也”。

是“刺绣”，不是“画绣”。这是张謇鉴绣时提出的新观点，只是他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展开具体说明。当时，他在朋友面前可能有所交代，否则李达孚一定会向他诘问：“凭什么这样断定？”那么“刺绣”与“画绣”究竟有什么不同？区别又在哪里？张謇以此鉴绣评判作品的根据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鉴别刺绣的重要问题。

“刺绣”与“画绣”均是以针引线在织物上绣出纹样，都符合《辞源》关于“刺绣”一词的定义，因此“画绣”也是刺绣。张謇在本文中提及的“画绣”是指刺绣技艺高超、超出一般水平的刺绣。“画绣”绣成的物件都“奕奕有神”，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非同一般。就李达孚拿来的刺绣讲，绣中的鸟儿翎毛绣得不逼真，比较呆板，有形欠神；若是沈



寿亲绣，必定“无不奕奕有神，栩栩欲活”，这就是“刺绣”与“画绣”之区别。前者是工艺品，后者是艺术品。它们在刺绣中使用的工具、材料、工艺一样，刺绣的内容、形式也可以说完全一致，操作的时间也差不多，但成品却大相径庭，一个就是“刺绣”，而另一个就可以评为“画绣”。两者之间的价值也相去甚远，无可比试。其根本的区别是：“刺绣”是一般的工艺品，而“画绣”则是塑造出来的艺术品，其形象能较好地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前者绣作时主要付出的是劳力，较少文化艺术成分；而后者在制作过程中倾注了本人的思想情感，是用心灵进行运针创作，它追求的不仅是绣中物件形象表面逼真，而且是通过自己精心设计的特种工艺手法在进行操作，绣成的具体作品能生动地反映当时社会文化和自己的思想艺术感情，这种刺绣才能列为“画绣”，其艺术价值当然是普通日用艺术品无法比拟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档的刺绣艺术品就更加珍贵，价值无限。这些“画绣”作品的展示，不但让读者在欣赏时得到感官愉悦，而且在思想上、艺术上产生反思或共鸣，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些杰出的艺术作品，不但影响当代社会文化艺术思想发展的倾向，甚至会左右以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思潮。张謇心目中的“沈绣”，就是这种高水平的“画绣”。

李达孚携来的刺绣，张謇认定它是沈寿高徒绣的，文中那句“足可追踪露香”，也道出了沈绣源于“顾绣”。“露香”是“顾绣”代名词，那种摹仿绘画的刺绣，对后世陈设性刺绣影响颇大，沈绣也是运用名人绘画作绣稿的。沈寿以往的弟子“足”可追踪露香，可见其水平较高，非同一般。现在沈寿在传习所工作多年，改进了教学方法，能培养五年制本科研究生。这批学生毕业时“艺皆精好”，水平更高，其中的骨干留校工作。南通刺绣此时与全国先进地区

相比已有胜出，故张謇高兴地得出“若沈绣之开径自行，空前无二，露香且当北面矣。百世下以俟真知者耳”。对沈绣现在开创道路的发展之趋势看好，对沈绣今后超越露香园顾绣充满了希望。果然没几年，上海刺绣艺术界也感到绣艺落伍，需要改进，于是派人到南通，请求派老师去传教绣艺，为此才有上述选派宋金苓到顾绣故乡去传艺一事。当年张謇为鉴别李达孚送来的刺绣短屏，写了这篇不朽文



沈寿刺绣《四花鸟图》，原一套四件，这是其中两件。上海博物馆藏



稿《题沈绣》，再次将沈寿刺绣作品赞为“沈绣”，并将沈绣作品和中国名绣作比试。

在几代南通刺绣艺人的不懈努力下，张謇当年的遗愿早已成为现实。1982年，南通刺绣精品与苏州刺绣、常州刺绣一起，被列为江苏省“苏绣精品”，一举捧回了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这是国家级最高荣誉。1987年，轻工业部组织专家来南通复评，在工艺美术研究所现场，看到许多精美的绣品和多项科技成果，一致同意南通刺绣继续保持金杯荣誉。

父女对簿

沈寿逝世后,余冰臣陷入一片指责声中,其中和他闹得最厉害的是其女儿余学慈。那年余学慈才十七八岁,虽说已被张謇养子张佑祖聘为妻室,但这个未过门的姑娘,面对复杂的社会世故,尚没有摸着门道,很容易被人利用。沈寿尸骨未寒,余、沈两家就闹了矛盾,余冰臣主张将妻子遗体运回苏州葬入余家墓地,但立即被沈寿娘家人否决,其哥哥沈右衡、姐姐沈立坚决不同意,他们都主张按沈寿遗愿留葬南通,拥护所董张謇意见用公葬形式办理。争论之中余冰臣败北,连其女儿学慈也背叛父亲加入张、沈联盟。余冰臣儿子余露尚小,只能和生母叶天锡参与守孝,尚不懂大人争执什么。孤家寡人的余冰臣只能挨众人指责,没有发言、参与管理的余地,故过了亡妻的“七终日”即仓皇离开,“将南通之家悉交螟蛉女(学慈)暂管”,带着一肚子悲哀和怨气到上海去了。

余学慈幼婴时就被沈寿抱来当女儿,以后一直随养母生活。来南通后,养父余冰臣和小妾叶天锡生活在一起,他们又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学慈和父亲就不那么亲近。余冰臣在城西贫民工场任主任时,几天才来家一次,一度又到上海



打理福寿纺织公司事务，回家次数更少，父女俩的关系逐渐疏远，见面也无话可说。母亲沈寿经常生病，有时还很严重，父亲不在家，只得由女儿协助照应，学慈上学回家就不能到外面去玩了。虽说家里还有个保姆管理家务活计，但在母亲病重不能起床时，女儿更要做帮手，不能远离，有时晚上觉也睡不安稳。母亲后事尚未完全结束，父亲又甩手到上海去了，全然不顾这个家。到了晚上，年岁已大的大姨妈沈立在前排房中睡了，后排三间房只有学慈一人，中间堂屋中停着母亲的楠木棺材，她点亮母亲牌位前的那盏青灯站在那里发呆，望着空荡荡的四壁，昏暗的灵前灯光照在身上，只有自己身后那个硕大的身影相伴。院中漆黑，四周静悄悄没有半点声响，孤苦零仃一个女孩子没人陪伴住在那里，益发思念母亲沈寿，也更加可怜自己，怨恨父亲余冰臣。

沈寿是个有情有义的热心人，她心地善良，同情穷人。娘家附近的徐家人口多，收入不多，生活清苦，沈寿对他们一向很同情。徐母吴媪以往曾在沈家做过帮佣，曾为余家托媒，使沈寿和余冰臣结为夫妻。为帮助徐家，前几年沈寿找机会在张謇面前说情，让徐某在南通有了工作。后来他的三个儿子也由张家帮助安排，一家人都在南通有了稳定的职业，从此过上了好日子。徐家原是苏州沈寿娘家近邻，到南通后，徐、余两家一直有所走动，沈寿逝世，徐家少不了前来吊丧帮忙。学慈如今只有一人，因没过门婚嫁，还不能随便进张家的门。以往有粹缜姐做伴，一起长大的两姐妹能说说话互相照应，家里也就不冷清了；如今表姐粹缜回苏州工作去了，大姨妈沈立又很少过问自己，有时一人闷得慌，就寻到徐家串个门。不谙世事的学慈，见是老乡谈得来就随便诉苦，而徐某颇有心计，他在南通做事时谋了私，张謇就让余冰臣叮嘱他改正，而他不但检讨自己的过错，反而怨恨余冰臣多事。现在徐某知道学慈对父亲不满，就着力从中挑拨

煽火，使其父女不和，好让余冰臣生气不得安宁。年轻无知的学慈不知其中缘由，果然上当和父亲闹了起来。因余冰臣不在南通，徐某就出歪点子让她去找律师，状告养父吞没女儿陪嫁钱财。

余冰臣在上海收到律师陈立人寄来的警告文书，心中自然很气愤。想起沈寿生前曾经谈起学慈，说她“言粗而行浮，性薄而品劣”。又说“堕我名者必此女也”。余冰臣急忙赶到南通家中，一看就更加生气，因学慈早将母亲的贵重衣物物品席卷一空，不由得与她吵起架来。徐某见余家父女俩吵闹，暗自欢喜，但还不罢休，又唆使妻子带学慈再到苏州去闹，妄图在那里也搞臭余冰臣。学慈见有人帮助、护持，就真的闹回苏州，徐某又屡次纠集不明真相的族侄徐君平等入相帮，一起肩着杠棒拿了绳索，吵闹到余冰臣门上，叫嚷着要搬箱笼。余冰臣此时也气昏了头，拿这伙人没办法，气又没处出，就一并撒到张謇头上，以为是张家聘了学慈为媳，唆使他们前来吵闹的。

大生纱厂上海事务所经理吴寄尘闻讯，知道如此大闹后果严重，就一面劝解余冰臣息怒，同时去信斥责徐某忘恩负义，并伺机约了余家父女劝和，但学慈已听信徐某暗中唆使，哪里再愿与父亲和好。余冰臣见抚育17年的女儿如此绝情，就令她写下与余家永绝关系的亲笔文书。吴寄尘见他们父女俩已无法和解，也只好作罢，遂在该文书上签字作证。余冰臣拿出1200元资遣其女，徐某见了仍不罢休，在旁极力鼓风煽火，叫学慈进一步逼迫再争利益。吴寄尘在场看了也气愤不平，就干脆从自己口袋中掏出100元添上，打发走这帮无耻小人。后来得知徐某所以如此卖力挑拨余氏父女关系，原来是梦想将学慈留作儿媳，以便人财两得。



鹤姐哭妹

沈寿病逝后，大家正陷入悲痛之中，然而，她的丈夫余冰臣和张謇的矛盾却逐渐升级，由暗中介气，逐步发展为公开埋怨指责，后来又有孩子与邻居加入，演变成一场共同针对余冰臣一人的群斗。这在张謇日记中也可找到一丝痕迹，如沈寿终七不久的七月六日，张謇有“答冰臣讯”四字记录；第二年五月七日，沈寿过周年忌日没几天，也记有“徐禾生去沪，为学慈事”的文字；六月二十四日又记“学慈去沪”四字。仅从这简要日记当然看不到什么内容，但联系《女工传习所沈所长鹤一亡妹遗恨述略》和余冰臣抛出的《余觉沈寿南通夫妇痛史》一书内容，就可以看到张、余矛盾的发展过程和症结所在。其矛盾由来也有年月，有些前文已述，如关于沈寿的安葬地点、遗物处理及女儿嫁妆等事，由于在事前没有很好地沟通交流，在处理中当事人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相互谅解配合，双方在处理相关事务中就容易从误会扩展成矛盾。当时又缺少合适的中间人为他们调解，导致张、余两人原有矛盾逐渐升级。张謇当时也可能有意教训余冰臣，故弄得他众叛亲离，面子全无，十分狼狈。再加上又有个别小人参与挑拨，使事情越弄越复杂，导致亲家之间反

目。产生矛盾的症结主要有三点：一是沈寿葬在南通，今后夫妻不能合葬，余冰臣感到有失名分，坍了面子。二是沈寿的珍贵遗物献给南通博物苑，余冰臣心中不愿，想要追索挽回损失。三是沈寿生前存在大生纱厂的贸纱生息之款和死后的恤金，余冰臣都没能领取，这些钱款尽管数额不大，沈寿生前也有捐建幼稚园的意愿，但事先都没有征得丈夫的同意。其中后面两条更为现实，因当时余冰臣的经济确实比较拮据，向张謇追索沈寿遗产不成，反碰了一鼻子灰，再加上学慈幼稚园参与闹事，事情就更复杂了。张、余两家闹矛盾的事，一时众说纷纭。民国十二年（1923）九月十九日，记者唐翊之、刘伯英就此事前往女工传习所采访沈立所长，请她回忆说明沈寿留葬南通的真相，沈立在回忆往事时，不由得想起妹妹生前种种委屈和痛苦，面对来访的记者，当场泣不成声。

沈立自述她长妹妹10岁，南北相随一生，最为亲近。她告诉记者：吾妹自结婚不久，到余家后就没有过上好日子，但“吾妹一生所受苦怨父母不知，因她恐伤父母之心，故一



沈寿姐姐沈立中年时的肖像

直隐忍。有时难受则诉于立，往往姐妹相对而泣，无人知也”。她回忆当年余冰臣如何追求阿妹，两家怎样订亲，沈家如何招赘冰臣，婚后余冰臣挈妹归杨家园新租之屋，吾妹为何辛苦坠楼，气闭昼夜，父亲将她迎归调养两月，妹妹身体刚



复原，又回去操持家务，细心服侍婆母。余母病卒，哥哥沈右衡为之调度。余家一度开销有赖妹妹刺绣，余冰臣还持妻子刺绣交结朋友。余冰臣到上海任教师，全家同往，妹妹除做好厨事供全家四口（还有冰臣两个妹妹）外，还终日忙于刺绣补贴家用。妹妹27岁那年，为服侍有痼病的余六妹过度辛劳而病，六妹死，我也前往余家协助妹妹治理家务。那几年，妹妹非常辛苦，因前年余冰臣将任教制造局所得钱款在苏州马医科巷买了房屋，家中生活费用全依靠妹妹刺绣，余四妹又偷食鸦片，弄得家中不宁。一次余冰臣竟又听信妹妹造谣挑拨，与妻子大吵，被中伤的沈寿气得将金耳环吞下肚去，幸房东大婶延医救治方转危为安。

沈立还告诉记者：余冰臣当年还没得势就行为不轨，与浦氏私通，致其怀孕。吾妹苦谏其自尊自重，他不听，夫妻间还引起口角。那年七月，妹妹生病误服了药物而使身孕小产，九月间就领养女孩学慈。上北京时，余冰臣还坚持将浦氏生的孩子天寿带上，后因该儿患有童癆，3岁时夭折了。余冰臣到了北京更加放肆，刚上任，就连娶二妾，吵得家中不宁。全家回南方时，小妾铭盘不愿随往，吾妹就分给一些钱钞，让她自寻出路。

余冰臣用钱大手大脚，在家里经济上却很霸道。在北京绣工科时，他任总办，妹妹任总教习，每月薪俸各有银两百元^[1]。所有银钱均被他领取，吾妹若有用途，仅转给十元或三十、四十元小钱。因他乱花钱，在北京多年竟无甚积蓄，

[1] 关于余冰臣、沈寿在京月俸各有银二百两，余冰臣在其《余觉沈寿南通夫妇痛史》第20页中，则另有说法：“按余夫妻初就商部绣工科职，由苏随带帮教画士等七人，月给总薪银二百两……是时，余夫妻各得五十两。第二年，总薪三百两，各员薪亦水涨船高。是时，余夫妻各得薪七十五两。第五年扩充科事又加薪，总薪五百两，除添科员外，余夫妻各一百廿两。”

以致到天津不久就无法生活了，这才着急起来，后幸张謇协助在南通安了身。传习所开学不久，余冰臣携绣品欲往美国赴巴拿马赛会，须自筹旅费2 000元，四处告贷还不够，硬要妻子至张謇处商借，妹妹不肯去还被诟责，不得已前去借得300元。余冰臣在南通，间或三两日来吾妹处，一到就索要车资或零用钱，妹每次都给他备酒和下酒菜碟。叶天锡生子，吾妹还给她出资雇乳母抚育。前几年，余冰臣忽用男童习绣，不多时竟当众对吾妹叫嚣：“汝学生长进太慢，我工场男生不消一年定超过，汝传习所大坍台。”他到上海经办福寿绣品公司亏本，连苏州住宅也赔了进去，回来忽而信起灵学，欲修道出家，吾妹劝也无用。

吾妹多病命苦，来南通的第二年春天就有了肝郁病。一次病发告诉丈夫，余冰臣竟很冷淡，也不找医生，一再延误病情。后来俞先生切脉后讲，病根已深，早治当不至如此严重。服药病好后若不赶紧静养，必将复发。又请沙健庵诊治，两医结论相同。沈右衡将医嘱告诉妹夫，他仍不理不睬。

为吾妹养病，先后借谦亭和濠阳小筑半宅，在那里都得到张謇的照应，张謇还为她寻医问药。那年八月，传习所东侧绣织局建成，吾妹就迁移入内，以后每日必到所理事上课。吾劝其休养，她不听，如此又坚持了两个多月，就再也不能上课了，只得让刘采繁代课。十一月以后，病情渐渐加重，遂不能起床。这时，余冰臣忽然闹着要辞职，还说了许多对南通不满的话，妹妹劝他不听，张謇诚心劝他也无用，他还欲将妻子职务一并辞了都回苏州，后因吾妹不愿，坚持称要“将嵩公所托之事办妥才同汝回去”，他只得一人辞职去了上海。故吾妹在病剧时对我说：“吾病恐不能起，若死，我不愿回苏州到余家坟。闻阿哥言，黄泥山有地，我愿葬南通。”



妹妹病情已日益加重。最使吾妹伤心的是（1921年）四月中旬，余冰臣从上海来南通，没有关心妻子病情，只是伸手向妻子索钱，因吾妹没有给他，余冰臣就从橱柜里取出金钻表欲去质押，吾妹急得向他说：“金钻表是吾一生心血结晶之物、名誉有价的象征，就是饿死也要珍藏，决不能失。若拿出去质押，吾必人格扫地为世人所笑。其他物品任你取，概不吝惜。”但他还是不听，拂袖而出，吾妹急得在床上痛哭，我闻声追上去阻拦都无用。正巧张謇来看吾妹，知情后追上前去，用五十银元从他手里将表换回，还给吾妹。

四月下旬，吾妹病虽有中西医交替诊治，但身上水肿不退反进，妹知自己来日无多，就对我和右衡哥说：“我自到余家，从前种种磨难不必说，照冰臣现在行为与心中计算，我死后金钻表及我绣《耶稣像》《倍克像》，必被捡去变卖，供其滥用。不如赠送博物苑陈列，作为我永远纪念，也不负我一生心血。我欲写一遗嘱，而手已抬不起来了。请阿姐、阿哥牢记为我办此事。”四月底，肿上肩背，妹痛苦难当，只求速死，经中西医协议，决定初二日午后手术放水。想不到妹妹体内积水虽然排除，但生命仍然没能维持下去，初三日子时，终于停止了呼吸，再也没有醒来。

沈立回忆了妹妹一生往事，说到这里已涕泪俱下，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痛史出笼

沈寿在南通病逝，遗骸没有运回苏州葬入余家墓地，后事都由所董张謇一手操办，民国十一年（1922）又向省、县署立案公葬。沈寿墓建在南通，竖阙又立碑，余冰臣在社会上面子尽失，无地自容。同时，沈寿的墓穴还是单人的，今后不能夫妻同葬，余冰臣更觉有失名分，心中越加气愤。沈寿治丧期间，他在房间中整理妻子遗物时，捡到几张张謇以往写给沈寿的便条和诗词，一看内容有“廉波影”、“烟水气”、“鸳鸯”等文字，怀疑他对自己的妻子有非分之想。联想妻子生前遗留下来的珍贵刺绣和纪念物品，没有征得自己的同意，就悉数藏入南通博物苑，以为这些都是张謇一手包办。再加上许配给张家的女儿学慈，幼稚，虚荣，不辨是非，一经小人挑拨，就在张、余两家之间搬弄事非，有些原本不该对父亲讲的事，经她添油加醋传到余冰臣耳中，以为是受亲家指使，心中更加气愤。

张謇原本也器重余冰臣，在其困难的时候拉了他一把，后因其缺点渐露才改变看法。余冰臣贪图个人享受，不顾家庭，尤其在妻子生病期间也不负丈夫责任，非但不寻医问药，反而一再让她生气，张、余两人渐生意见，再加上对沈



寿丧葬和遗产处理意见相左，矛盾逐渐加剧，终致激化。根据死者遗嘱，张謇置余冰臣于一旁，亲自出面主持公葬；沈寿珍贵遗物被南通博物苑收藏，由不得余冰臣支配；在沈寿墓《灵表》石刻中又列数余冰臣缺点，无情揭露余过去的劣迹，并在《张謇庵述撰略》一文中斥其为“拆白党”^[1]。张謇毕竟是个大忙人，大生企业、盐垦水利、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等社会事务实在太多，也就不肖与余冰臣再纠缠下去了。

然而，余冰臣却经不住小人拨弄是非，听见一点闲言就气得暴跳如雷。他回想自己过去也曾为张謇作过贡献，仅以当年派绣女进京学绣，怕通州女子没出过远门途中不便，曾特派小妾铭盘到南方来接，又担心她们乘海轮晕船，还绕道汉口乘火车，到京后待如上宾、精心栽培这件事，就是对张謇的支持。后到南通，卖力工作，到美国参加博览会自筹2 000元，负责贫民工场也有成绩；到上海办福寿绣织公司，经营亏损固然负有责任，但当时公司开张余冰臣也



余冰臣著的《余觉沈寿南通夫妇痛史》封面。该书在旧书市场偶有所见，现均是今人的复印本，封面也与往日有些差异。

[1] “拆白”，沪语谓“诈骗钱财”的意思。“拆白党”是上海人对流氓集团的蔑称。

有投资。为对公司亏损负责，自己主动将苏州马医科巷有池塘小桥的花园住宅^[1]抵给张謇，仅得款4 000元全部投入公司抵债，减轻了张謇的负担，众位股东都赞誉他义气大度。民国十一年（1922），筹得钱款想以原价赎回房产，此时张謇竟翻脸不同意，却以4 500元的价格转售给庞氏，这不是故意捉弄吗？自己唯一的房产就这样打了水漂，以后竟无安身之处，这哪有什么儿女亲家的样子？想到这里更气得直咬牙，总想要教训张謇一顿，以泄胸中的怨气。

正当余冰臣和张謇反目斗气的时候，一帮无耻小人借机唆使无知的学慈公然对他进行挑衅，如转移沈寿的贵重衣物，请律师出面索要大笔婚嫁费用，强索箱笼乃至断绝父女关系等。余冰臣哪能一再受此闲气，便将这些都归罪于张謇，以为是他在背地里怂恿指使，于是就和张謇叫板，一气之下写成《余觉沈寿南通夫妇痛史》（以下简称《痛史》）。余冰臣找到上海报界名人包天笑，请他出面推荐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借以攻击张謇，并要在社会上造成影响。包天笑正言劝慰道：

“张四先生是我们江苏的乡先生、乡前辈，众望所归，我是不能为你向各报介绍此册的。老实说，即使我介绍了，上海各报也没有一家肯登的。”余冰臣没法，就自己找了一个知名度不高的《晶报》刊载，遂使张、余两家的矛盾公之于世。

余冰臣刚出了一口气，想不到恶毒的徐某，在民国十四（1925）年七月间窜回苏州点火，捏造“张謇要派人暗杀”，对他进行恐吓威胁。余冰臣闻悉立即暴跳起来，拔笔致信女婿张孝若：“徐某由通来苏，述尊翁言，若余敢作不平之鸣，即遣人杀余。然余必为妻鸣冤，义之所在，不计祸福。”张孝若收到来函，当即给予回信好言劝慰：“实无此事，全系徐某小人造恶，请息怒勿信。”正在气头上的余冰臣，哪里听

[1] 今苏州市马医科巷29号民宅。



得进半句劝阻，就一张状纸将亲家张謇告上南通地方法院，诉他“诬死蔑生、霸妻没财”。同时还在民国十五年（1926）一月将《痛史》印行出版，在上海虹口提篮桥招商局公学、苏州玄妙观宫巷市乡公报社等处分售。在这本书中，除了叙述他和沈寿的历史和成绩外，还公布了张謇所谓“霸没”的各种财物清单，同时利用搜寻到的几页张謇写给沈寿的诗词、便条加以猜测、臆断，引经据典批驳攻击。为彰显夫妇俩当年的成绩，印影本中还将有关刺绣奖章、照片制成铜版印入书中，书后还有清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和朝野名流贺诗墨迹，全文以“字字是血，行行皆泪，读之令人凄然”结尾。

张謇聘请沈寿来南通教绣传艺，对中国刺绣事业的传承、发展、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众目共睹，不容否认。余冰臣用《痛史》进行攻击，也无损张謇形象。他和沈寿私人通信、诗词唱和，虽带有情感色彩，但和那些庸俗的低级趣味不能同日而语。但从伦理上讲，沈寿藏有上述有关感情色彩的诗词，生前遗嘱又没有和丈夫相商，余冰臣产生误会应该说是情理中事。张謇在处理沈寿后事方面，尽管依照死者生前遗愿，但办理时完全置其丈夫于一旁而不顾，亦有过分霸道之嫌。余冰臣毕竟是沈寿的丈夫，自有主丧权和遗产处置权。此际张謇不容他有发言权，与张謇平日处置其他事务风格不同，显然不是偶尔失察，而是有意教训他。张謇在沈寿《灵表》中公布余冰臣的劣迹，使之和他妻子的高贵品质形成鲜明对照，也似有太过之处。

余冰臣攻击张謇出了气，固然对张謇晚年留下一些负面影响，但也使自己和妻子都成了小市民街头巷尾闲议的对象。不久，张謇逝世，他的诉讼因失去被告也就延迟不决，以至搁置下来。

耆公归天

就在余冰臣气急抛出《余觉沈寿南通夫妇痛史》的民国十五年（1926）春天，已日渐衰老的张謇，虽不再理睬余冰臣的纠缠，但对沈寿情谊至深。沈寿逝去五年了，张謇年年都到黄泥山墓地祭祀。前年与孙傲等十数人游狼山，也和大家一起至此凭吊，1925年三月一日在东奥山庄祭祖后，至黄泥山祭祀沈寿时，还能登上狼山遥望江南虞山，而今年就觉得气力不如往年。二月十二日至东奥山庄家庙祭完祖先，径直来到黄泥山省视沈墓，见拈针持线刺绣一辈子的弱女子孤身在此守望，顿觉怆楚，陪坐了半日下山时，见红日西沉、鸟雀归林，才慢慢转身踱着回家。途中自感双脚无力，迈不向前，心里明白自己年老，来日无多了，不知今后是否还能来此与她见面。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来看沈寿墓竟是最后一次。原先还想到剑山看望已谢世的老友张景云和荷兰水利工程师特来克，但老腿蹒跚就是迈不开步，只得在清明的前一天托胡生祭了张景云，清明那天又嘱宋希尚去祭特来克。沈寿和他们两个一样，都是协助自己建设新南通的有功之臣，怎能忘了他们？

张謇一生无比勤奋，参与了国家许多政治活动，多次策



张謇刺绣肖像。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著名苏绣艺术大师任慧娴女士精心绣制。

划重大事件，使中国在发生变革时平稳过渡少受挫折。他提倡“父实业、母教育”，创办了许多工厂和学校，将南通建成中国改革发展的模范县。他在事业和精神方面的追求无止境，但他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在其75岁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还在忙碌不停，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就像一

头老黄牛，默默地用劲拉着犁耙，继续耕耘它的事业。

这年张謇在海门老家迎新度岁。正当家家户户仍在享受节庆欢乐的时候，大年初三他就赶回南通。第二天就去过问女子师范建筑工程，初八一早来到工地巡视。二月为现代交通事业忙碌，在县路工处议城市公共汽车事。三月六、七两日，参加女子师范二十周年校庆与女师同学会，发表了恳挚的演说，先肯定女师成绩，又回顾建校历史，说：“总计二十年来，建筑经常各费，共银三十五万有零，愚兄弟及先嫂邵、先室徐设法输助者居多。延范姚夫人校务，实力经营，俱征孤诣，历十余年……”他在回忆女校往事时，怎能不联想起沈寿当年也在女师珠媚园辛勤教绣，她是多么贤淑、多么聪慧呀。会场里，张謇看到一个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女学生，心中充满了欣慰，自己老了，未来的祖国有此年轻

一代大有希望。他只想在有生之年再努力一把，把南通建设得更加文明富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样板。三月忙于教育和垦牧，四月初参加通海垦牧公司股东会，又往剑山视工，月底参加轮船公司例会，会见来访的英国客人。五月初至“东林看稻畦，西林看桥工”，还到江边看保坍会第十七樁沉排。在丝鱼港勘定南通、如皋、海门三县分界址。中旬还嘱人帮助无锡杨女士布置书画展览。六月的南通已到了高温季节，大暑后的第三天是六月十六日，那几天大热，张謇不畏酷暑来到剑山，参加文殊院落成典礼，这也是他献给南通人民的最后一份厚礼，独自捐资六千余元。十八日起连日大热，二十二日濠阳小筑内的温度计停在华氏96度上，操劳了一生的这位老人连日忙碌，再也扛不住了，身体感到有些不适，实际上已开始发病了。二十三日，坚强的张謇仍日课一诗，早晨6时就赶到姚港江边去，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保坍第十八樁工地。第二天，催命的大风急雨来了，南通气温骤降，张謇视察回来，到曼寿堂中，关紧门窗仍感到太凉，实际大病已至。这些天他的日记都仅十五六字，但到这天就停止了。其日记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止于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54年没有中断，至此突然停笔，看来，此时他的病情已重，再也提不起伴他终生的那支毛笔了。

张謇的病在六月下旬就已上身，二十三日开始发烧，但没有引起注意，第二天他还坚持到江边，带着水利工程师宋希尚视察筑樁工程。南通处长江下游冲积平原，那时水利设施不足，历年来涨坍不定，尤以天生港至姚港段江坍最甚，有时一年坍去五千余亩，直接威胁南通。规划保坍工程保护南通江堤，从清朝至今一直是张謇的奋斗目标。六、七、八三个月，正是长江放水期，其江岸坍落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为此，他发起成立保坍会，邀请荷兰工程师来南通规划保坍，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渐见成效。因此，那天虽然身体



不适，他仍坚持到江边去视察筑堤工程。70多岁的带病老人哪能承受如此辛苦，大伏天高温暑气特重，站在江堤上，又吹了湿热的江风，病情由此加剧。二十九日其病势渐渐加重，南通医生都无法救治。张孝若非常着急，让宋希尚立即赶往上海，请德国医生前来抢救。

七月初，张謇病势不退反进，至十三日更加危急，从上海赶来的德国医生也无实际疗效，老人高烧不退，滴水不进，两眼无力睁开，只有鼻孔中尚有一丝微弱呼吸。又请来几位南通名医一起会诊，他们也无回天之术。十七日中午，为强国奋斗了一生的张謇，终于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他实在太累了，现在终于可以永远休息了。他临终前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以前也没有什么遗嘱，可以想见，他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只可惜人的生命有限，若能再留住几年，中国近代第一城必将更加繁荣，南通模范县的事业也将更加辉煌。

张謇具有宏伟的抱负，是一步步脚踏实地从普通农家走向社会高层的，经过长期奋斗才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他有坚强的性格，为改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欲将他创设的南通自治模式向全国推广，这项大事业远远超出了大生资本集团所能承受的负担，再加上当时外国资本集团的压迫，苏北盐垦又连年受灾，最后累及大生纺织工业系统，大生纺织工业系统被上海银行团接管。张謇汲取教训自责：

“此皆余夙昔自治锐进之说为咎。”但以后，他对地方事业的建设仍在继续，其热情并没有丝毫消退，资金不足，晚年还以卖字等方法筹款。

张謇逝世以后，全国各地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名流都纷纷来电、来函，或亲自来人参加吊唁。十一月初一张謇出葬，南通举城同哀。据张謇儿子张孝若回忆，那天天气晴朗，霜露凝素，殓服里布是用大生纱厂所织的南通大布做的，“素车白马，四方来会葬的宾客汇同地方各界人士共有

万余人，都步行执绋。凡灵车经过的地方，那沿路观看的乡人都屏息嗟叹，注视作别，送我父到他的永远长眠之地。这坟地是我父生前自己所择定的，已经种了不少树木，前面直对着南山。墓上不铭不志，只在墓门横石上题写着“南通张季直之墓阙”八个大字”。在庞大的送葬队伍中，还有南通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师生代表，女子师范、女工传习所、发网传习所等女校师生员工，都胸佩白花流着热泪步行执绋。女工传习所全体师生还送了一份挽联，列数张謇对中国刺绣事业的贡献，其挽联曰：

开中国刺绣先声，曰普通美术完全，十载经营，
犹虑未能偿素愿。

数列届生徒毕业，若赣皖浙闽苏沪，四方传习，
深虞弗克答殊知。

这位为振兴民族事业与完善艺术人生而奋斗终生的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与世长辞，墓地是他生前选好的南郊啬园。张謇墓北枕城垣，南向长江，左右有军山、剑山相卫。墓地遍植长青树木和花草，不但安谧宁静，还增添了几许庄严肃穆的气氛。张謇墓朴素简洁，他将一切留给社会，自己却融化于自然，其质朴人生昭然若明。

“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张謇逝世以后，胡适对他的评价是：“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其失败也仅指大生集团破产而言，倘或就是他的宏伟事业尚未完结。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任何人都可能不老，能将自己的事业一直做下去。就张謇而言，他的事业已完成够多够好了。试看历朝历代，又有什么人能在



多个方面有如此大之成绩，产生那么多的影响？因此他的挚友刘厚生说：“张謇一生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

余冰臣在报纸上见到张謇逝世的消息，竟也呆住了。虽然他对张謇怀恨在心，但对他的伟大业绩都看在眼里，社会对他的崇高评价也听在耳中，平心而论，要不是那些传闻，张謇真是个好心助人的好人，曾帮助过自己。况且，他还是自己的亲家，现在他溘然长逝，自己理应有所表示。不过，一想起自己在南通的那些坍台事，却怎么也咽不下那口气。一时间，呆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一代伟人张謇逝世时，美国费城世博会的展品正在紧张评选，中国馆内一批南通女工传习所送展的刺绣作品，因精美获得甲等大奖。可惜这个好消息来晚了一步，若能早一点到来，也可让所董张謇高兴高兴。

翁婿握和

张謇逝世，余冰臣原先向法院提交的诉状因失去被告无法审理，于是他就转向被告继承人张孝若再提诉讼，要求撤消沈寿公葬呈案，索回捐赠刺绣等物品及有关恤金和捐建幼稚园资金。张孝若收到法院公文，无可奈何，只明确表示“本案与张个人无涉，全收于南通博物苑，无一件在我私家”。事实确也如此，早在沈寿死后，沈右衡、沈立代表妹妹，将有关遗物捐到南通博物苑，该苑登记在册，县署也有备案。

张孝若见余冰臣不断追索妻子沈寿的遗物，也理解岳丈的心情，在友人出面调解之际，爽快地答应了那些可以偿还的资金，对有些既成事实，也请友人转达要求谅解，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余冰臣见目的基本达到，也就见好就收，同意和解。

张孝若怎么成了余家女婿？说来话长。早在民国七年（1918），张、余两家就结成亲家。那年八月，张家先为侄孙张景武聘了沈右衡次女为室，接着又为张佑祖聘了余家养女学慈为妻，托媒人送来订亲礼物，有礼盒12个，外加2件金器。张謇自己只单传了一个儿子张孝若，张佑祖是抱养的儿子。在旧社会，人们总希望生育三男四女，后代人丁兴旺，家



族壮大了，有事情兄弟姐妹之间也好互相帮衬。可能也出于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张謇和吴夫人先后抱回两个男孩，大的取名张佑祖（张孝则），小的叫张襄祖（张孝及），期望他们长大以后继承张家祖训，孝敬长辈，相互团结，协助兄长张孝若共同干一番事业。二儿子张佑祖一天天长大成人，也到了该配婚的年龄，张謇和吴夫人就注意物色如意的女孩子，张罗着为他订亲。

张、余两家配婚订亲早有基础。沈寿借住在谦亭和濠阳小筑养病时，余学慈陪伴母亲，空余时间在周边总有走动，张府的二公子张佑祖自然也就认识了学慈。沈寿休养期间，张謇来看望探病谈论工作，吴夫人有时也陪着丈夫一起来，天性比较活泼嘴又甜的学慈，少不了代母亲端茶倒水招待客人。一来二往就更加熟悉，逐渐讨得吴夫人喜欢，老夫妻俩为佑祖订亲讨论女孩子人选时，很快就圈中了余学慈。孩子配了婚，张、余两家正式成了儿女亲家，往来就更亲密了。沈寿逝去，余冰臣负气去了上海，因树斋内仅留下学慈当家。

公公张謇见学慈孤苦，自然关照夫人对她多照应。吴夫人也是极富同情心的，对这个未过门的儿媳照顾有加。那时，张、余两家虽说是儿女亲家，但正在矛盾之中，尤其是余冰臣那时火气正旺，还要和亲家对簿公堂，双方大人相互斗气僵持着无法沟通，孩子长大成人后也顾不上为他们完婚。谁知，豆蔻少女学慈和张家二公子佑祖无缘。而年龄和学识都不般配的大公子孝若，却和她有了共同语言，时间一长还暗中有感情，等到吴夫人察觉，学慈已怀上孝若的孩子几个月了。民国十四年（1925）孩子出生，取名范武，成为继融武之后张家又一个男丁，在他祖父逝世时，已能牙牙学语、蹒跚走路了。据张謇的小孙子绪武近年回忆，他和这个异母的小哥哥年龄接近，又在一起长大，故最为亲密。

其实，一代伟人张謇逝世后，余冰臣的积怨也在反思中渐消，随着时间的推移，情绪渐渐稳定。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见有人善意劝解，也就同意和张家调处解决讼事。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二十七日，在友人吴寄尘和律师等多人调解下，遂与女婿张孝若在和约上签字，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余沈寿病卒南通，由地方团体公葬于南通黄泥山麓，自县至部呈报有案，抄案及墓图证明所有从前建立碑表一切仍旧。兹由地方团体加立公葬一碑，碑文（中华民国二十年某月某日，美术家吴县余沈寿女士之墓，南通县地方团体刊立）由张孝若商同地方团体于一年内刊立，并立四界石。

二、一切物品，计《耶稣像》一件、《倍克像》一件、《三猫绣幅》一件、“镶金钻石时针”一件、宝星三件。以上各品，现经张孝若、余觉双方应允，仍归该苑永远保存，彼此不得取出，以垂不朽。

三、余沈寿传习所身后恤金及大生纱厂贸纱生息之款，拟建幼稚园，于余沈寿故后拨存南通女师时建设账上，两款由居间人设法取出，并凑成整数六千元交余觉核收。当交两千元，余四千元分两期交清；本年十月底一期交付两千元，明年六月底一期交付两千元，月息八厘。由吴寄尘担保，到期照付。嗣后，关于原状内一切财物，及原状所称各节并其他双方任何事情，均于此次完全了结，决无异意。

四、余觉在南通地方法院诉张孝若一案经人调处和解，由余觉叙明和解情由，申请销案俾完手续。再余觉原呈附录省批有“涉及取消公葬是否可行，候再令南通县秉公处理”等语。今既双方和解，由余觉声明理由，呈请县公署呈省核销，以绝纠纷。

五、和约各条由双方签字盖章，并双方律师、居间人证明盖章，分缮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以资永守。

双方当事人张孝若、余觉，居间调解人吴寄尘、沈豹



君、张山地、沈伯陶和证明律师姚元桂、唐慎坊都一一签名盖印，以示慎重。手续完毕，双方握和，调解书就生效了。张孝若取出两千元当面交给岳父，余冰臣收下后也写了收据。

从和约内容看出双方已有共识，张孝若有意补偿岳父，余冰臣也不再计较妻子作品的真正价值，根据和约要求呈文给法院，说明原被告达成谅解情况，申请撤除原案，并请转呈省部核销原有关于“取消沈寿公葬是否可行”批文，让沈寿实现遗愿，永葬南通。

余学慈知道父亲和张孝若和解后也感到欣慰。以前自己做事过分，对不起父亲，不该对他如此刻薄，以致断送了父女情义。如今自己做了母亲，逐渐体会到育儿不易，当年对父亲刻薄，多年来也一直感到内愧。母亲逝世时，不该听信他人挑唆而胡闹，父母把自己从襁褓中培育大，到北京、天津又至南通多么不易，而自己一时冲动竟昏了头，一再中伤父亲，造成父女深情断绝，悔恨不已。现在翁婿息讼讲和，真要感谢吴寄尘等长辈。当年若听从他半句劝解，不在公公和父亲面前两边挑拨，张、余两家也可能不会闹得那么僵，父亲也可能不至如此尴尬。痛定思痛，只有自疗伤痕请求父亲谅解。于是，余学慈主动寻找机会让孩子到苏州走动，让外公看在外孙面上，原谅自己的过错，逐渐改善父女关系。经过多次往来，张范武也就认识了从苏州城到石湖去的路途。

余、张翁婿和约的签订，也为余、张两家后人和好走动打下了基础。为余、张矛盾，当年人多嘴杂，又有“好事”的外人加盟，故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现在时过境迁，余、张两家矛盾的主角都握和了，其他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张、余、沈三家人又逐渐和好，相互走动了。

石湖悲歌

民国三十二年（1943）的一天傍晚，苏州城外石湖的余庄，来了四个天真活泼的少年，主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南通张范武带人来投宿的，于是立即把大家让进门，见他如今又长高了，大家都很高兴。张范武要见外公，余家人告诉他，外公外出不在家，让他多住几天等外公回来。

原来这些少年是在学校放假时一起到苏州来游玩的，在城外虎丘山玩够了才回转，因玩的时间过长，此时天色将暗，城墙大门早被日本鬼子关紧。四个贪玩的外地小青年被关在城外，见茫茫郊野无处住宿，一时傻了眼不知该如何是好。还是张范武想起外祖父的家“福寿堂”就在城东南上方山下，可去那里投宿，于是大家赞同，立即加快脚步向那里走去，谁知这条竟是他的不归路。

张范武带大家前往的余家福寿堂在苏州城外上方山麓，这是余冰臣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觅见的一处荒地。背后上方山高耸入云，山前的石湖水清澈如碧，真是一块难得的好地方。经过志书查证对照，发现这里竟是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农圃堂遗址，原名“天镜阁”，虽然现在已废墟一片，但其古址轮廓尚依稀可辨。余冰臣对这个意外发现，



亦悲亦喜，毅然凑足银两将此废址买下，又筹资重建，建成后自题“觉庵”，亦称“觉庐”，俗称“余庄”。该屋五楹凡三进，依山面湖，山水两得，风景独好。为思念妻子沈寿，庐内建“福寿堂”作纪念。余冰臣晚年在此定居写作，署名“石湖老人”。余庄落成之际，内侄女沈粹缜和丈夫邹韬奋特地前来看望老人，在这里也住了几天，见余庄风景秀丽，大加赞赏。余冰臣高兴地说：“元代诗僧善住有句诗，‘石湖堪比西子美’。这里的确不错，半生忧患，可以终老了。”当邹韬奋问及他与南通张家的关系时，余冰臣表示“蛮好”^[1]，并出示一副借用宋代诗人杨万里题范成大石湖精舍的自书联语：“古往今来真一梦，湖光月色自双清。”看来他已与张家改善了关系，亲戚之间也已相互走动了。

年已70多岁的余冰臣，民族气节严正，为躲避日寇的拉拢纠缠，在《苏报》上声明：“近遇诸友辄询鄙人在自治会某处就职，惟鄙人年逾古稀，精力已衰，并无其事，想系传误，谨此奉告。”^[2]他“深居简出，竟日伏案，东写西抄，墨迹累累，似有砚穿笔秃之势”^[3]，在兵荒马乱年景也少有人来看望他。这天，外孙张范武带着弟弟绪武和同学寻到门上，正巧冰臣老人这几天外出。第二天，吃饱休息后的孩子们，睁开眼睛又浑身是劲，见这里山青水秀风光特美，贪玩的他们早就飞奔门外，到湖边去玩了。张范武比张绪武大几岁，小时候聪明活泼，人见人爱。尤其是陈石云夫人对其照应有加，让自己的小儿子绪武和他一起生活，一起上学，故

[1] “蛮好”，苏沪一带民间方言。这里意为“双方关系不错，比较好”的意思。

[2] 参见1938年3月7日的《苏报》。

[3] 胡绳玉：《余觉杂记》。转引自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62页的《余觉生平述略》。

小兄弟俩关系最为密切。前几年小姐姐悄悄离家抗日，临走前缺少钱钞，他俩还配合着从大嫂抽屉中抓了一把首饰塞给小姐姐。

这个看似温柔平静的湖水，却随时隐伏着危险。张范武等四人一起到水边玩耍，见有一只小木船停在那里，贪玩好动的他们就爬上去嬉水。这些苏北少年都不会弄水划船，正当他们七手八脚玩弄时，小船就离了岸，一不小心他们又将小船弄翻了，这帮“旱鸭子”就落下水去了。幸好周边群众及时发现抢救，绪武等三人才脱离危险，而范武因落水时间过长，已停止呼吸。冰臣老人不在家，其家人只得在众人帮助下，将范武遗体暂先移到屋内，又让人赶快向南通张家报丧。

南通张家闻知噩耗，二姐柔武立即从上海赶来将弟弟接回。待外公余冰臣得讯赶回时，家里冷冰冰的，外孙已被接走。此时，他热泪直流，心里的怆痛再也抹不去。好端端的一个外孙来家，怎么就淹死在家门口！莫非前世真作了哪门子孽？为此，作《感痛记》一文，文中虽然含有宿命论观点，但对张家的评述已不再唇枪舌剑，比较客观平和。

余冰臣一生从事文化事业，为妻子研究仿真绣作出重要贡献。抗日战争中坚持民族气节不事伪职，也令人尊敬。晚年漂泊于上海、南通、苏州三地，依靠教书、鬻字和亲友接济为生。1950年还来南通南大街凌氏笔店做客，当时他旧地重游，除与该店旧交有书画代售外，主要还是想寻访妻子足迹，因为实在太想念她了。余冰臣还作过一首思念沈寿的诗。其诗曰：

廿六年中梦几千，梦中酸泪为卿涟。
悼亡世上人多少，似我伤心更可怜。
八十已非年少时，悲来尤堪少年悲。



哪堪痛史夫妻事，万种伤心几句诗。^[1]

从诗文内容看，余冰臣对往事感慨良多，无论作者心态如何，对发妻思念的感情还是很真切的。从南通回苏州不久，余冰臣就得了白血病，1951年10月18日，这位文化老人在上海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4岁。

张、余两家老一代建立的合作友好风范延续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张謇研究的深入，涉及张、余两家的私事也被大家重视。某些人为了追求什么轰动的“文学效应”，对个别情节加以捏造和不恰当地夸张，致使出现了一些与历史事实相违的文艺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的同时，也损害了前人的真实形象。为此，张、余两家后人互通信息联手抵制，张绪武就1989年5月北京某报发表的长篇文学作品《张謇与沈寿》有污蔑先人的文字，写信给余冰臣婿女吴华镡、余月明夫妻通报情况中说：“……于历史、于古人出入太大，也会带来不良影响，既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同时对先祖及余家婆婆很不尊敬。张、余两家虽曾有间嫌，但世谊久长，两家曾为国家文化作出贡献，也望二氏后人继承祖先事业和情谊。”

[1] 赵践.沈寿传.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1.157.

张吴绣校



吴道愔像

重办。张謇夫人吴道愔此时虽然在上海避难，但一直将这件事挂在心上。

吴夫人是如皋东乡人^[1]，徐夫人病逝后，她就成了状元

1938年3月18日凌晨，日寇兵船在南通姚港登陆，整个南通城人心惶惶，许多居民纷纷逃往城外，女工传习所也在战乱中匆匆解散。日寇侵占南通后，就强占了女工传习所，不久在那里成立“江北兴业公司”，名义上开办贸易公司，实际是强行征用战略物资的机构。女工传习所学员都不甘心学校就此解散，一心想寻找机会恢复

[1] 如皋县东部今为如东县，吴夫人故乡在如东县双甸镇吴家庄。



府的内当家，人们都尊称她“吴夫人”。她出身农村，长期生活在如皋林梓沈府的外婆家，小时候聪明活泼，受到外婆宠爱，故将她一直留在身边。她在书香门第的沈府中受到良好教育，谈吐谦和文雅，擅长女工刺绣，为保佑儿子张孝若到美国留学，曾刺绣观音像供奉。

吴夫人和沈寿年龄相仿，因都喜欢刺绣，两人成为好朋友。结成亲家后，双方往来更加亲密。沈寿逝世，她非常悲痛。日寇侵入南通不久就强占了濠南别业和女工传习所，张家人被日寇弄得无家可归，两个孙女也不知去向^[1]，吴夫人气愤极了，率领家人到上海租界去避难，日寇派人去“请”，她也不愿意回来。那时，上海已成为“孤岛”，物价飞涨，全家人租房居住开支很大，这位古稀老人连气带累就病倒了，病重时还念念不忘丈夫张謇记挂的沈绣事业，她将二媳妇吴端华叫到床前，郑重地交给她20 000元现金，嘱她伺机“就马家巷三号原第三幼稚园址，恢复女工传习所”。这位一心记挂刺绣事业的老人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三月与世长辞，享年67岁。有人说：“在事业有成的男性后面，一定有一位能够帮助丈夫的贤内助。”吴道愔夫人就是帮助丈夫成就沈绣事业的贤内助。

吴端华（1908—1974），原是吴夫人侄女，聪明能干，办事利落，女工刺绣也十分精巧，还是女工传习所毕业生。她儿子还藏有她刺绣的一件佛像作品，据说该刺绣中的佛像脸部是沈寿完成的。当年，吴夫人见余学慈不愿和张佑祖成婚，就作主将这位娘家侄女吴端华嫁给他，侄女成了儿媳，更加靠身。吴老夫人见大儿媳陈石云身体单薄，常有疾病，不便把繁重的家务都交给她，有些家事就让端华去分担。

[1] 日寇侵占南通，张謇孙女张非武、张聪武秘密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聪武不幸在战争中牺牲。



吴端华像

老夫人逝世后，吴端华和大家办好了婆母后事，擦干眼泪回到日寇侵占的南通，着手再办女工传习所。那时，全国正在抗战，苏北战场尤为激烈，一家人生活来源都没有保障，这笔钱是老人家最后一点积蓄，面对家人生活困境都舍不得用，每张钞票都是婆母苦心积攒起来的，十分珍贵，现在自己拿了这笔血汗钱，一定要将事情

办好才对得起先人的重托。她暗中联络走访原传习所的在通人员，那些刺绣艺人也早有此心愿，只盼有个带头人。因这个传习所是张謇二媳妇吴端华出面创办的，所以民间将它称为“张吴女工传习所”，简称“张吴绣校”。校屋原是吴老夫人的私产，有三大间教室。由于日寇侵略，当时城区许多妇女都没有工作，生活十分艰苦，故前来学绣的人不少，很快就有80多人前来报名。教绣的老师有宋金苓、庄锦云、宁云、葛秀芹等，都是女工传习所毕业生，教学方法也沿袭沈寿时期的传统，学员素质较高，作品很受社会欢迎。

民国三十三年（1944），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中国抗战胜利在望，原传习所内的日寇江北兴业公司也办不下去了，但房屋还霸占着不还，被所谓的“江北综合研究所”借用。那时，张吴女工传习所因生员增多人满为患，于是所长吴端华与总务王洧、教务宋金苓同具报告，向南通特别区公署张荣如署长提交呈文：“为沥呈本所所舍狭小困难情况呈请，鉴准转江北综合研究所（即前江北兴业公司）借用，乃权借马



家巷壹号房屋一所,呈准南通教育局,于九月三日复课。十个月来,各事虽仅具规模,而投学者颇不乏人。甚有远道来所,以所舍狭小不能供其寄宿而返者……故呈请将本所旧舍发还,于下学期开课应用。”然而,该公署是汪伪政权,慑于日寇统治,故在批文中以“查该所旧舍敌产移管目录中未经列入,所请俟呈专署请示后再行飭遏”进行搪塞,使原本属于女工传习所的房产,仍被那些汉奸官僚们相互勾结霸占着,致使刚恢复起来的传习所,在困境中延宕无期而无奈停办。正如张謇身前一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来年。

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风前。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军民经过八年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原指望女工传习所能收回应有房产,回原址办学,但想不到竟然节外生枝成为空想。虽然那时南通学院也正式呈文向政府提出要求,及时归还女工传习所以往为敌人侵占、后为江北兴业公司占用之房产,但国民党政府却将它借给河海工程学校,不让女工传习所使用。后来大家又指望张謇先生手创教养事业复兴委员会给予扶持,但战后各处经费紧缺,虽然有张敬礼捐私产垦区棉田四万亩、大生纱厂捐公益存纱两千件,用于扶持张謇创办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但张謇所办事业多而广,上述经费难使众多被日寇破坏的学校都恢复元气。不久国内又内战陡起,苏北又是重要战场,那个复兴计划全部落空。张吴女工传习所只得重新移地于城区仓巷节孝祠开办,这里地方稍大一点,可多招一些学员。在课程设置方面,除沿袭老女工传习所的教学内容外,又根据时代要求作了相应调整,有文化课和技能课两大类。一般上午教授语文、算术、写字、英语等文化课,下午有刺绣、缝纫、簿记等实用

课程。教师均义务教学,有当地教师和文化人,也有少数师范学校学生。刺绣教师仍是宋金苓、庄锦云等人。那时尽管物价飞涨,但在上海滩绣品特别好销,尤其是美军和美商在那里抢购中国刺绣,致使上海绣市价格猛涨。营业额从32.25万元,猛增到129万元,苏州绣工也增加到3万人以上,经营的绣户很快由74户增至155户。苏州刺绣业兴旺自然影响邻近的南通,因见上海刺绣好销,来传习所报名学绣的人就更多了,她们都是贫困人家的女子,为谋生糊口而来学习绣艺的,有时一个月也可获大洋两枚,有少数还能绣成精品,价值更加看好,为此,来学绣的妇女更加努力。

传习所最后一批学员是1947年秋季入学的,因经费困难,传习所以后不再扩招学生,勉强把该所办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因多年战乱,大生企业生产尚在恢复之中,资金十分紧张,无力再拿钱支持女工传习所办学。当时,我国南方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帝国主义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经济封锁,美帝国主义又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直接威胁我国东北。面对国内市场萧条,各种绣品无法销售,传习所学员即使学成毕业,工作也无法解决。1950年,人民政府和大生企业研究决定停办女工传习所。对尚未毕业的学生,让她们自己选择去向,或经培训安排其他工作,或安排到相应的中等学校继续上学深造;所有教师也由人民政府负责安排,到中小学校或工厂去工作。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当年也是传习所的一个小学员,当时转到南通师范学校学习,后响应国家号召到东北去工作。

张謇创办的南通女工传习所,历经40余年风雨,终于画上了句号。它培养了大批刺绣和编织工艺人员,曾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尤其是沈绣艺术,在中国刺绣史上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珍绣回归

刺绣艺术大师沈寿辛勤一生，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现在珍藏在南京博物院的《耶稣像》和《倍克像》。其中《耶稣像》，高21英寸，宽15英寸，呈椭圆形，原先镶嵌在刻有金银丝图纹的红木框中。其像框呈井字形，中间是刺绣，四周有四个十字架图饰，很有特色。该刺绣是沈寿仿真



1915年，在美国巴拿马博览会获金奖的沈寿刺绣作品《耶稣像》，南京博物院藏

绣艺术的代表作，曾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荣获金奖。这幅刺绣和绣中的人物耶稣一样，命运多舛，所幸的是由于张謇一家几代人的精心呵护，终于回归祖国，有了一个美好的归宿。

民国二年（1913），沈寿来到南通和张謇商议刺绣传艺，见女工传习所尚在建设，在回苏州等待期间，拜访了颜元先生。颜元的儿子颜文樑在谈话中得知沈寿暂无刺绣，正要准备绣稿，这位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青年油画家，见她要绣的一件《耶稣像》^[1]作品是一张很小的明信片，画面太小，刺绣不方便，就精心帮她放大画成彩稿，方便沈寿刺绣。这幅油画原是意大利画家琪特的油画作品《荆棘冕冠》，描绘耶稣蒙难故事，图中耶稣头戴荆棘制成的冠帽，尖锐的荆棘尖刺紧紧地扎在额头上，深深刺入头部肌肤，受伤的肌肉正在颤抖，鲜红的热血正从面额上向下流淌，失神的双眼向上翻看，痛苦地向苍天发出哀求……沈寿根据绣稿精心设计了一套刺绣方案，根据人物肌肤纹理运针，创造性地运用旋针等方法，绣成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刺绣的色彩也有特色，针对油画用色丰富、色彩过渡变化微妙的特点，采取拼色技法，一针之孔同时穿上几种色线进行刺绣，整件作品竟用色线111种之多。由于沈寿刺绣精细用功，第二年八月赴南通上班时还没完工，就将这件半成品一并带上，在传习所工作之余继续施针，终于赶在这年秋季完成，在巴拿马博览会上展出时，标价1.3万元美金。因该绣工艺出色获得

[1] 上海中华书局的《大美国旧金山太平洋巴拿马博览会中国余沈寿女士刺绣耶稣像说明书》：沈寿是根据意大利国之名画《世界救主耶稣画像》绣成的，绣稿是一张美术明信片，高5英寸，宽3英寸。20世纪80年代，苏州刺绣研究所的孙佩兰女士访问颜文樑先生，颜先生回忆了自己为沈寿放大这件绣稿的事情。



金奖，美国报刊对它评价很高。民国九年（1920），南通绣织局在美国设立办事处，《耶稣像》和《倍克像》陈列在那里，绣织局停办后护送回国，沈寿病逝后一并捐赠给南通博物苑收藏。

但是，这些珍贵刺绣在该苑并没有安享到太平。旧中国社会动荡不宁，大生企业在张謇晚年也进入困难时期。那时，西方帝国主义结束欧战后卷土重来，纱厂受西方舶来的纺织品倾销，经营困难，自身难保，因欠债过多被上海银行团接管。张謇创办的许多地方事业的经费，原来依靠大生企业提供，现在不得不一减再减，南通博物苑的苑丁和值更保卫人员也只得一裁再裁。1932年9月4日，《通光日报》刊登了一篇《从五公园到博物苑》的文章，署名“落花生”。文中写道：“博物苑内曲折的煤屑路上，野草蔓生，没人足踝”，“南北两馆东边的兽室，也是十室九空，各处的房屋、亭台、池沼和两座水塔，也是倒败芜秽不堪。南馆四周的佛像，大半龕门洞开，听任风雨剥蚀”。作者感叹：“事业的创始容易，维持不易，如果后继非人，简直转瞬可以覆灭。”他呼吁：“这个比较重要的博物苑，不必由一个学校管理，可交由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大大地整理一番，如果不然，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博物苑，不独墙倒壁坍，恐怕那些较好的古董，大半要改名换姓。不信吗？请拭目以观其后。”

果然不出这位“落花生”所料，仅两个月就真有厄运降临。11月4日晚上，小偷结伴而来，趁无人防备之机，将南馆大门撬开，楼上库房惨遭洗劫。据三天后的《南通报》公布：

“南馆失窃大宗古物，计损失铜器、玉瓷、雕刻、殉葬各类珍品不下八十余件，价值二十余万之巨，诚属骇人听闻矣！”这次南馆大窃案不幸发生，所幸《耶稣像》只倒在地下，玻璃没有破损，《倍克像》也没损伤。因破案及时，物品追回，沈寿绣品虚惊一场。

《耶稣像》等绣品磨难最重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国1937年8月17日，日寇飞机在南通投弹，其中一颗落在离南通博物苑不远的白塘桥畔，死伤多人，南通群众一片恐慌。日寇入侵南通风声日紧，原本幻想有国际公约保护的博物苑主任胡履之也坐不住了，就找到原苑主任孙钺商讨对策。孙钺对日寇侵略者的凶残面目看得较透，认为应尽早作最坏打算，两人商定挑选最珍贵的文物先转移藏起来以防万一，由胡履之悄悄地将一批文物精品收藏到木箱中，沈绣《耶稣像》也在其中，用船运往苑会计葛进夫家。他俩之所以把这批文物珍品托付给葛家，是因为葛进夫忠诚爱国，做事细心谨慎，他和孙钺是亲戚，介绍到苑中任职多年，忠于职守，深受大家信赖。他家住在城东农村芒虾子榨葛家庄，地点较为隐蔽，和四邻关系也不错。这批文物运到葛家庄时，船上还装有许多家具，文物箱子即藏在其中，搬运家具时遇到乡邻，葛就对人讲，这是城中亲戚“躲反”寄存在自己家的。四邻都知道他家和城中的孙家亲戚关系很好，常有来往，战乱时亲友往乡下寄存东西很正常，谁也想不到这里竟藏有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品。葛进夫把船上的东西搬到家中，把藏有文物的木箱置在自己房间的床后，放下蚊帐就不容易看见。他叮嘱家人，这批东西事关重大，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家中白天不能离人，晚上特别留神，亲自睡在背后藏有文物的那张床上。日寇侵占南通后，博物苑成了敌军司令部，苑中设施尽被糟蹋，许多文物和动植物标本被毁坏，饲养多年的仙鹤也成了强盗们的下酒菜。鬼子经常下乡扫荡杀人放火，一次在葛家庄附近制造“血泪滩惨案”，当地房屋全被烧毁，还将躲在芦苇丛中的80多名老百姓全部枪杀，连吃奶婴儿也无一幸免。葛进夫见了提心吊胆，生怕鬼子烧了自己的房屋，连累屋内的文物。

鬼子入侵南通时，博物苑中还有一批书画文物和刺绣



作品被转移到门房工人顾红林家里。他家就住在城东三元桥外文峰塔下，日军出城扫荡常从其门前经过。顾红林怕日军进门抢掠，那批文物遭受损失，于是设法找来油布，将书画、刺绣包裹好，半夜里悄悄地摸到自己家的麦田中挖了个坑，将文物包裹埋入地下，方才松了一口气。但是鬼子又不撤走，春天气温渐渐回升，田中麦苗越长越高，又连日春雨绵绵地下，十分潮湿，刺绣和书画埋入地下多日，万一受潮霉烂又该如何交代？为此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办才好。苑主任胡履之见鬼子没有撤走的迹象，这些文物藏在附近很不安全，就设法把两处东西集中起来，悄悄地送到金沙镇孙氏小学，将受潮的刺绣、书画偷偷地晾晒了一下，所幸沈绣《耶稣像》《倍克像》都没有受损。那时金沙也不太平，也有鬼子驻扎，于是只得又将这些文物小心地转送到启东县海复镇。当时南通师范学校已迁到那儿，这批珍贵文物就交到了校长于敬之手中。其时迁到农村办学的师范学校十分简陋，于校长见沈绣《耶稣像》等文物没有库房存放不太妥当，日军又占领了附近的汇龙镇和吕四，随时可能来扫荡，为求得保险，只得派人将这些文物护送到上海，交到张謇后人手里。拿到文物后，吴夫人立即将它们存入上海金城银行库房中。

好不容易盼到了新中国成立。1951年，南通博物苑经过修复，准备对外开放时，派人到上海取回那批文物，对外展出。谁知打开保险箱时，发现箱中书画文物和其他刺绣与葛进夫当年写的清单基本相符，唯独缺少《耶稣像》和《倍克像》，这两幅珍贵沈绣到哪里去了呢？一时成了个谜。时在南通工作的张謇二孙女张柔武知道后非常着急，多方打听刺绣下落，一定要追回归献祖国，实现祖父的遗愿。后来她从余学慈那里得悉，是张融武派人取走的。

张融武是张謇长孙，1948年携全家到香港定居，因惦

记祖父日记和沈寿刺绣，就派人到上海取走。一向花钱大方的张大公子在香港没产业，带去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全家开销不少，孩子又要上学，原本要人服侍的妻子蒋蓉卿，只得外出打工，但她一人收入有限，全家生活相当困难。陷入困顿的张融武知道家中沈绣价值不菲，但他经济再困难，也没有拿这些绣品出售救急。

改革开放以后，张謇海内外的后裔先后相聚，张柔武与小弟张绪武和美国回来的大姐张非武在谈起往事时，都认为要在适当的时机将沈寿绣品归献祖国。张融武在香港病逝后，其妻蒋蓉卿和子女也达成共识，携着这两件珍贵刺绣，在1986年4月回到故里归献给国家，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鉴于当时南通博物苑收藏绣品的条件有限，为长远考虑，决定将这两件绣品珍藏在南京博物院。27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在省政协礼堂举行隆重的归献仪式。参加仪式的有张謇后裔和亲属，沈寿故乡代表苏州市刺绣研究所的刺



参加沈绣《耶稣像》《倍克像》归献仪式的部分张氏家属合影



绣艺术家，南通女工传习所学生代表和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刺绣艺人及有关方面代表近百人。江苏省副省长杨咏沂从张謇后裔代表蒋蓉卿和张柔武手中接受了两件沈绣后，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张謇先生一家几代人保护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崇高品德，号召大家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代表江苏省政府向张家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在捐赠仪式上，沈寿家属宣读了沈寿侄女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贺函：“我有幸在青年时代随侍于姑母身旁，亲见两幅珍品的创作过程，请向携回并献归这两幅珍贵绣品的张氏家族转达我崇高的敬意。”

最后，张謇嫡孙、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张绪武作了答谢词：“在动荡的战乱时代，亲属们远走海外，尽管经历许多困苦艰难，也从没有想到要变卖这两幅价值连城的刺绣。作为张謇的后裔，我们理应继承先祖的爱国主义精神将它们献给祖国。”并代表海内外张氏后裔，将奖金3万元人民币全部转赠给苏州刺绣研究所和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用于继承研究祖国的传统工艺，发展刺绣艺术。从此，沈寿的两幅珍贵刺绣《耶稣像》和《倍克像》终于有了圆满的归宿，实现了张謇和沈寿的遗愿，回归祖国，永远珍藏在南京博物院。

沈绣珍品最终都有了圆满结局，沈寿创立的仿真绣技艺也得到很好传承。在张謇创办女工传习所的地方，南通沈寿艺术馆多年来一直对外开放。南通博物苑最近又成立了“仿真绣研究保护中心”，将进一步加大力度保护沈绣艺术。张謇心中的艺术瑰宝“沈绣”，必将更加灿烂辉煌。

参考文献

- 曹从坡, 杨桐. 张謇全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 杨立强等. 张謇存稿.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张謇研究中心. 《张謇全集》补遗、校勘活页选 (1-11册). 南通: 内部版.
- 大生系统企业编写组. 大生系统企业史.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 余觉. 余觉沈寿南通夫妇痛史. 苏州: 内部版, 1926.
- 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 神针. 南通: 内部版, 1985.
- 章开沅. 张謇传.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0.
- 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 张謇所创事业概览. 南通: 内部版, 2000.
- 朱凤. 苏绣.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3.
- 张绪武. 我的祖父张謇.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 张绪武, 梅绍武. 张謇与梅兰芳.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8.
- 赵鹏. 漫步博物苑. 南通: 内部版, 2002.
- 王逸君译注. 雪宦绣谱图说.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 江苏省工艺美术学会. 苏绣精萃.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86.



后 记

我插队回城考入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一上班就被分配到和服工艺科制版小组，从事刺绣制版、揩印工作，从此就和刺绣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虽然和刺绣天天打交道，但仅忙于一般业务，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后来调到业务科工作，常接触精品刺绣，逐渐对它有了研究的兴趣，虽然当时也执笔写了几篇有关刺绣的文稿，但对张謇与沈寿对南通刺绣的功绩仍知之甚少。那时，南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张自强先生热情鼓励我多写些刺绣方面的文稿，但囿于自己功底太浅，故很少有刺绣方面的文章发表。

1993年因工作需要，领导让我到沈寿艺术馆工作。在接触有关史料时，才初步认识到张謇和沈寿对中国刺绣的重要贡献。但苦于该馆仅以陈列刺绣作品为主，缺乏历史文献的认识，没有收集应有的历史资料，研究十分困难。《张謇与沈寿刺绣艺术》一文，在张绪武先生的支持下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此，我就与张謇研究中心结缘，有机会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对张謇与沈寿刺绣艺术才有了进一步认识，在大家的协助下资料逐渐丰富，为今日写作提供了方便。

我先前听说张绪武先生曾为写沈寿委托过赵鹏先生，他随后也做了相应准备，只因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正式动笔，我今竟抢了这个课题。在我编写过程中遇到困难时，赵先生总是立即放下自己的工作先为我解惑；张廷栖教授还亲自从本书的篇章结构、书写方法、插图形式等细节一一给我具体指导。可以说没有张謇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我是无法拿出这本书稿的。

张謇与沈寿是多年的热门课题，1984年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举办“纪念刺绣艺术家沈寿诞生110周年、南通女工传习所成立70周年、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25周年纪念会”，并将该会的交流论文结集成《神针》一书，此后不断有以张謇与沈寿为题的小说、传记、诗歌、民间故事和各种雕刻、塑像、歌曲、戏剧、电视剧、歌舞剧等文艺作品问世。国内外学者也写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文章和文学传记，但运用的史料都有一定局限，难以完整的形象展现鲜活的沈寿。南通是沈寿晚年工作、生活的地方，也是她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同时也是张謇晚年事业和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研究张謇这个重要的近代历史人物，就离不开研究沈寿。所以正确认识、研究沈寿，对深入研究张謇也有深刻意义。故我试图以《张謇全集》为依据，结合相关人员的回忆等史料，力求把张謇与沈寿之间的一件件事情（物）写得客观真实。

众位前辈和同事、朋友多年来对我的热情鼓励，为我写作提供了各种资料信息，不少老师和专家不辞劳苦为我修改、润色和补充。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参阅了许多研究张謇和沈寿的相关著作与张氏家人回忆录，他们的研究成果给我很大启迪。南通博物苑、南通市图书馆，孙模老师和上海沈慰祖、天津黄阿良、通州高志华、黄为人等同志也给我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八十高龄的张自强先生、周月思教授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工作繁多，一再为我审稿、修改；特别是



已经抱病在身的邱丰先生，生前还多次提供资料，对我写作此书给予指导。正是众多前辈学者的鼓励和支持，本书才得以顺利完稿。今年夏日特别热，在酷暑高温之际，本书经原文联主席尤世玮，江海文化研究会沈玉成、张惠平最后修改审定才得以出版。在此，对所有关心本书的人，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 佐
2010年8月

目 录

引 言	1
绣乡巧女	2
慈禧赐字	7
京城教绣	12
状元张謇	16
江宁初识	21
天津相晤	28
冰臣求助	34
协求补偿	37
神针上任	40
旗开得胜	46
姑苏伴娘	52
移所城南	58
绣赠孝若	63
发绣谦亭	67
借住小筑	74



鸿雁频传	79
古观音像	84
赵绘沈绣	89
美国女优	92
“九九喜子”	95
梅郎获绣	101
画舫夜游	106
雪君学诗	110
雪宦绣谱	114
啬翁做媒	120
名师助教	126
革新教法	134
新秀辈出	139
谦让加薪	148
绣织局长	151
冰臣辞职	157
因树斋记	161
啬公问药	166
请褒绣圣	170
临终遗嘱	174
公祭绣圣	177
立姐继任	182
孤山新坟	190
梦觉三生	195
状元鉴绣	199
父女对簿	205

鹤姐哭妹	208
痛史出笼	213
嗇公归天	217
翁婿握和	223
石湖悲歌	227
张吴绣校	231
珍绣回归	236
参考文献	243
后 记	244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 炎

委 员：李明勋 姜光斗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前言

张廷栖

陈佐先生是我十多年来联系频繁、合作甚多的朋友。他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工艺美术师，擅长工笔画。原在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后在沈寿艺术馆工作直至退休。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对刺绣艺术大师沈寿，不仅研究其作品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价值，而且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有关沈寿的资料，作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成果颇丰。因为沈寿的研究，必然涉及张謇的研究。每当他有这方面的新作，我往往是第一个读者，他总是认真、耐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有时也向有关杂志推荐他的作品。

本书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晶。他在研究沈寿、积累资料的过程中，逐步产生了编书的打算。四五年前，我拜读过作者的一个提纲。我出于南通民间对张謇与沈寿的种种传闻，认为有必要正视听、清传闻，将真实的沈寿展现给人们。所以，我热情地鼓励他，从精神上支持他写作。勤奋的他笔耕不辍，两年多前，拿出了初稿，后来不断听取各方意见，反复推敲修改，尤其在张、余两家的关系上正确地把握了他们相识、相交、相知、相融的过程，从而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建立在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崇尚艺术基础



上的一种情愫。张謇十分赏识沈寿的艺术天赋，视沈绣为民族的瑰宝，因而处处关爱，事事珍惜；沈寿对张謇这位状元公则是感恩、钦佩、尊重、崇敬。这种关系在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以世俗的眼光编造种种绯闻和故事，虽说并不奇怪，但事实并非那些凡夫俗子在饭前酒后无端编造的那样庸俗。我十分赞赏章开沅教授关于张謇与沈寿之间关系的精彩描述：

张謇对于刺绣艺术不仅情有独钟，而且还有自己的红粉知己，他与沈寿的友谊与合作在近代工艺美术史上堪称一段佳话。早在宣统元年（1909），为筹备南洋劝业会，张謇负责审查绣品。当时湘、鲁、江、浙刺绣精品云集，农工商部派绣工科总教习沈寿前来参与审查，并带来自己的佳作《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沈寿不仅绣作精美绝伦，审查工作也极端认真负责，挑选精要，作风严谨，因此受到张謇的赏识与推重。辛亥革命爆发后，绣工科被迫解散，沈寿避居天津。张謇唯恐一代高超绣艺失传，便延聘她来南通任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绣工科主任。以后又另建女工传习所与绣织局，亦请沈寿主持，并提供濠阳小筑房屋供她养病，张謇夫妇照顾无微不至。沈寿以病弱之躯在南通执教8年，学员结业有150余人之多，其中优异人才亦有9人，沈派天香阁绣法遂得以推广并在刺绣艺苑大放异彩。唯恐长期以后沈绣失传，又由沈寿口授张謇笔录，花费好几个月时间终于写成《绣谱》一书。此书包括绣备（绣具）、绣引（准备）、针法、绣要、绣品、绣德、绣节、绣通各节。“绣要”一节传授审势、配色、求光、肖神、妙用、慎性的绣法要领，可谓尽得沈绣神髓。

《绣谱》堪称中国刺绣工艺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的教科书。沈寿病逝于1921年夏季，张謇根据其遗言，为之公葬于黄泥山南麓，墓碑书曰：“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寿之墓。”

沈寿死时才47岁，即令按当时国人寿命标准，也属英年早逝。红颜薄命，天才夭折，都是人间极大遗憾，而沈寿兼而有之，张謇内心悲痛之深沉可想而知。沈寿生于苏绣的故乡，但沈绣的成熟与发扬光大则在南通，其原因自然是由于张謇充当了伯乐的角色。当初只有张謇对沈绣的“独运之深心，与不可磨之精气”，以及“精微广大之思”，知之最切，理解最深，并且为这位困顿病弱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相当优越的创作与教学的环境。张謇与沈寿之间的深厚情谊，建立在相互深切理解的基础上，并且有共同的美的追求作为联结纽带，属于一种高尚的情感境界，所以很难为当时世俗所真正认识，但已经彰显其深远知音文化的影响于后世。

本书以丰富的资料、翔实的史实有力地证明了上述精辟论述，特借开沅教授的文采作为本书的导读，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这段历史，从中获取历史的智慧和力量。

2010年3月写于张謇研究中心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市级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同样，对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点。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作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沈寿 / 陈佐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2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ISBN 978-7-81137-622-7

I. ①沈… II. ①陈… III. ①沈寿 (1874~1921)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7560号

书 名	沈 寿
著 者	陈 佐
责任编辑	许周鹑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5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622-7
定 价	20.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35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